#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第二十九册

傷寒門

通俗圖書刊行社刊行

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

#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第三十九冊目錄

## 卷三百四十三彙考三百四十三


傷寒門九……一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一

㊱短氣—一 ㊲搖頭—二 ㊳瘛瘲—二 ㊴不仁—三 ㊵直視—三 ㊶鬱冒—四 ㊷動氣—四 ㊸自利—五 ㊹筋惕肉瞤—六 ㊺熱入血室—六 ㊻發黃—七 ㊼發狂—八 ㊽霍亂—九 ㊾畜血—九 ㊿勞復—一〇

張從政儒門事親……一一

①解利傷寒—一一

李杲十書……一三

①辨陰陽—一三 ②辨脈—一三 ③辨內外—一三 ④辨寒熱—一四 ⑤辨手心手背—一五 ⑥辨口鼻—一五・⑦辨氣—一五 ⑧辨頭痛—一五 ⑨辨筋骨四肢—一六 ⑩辨飲食—一六 ⑪辨渴—一六 ⑫傷寒之源—一六 ⑬冬傷於寒春必溫病—一七 ⑭論兩感—一七 ⑮論表裏中三證—一八 ⑯論傳經—一八 ⑰太陽證—一八 ⑱太陽頭痛—一九 ⑲治不可越經—一九 ⑳太陽禁忌—一九 ㉑當汗—一九 ㉒不當汗—二〇 ㉓當汗不汗—二〇 ㉔發汗過多—二〇 ㉕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室藏

6513133

# 卷三百四十五彙考三百四十五


傷寒門十一……四三

陶華全生集……四三

㈠提綱—四三 ㈡統論—四四 ㈢標本—四五 ㈣傳足不傳手論—四五 ㈤三陰無傳經—四六

㈥辨正傷寒溫病熱證—四六 ㈦辨傷寒傷風中寒不同—四七 ㈧審證問因察形正名—四七

㈨傳經證治脈要—五一 ㈩辨內外傷—五二 ⑾察色—五三 ⑿聽聲—五四 ⒀觀形—五五 ⒁視鼻—五五 ⒂詳口脣齒牙—五五 ⒃驗耳—五六 ⒄看目—五六 ⒅審舌—五七 ⒆按心胷有無痛處—五八 ⒇問大小便通利—五九 ㉑問渴與不渴—五九 ㉒持脈手法—六〇 ㉓浮中沉三候脈形狀主病—六一


# 卷三百四十六彙考三百四十六


傷寒門十二……六三

陶華全生集……六三

㉔內外傷脈法—六三 ㉕憑證不憑脈憑脈不憑證—六四 ㉖傷寒見風脈傷風見寒脈—六四

當汗而汗—二〇 ㉖血證—二〇 ㉗知可解—二〇 ㉘證知解不解—二一 ㉙脈知解不解—二一 ㉚九味羌活湯解利法—二一 ㉛當汗而下成協熱利—二一 ㉜裏傳表—二一 ㉝誤下變有輕重—二二 ㉞五苓散爲下藥—二二 ㉟藥有標本陰陽—二二 ㊱加減涼膈散—二二 ㊲陽明證—二三 ㊳陽明禁忌—二三 ㊴論汗下—二三 ㊵論諸白虎湯—二三 ㊶煩躁—二四 ㊷讝妄—二四 ㊸傷寒雜證發熱相似—二四 ㊹狂言讝語鄭聲—二四 ㊺陽證發斑—二五 ㊻傷寒有九經—二五 ㊼三陽從中治—二五 ㊽論下—二五 ㊾少陽證—二五 ㊿少陽禁忌—二六 (51)論半表半裏—二六 (52)熱有虛實—二六 (53)潮熱—二六 (54)太陰證—二六 (55)可汗—二七 (56)可溫—二七 (57)可下—二七 (58)知可解—二七 (59)太陰禁忌—二七 (60)少陰證—二七 (61)下利—二八 (62)少陰禁忌—二八 (63)六經發熱治法—二八

# 卷三百四十四彙考三百四十四

## 傷寒門十……二九

朱震亨心法……二九

㈠傷寒傷風—二九

王履溯洄集……二九

㈠仲景傷寒立法考—三〇 ㈡傷寒溫病熱病說—三四 ㈢三陰病或寒或熱辨—三五 ㈣陽虛

## 傷寒門十四……一〇七

陶華全生集……一〇七


(八六)發狂—一〇七 (八七)心下滿—一〇九 (八八)欬嗽—一一〇 (八九)喘—一一〇 (九〇)心下悸—一一一 (九一)身振—一一三 (九二)戰慄—一一三 (九三)腹滿—一一三 (九四)腹痛—一一三 (九五)小腹滿—一一四 (九六)小便不通—一一四 (九七)小便數—一一五 (九八)小便難少—一一六 (九九)小便自利—一一六 (一〇〇)不大便—一一六 (一〇一)無表裏證—一一七 (一〇二)陰陽證—一一七 (一〇三)陽證似陰—一一八 (一〇四)陰證似陽—一一八 (一〇五)太陽脈似少陰少陰證似太陽—一一九 (一〇六)陰證身熱面赤—一一九 (一〇七)陰毒—一二〇 (一〇八)胃中冷厥—一二〇 (一〇九)除中—一二〇 (一一〇)寒熱二厥—一二〇 (一一一)蚘厥—一二一 (一一二)冷結膀胱—一二一 (一一三)短氣—一二二 (一一四)多眠—一二二 (一一五)晝夜偏劇—一二二 (一一六)不眠—一二三 (一一七)咽痛—一二四 (一一八)怫鬱—一二四 (一一九)驚惕—一二五 (一二〇)奔豚—一二五 (一二一)狐惑—一二五 (一二二)漱水不欲嚥—一二五 (一二三)百合—一二六 (一二四)瘛瘲—一二六 (一二五)肉瞤筋惕—一二七 (一二六)肉苛—一二七 (一二七)鬱冒—一二七 (一二八)過經不解—一二八 (一二九)目直視—一二八


# 卷三百四十九彙考三百四十九

## 傷寒門十五……一二九

陶華全生集……一二九

(二七)禁忌—六五　(二八)足太陽經證治—六五　(二九)足陽明經證治—六六　(三〇)足少陽經證治—六六　(三一)足太陰經證治—六七　(三二)足少陰經證治—六七　(三三)足厥陰經證治—六八　(三四)合併病—六九　(三五)兩感誤治—七〇　(三六)急下急溫—七〇　(三七)脈浮可下脈沉可汗—七〇　(三八)可汗—七一　(三九)不可汗—七一　(四〇)可下—七一　(四一)不可下—七二　(四二)可吐—七二　(四三)不可吐—七二　(四四)可溫—七二　(四五)不可溫—七三　(四六)用藥寒溫相得—七三　(四七)發熱—七四　(四八)惡寒—七四　(四九)汗後不徹—七五　(五〇)熱—七六　(五一)惡風—七六　(五二)潮熱—七六　(五三)寒熱往來—七七　(五四)煩熱—七七　(五五)煩躁—七八　(五六)頭痛—七九　(五七)頭眩—八〇　(五八)項背強—八一　(五九)頭搖—八一　(六〇)無汗—八一　(六一)自汗—八二　(六二)盜汗—八二　(六三)頭汗—八三　(六四)手足腋下汗—八三

## 卷三百四十七彙考三百四十七

傷寒門十三……八五

陶華全生集……八五

(六五)身體痛—八五　(六六)動氣—八六　(六七)口渴—八六　(六八)口燥舌乾—八八　(六九)吐血—八八　(七〇)衄血—八八　(七一)畜血—八九　(七二)嘔吐—九〇　(七三)乾嘔—九二　(七四)噦噫氣—九二　(七五)呃逆—九四　(七六)胷脅滿—九四　(七七)結胷—九四　(七八)心下痞—九五　(七九)自利—九五　(八〇)便膿血—九八　(八一)讝語—九八　(八二)鄭聲—一〇一　(八三)懊憹—一〇一　(八四)發斑—一〇一　(八五)發黃—一〇三

—一五五　(十一)少陽禁汗禁下—一五五　(十二)三陰有中有傳—一五六　(十三)論傷足不傷手—一五六　(十四)辨傳足不傳手—一五六　(十五)論表裏—一五七　(十六)辨陰陽—一五八　(十七)表裏俱無—一五九　(十八)表裏俱有—一五九　(十九)當汗—一五九　(二十)當下—一五九　(二一)不可汗—一六〇　(二二)不可下—一六〇　(二三)不可灸—一六〇　(二四)不可吐—一六〇　(二五)急下—一六〇　(二六)急溫—一六一　(二七)過經不解—一六一　(二八)暫補—一六一
(二九)大法—一六一　(三十)論正傷寒名義—一六二　(三一)傷寒—一六二　(三二)傷風—一六二　(三三)兩感—一六三
(三四)傷風見寒傷寒見風—一六三　(三五)合病—一六三　(三六)併病—一六四　(三七)疫厲—一六四　(三八)溫熱病—一六五　(三九)晚發—一六六　(四十)冬溫—一六六　(四一)暑暍—一六六　(四二)寒疫—一六七　(四三)風溫—一六七　(四四)風濕—一六七　(四五)寒濕—一六八　(四六)中濕—一六八　(四七)濕痹—一六八　(四八)痓痙—一六八　(四九)溫瘧—一六九
(五十)霧露—一六九　(五一)水證—一七〇　(五二)黃疸—一七〇　(五三)冒風—一七一

## 趙獻可醫貫

趙獻可醫貫……………………………………一七一
(一)論傷寒—一七一　(二)溫病論—一七五

（三〇）瘖瘂不言—一二九 （三一）遺尿—一二九 （三二）循衣摸牀—一三〇 （三三）舌卷囊縮—一三〇 （三四）手足攣搐—一三〇 （三五）瘥後發腫—一三〇 （三六）瘥後喜唾—一三〇 （三七）瘥後遺毒—一三〇 （三八）瘥後發豌豆瘡—一三一 （三九）勞復—一三一 （四〇）食復—一三一 （四一）女勞復—一三一 （四二）陰陽易—一三二 （四三）瘥後虛弱—一三二 （四四）瘥後昏沉—一三二 （四五）瘥後飲酒復劇—一三三 （四六）臟結—一三三 （四七）痓病—一三三 （四八）大頭傷風—一三四 （四九）温病—一三四 （五〇）熱病—一三五 （五一）時氣—一三五 （五二）冬温温毒—一三六 （五三）傷濕中濕風濕—一三六 （五四）濕温—一三七 （五五）風温—一三七 （五六）温瘧—一三七 （五七）温疫—一三七 （五八）中暑中暍—一三八 （五九）寒疫—一三八 （六〇）霍亂—一三八 （六一）婦人傷寒—一三九 （六二）熱入血室—一三九 （六三）妊娠傷寒—一四〇 （六四）產後傷寒—一四〇 （六五）痰證類傷寒—一四一 （六六）食積類傷寒—一四三 （六七）虛煩類傷寒—一四四 （六八）脚氣類傷寒—一四五 （六九）瘀血發熱類傷寒—一四五

樓英醫學綱目……一四五

㊀節候用藥—一四五 ㊁陰毒—一四九

## 卷三百五十彙考三百五十

傷寒門十六……一五一

李梴醫學入門……一五一

㊀太陽經證—一五一 ㊁陽明經證—一五一 ㊂少陽經證—一五二 ㊃太陰經證—一五二 ㊄少陰經證—一五二 ㊅厥陰經證—一五二 ㊆日數—一五三 ㊇標本—一五四 ㊈榮衛—一五五 ㊉經腑

#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 醫部彙考三百四十三

## 傷寒門九

### 金成無己傷寒明理論

㊱短氣

傷寒短氣，何以明之？短氣者，氣短而不能相續者，是矣。似喘而非喘者，有氣上衝，而實非氣上衝也。喘者，張口擡肩，搖身滚肚，謂之喘也。氣上衝者，腹裏氣時時上衝也。所謂短氣者，呼吸雖數而不能相續，似喘而不搖肩，似呻吟而無痛者，短氣也。經所謂短氣者衆，實爲難辨之證，愚醫莫識之，爲治有誤者多矣。要識其短氣之眞者，氣急而短促，謂之氣短者是也。短氣有責爲虛者，有責爲實者，要當明辨之。經曰：『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爲寒，微則爲虛，微緊相搏則爲短氣，』此爲短氣之虛者也。『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此爲短氣之實者也。又有屬表又有屬裏者，要當審視之。經曰：『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與其風濕相搏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甘草附子湯主之，』者，是邪在表而短氣者也。『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與其太陽病醫反下之，短氣煩躁，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爲結胷，大陷胷湯主之，』是邪氣在裏而短氣者也。虛也，實也，在表也，在裏也，皆作短氣，又何以辨虛實也？大凡心腹脹滿而短氣者，邪在裏而爲實也。腹濡

㊴不仁

傷寒不仁，何以明之？仁柔也，不仁謂不柔和也，癢不知也，痛不知也，寒不知也，熱不知也，任其屈伸灸刺不知，所以然者，是謂不仁也。由邪氣擁盛，正氣為邪氣閉伏，鬱而不發，榮衞血氣虛少，不能通行，致斯然也。內經曰：『榮氣虛則不仁。』鍼經曰：『衞氣不行則為不仁。』經曰：『榮衞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痹不仁。』即是言之，知榮衞血氣虛少不能通行為不仁者明矣。經曰：『諸乘寒者則為厥，鬱冒不仁，言此厥者，是正氣為寒氣所乘，為厥氣也，非四肢逆冷之厥也。何者？蓋以鬱冒為昏冒，不仁為不知痛癢，得不為尸厥之厥耶？經曰：『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為尸厥。』其乘寒之厥，鬱冒不仁，即此尸厥可知矣。昔越人入虢，診太子為尸厥，以鬱冒不仁為可治，刺之而得痊濟者，實神醫之診也。嗚呼！設或脈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形體不仁，此又為命絕，雖越人其能起之歟！

㊵直視

傷寒直視，何以明之？直視者，視物而目睛不轉動者是也。若目睛轉動者，非直視也。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目者心之使也，神所寓焉，肝之外候也，精神榮焉。鍼經曰：『五臟六腑之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睛，血之精為絡，氣之精為白睛，肌肉之精為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與脈并為系，上屬於腦，五臟血氣調和，精氣充榮，則目和而明矣。傷寒目直視者，邪氣壅盛，冒其正氣，使神智不慧，藏精之氣不上榮於目，則目為之直視。傷寒至於直視，為邪氣已極，證候已逆，多難治。經曰：『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則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以肝受血而能視，亡血家肝氣已虛，目氣已弱，又發汗亡陽，則陰陽俱虛所致也。此雖錯逆，其未甚也。逮乎狂言反目直視，又為腎絕，直視搖頭，又為心絕，皆臟氣脫絕也。直視讝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又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皆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其或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是非直視也。此為內實也，可用大承氣湯大柴胡湯下之。直視為不治之疾，目中不了了

滿而短氣者，邪在表而爲虛也。大抵短氣爲實，金匱要略曰：『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又水停心下，亦令短氣，金匱要略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微者短氣。』卽此觀之，短氣之由亦衆矣，必審其形候，使的而不惑，必審其邪氣在表裏之不差，隨證攻之，了無不愈者矣。

㊲搖頭

傷寒搖頭，何以明之？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陽之脈，皆上於頭，諸陰脈皆至頸胷中而還陽脈，不治則頭爲之搖，傷寒搖頭有三，皆所主不同也。有曰，搖頭言者裏痛也，以裏有痛者，言語則劇，欲言則頭爲之戰搖也。有曰獨搖頭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以風盛於上，風主動搖故也。裏痛非邪也，痛使之然。痙病非逆也，風使之然。至於陽反獨留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又謂之心絕，蓋心藏神而爲陰之本，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相根，則榮衞上下相隨矣，絕則神去而陰竭陽無根者，則不能自主持，故頭爲之搖矣。王冰曰：『滋苗者宜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內絕其根，外作搖頭，又何疑焉？心絕者眞病也，風痙裏痛者邪氣也，觀其頭搖，又當明其臧否焉。』

㊳瘛瘲

傷寒瘛瘲，何以明之？瘛者，筋脈急也，瘲者，筋脈緩也。急者則引而縮，緩者則縱而伸。或縮或伸，動而不止者，名曰瘛瘲，俗謂若搐者是也。黃帝內經曰：『病筋脈相引而急，名曰瘛瘲。』瘛謂之契合之契也，行則緩，臥則緊，從則縱。瘲疾之縱者，謂若放縱之縱也。以急爲瘛，以緩爲瘲，理至明矣。瘛瘲者，風疾也，而癲癇則瘛瘲焉。傷寒瘛瘲者，邪熱氣極也，熱盛則風摶倂經絡，風主動，故四肢瘛瘲而不甯也。故風溫被火者，曰發微黃色，劇者如驚癇時瘛瘲，言其熱氣之劇盛也。傷寒病至於發瘛瘲者，疾勢已過矣，多難可制。內經曰：『太陽終者，戴眼反折，瘛瘲，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著身不流，』是見其瘛瘲爲已過之疾也。又有四肢蟄習爲四肢動而不止，似瘛瘲而無力，不得伸縮者也。此爲肝絕。瘛瘲之證，雖難已，若能以祛風滌熱之劑，折其大勢，則瘛瘲亦有生者。若妄灼火或飲以發表之藥，則死不旋踵。經曰：『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猶先動脾，況脾家發動氣者，詎可動之也。所以特不言之也。傷寒所以看外證爲當者，蓋不在脈之可見，必待問之可得者。發汗吐下務要審諦，舉此動氣類可知矣。

㊸自利

傷寒自利，何以明之？自利者，有不經攻下自然溏泄者，謂之自利也。傷寒自利多種，須知冷熱虛實消息，投湯無致失差。雜病自利，多責爲寒，傷寒下利多由協熱，其與雜病有以異也。表邪傳裏，裏虛協熱，則利不應下而便攻之，內虛協熱遂利，是皆協熱也。又合病家皆作自利，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太陽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黃芩湯主之。陽明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大承氣湯主之。三者皆合病下利，一者發表，一者攻裏，一者和解，所以不同者，蓋六經以太陽陽明爲表，少陽太陰爲在半表半裏，少陰厥陰爲在裏。太陽陽明合病，爲在表者也，雖曰下利，必發散，經中邪氣而後已，故以葛根湯以汗之。太陽與少陽合病，爲在半表半裏者也，雖曰下利，必和解表裏之邪而後已，故與黃芩湯以散之。陽明少陰合病，爲少陽邪氣入腑者也，雖曰下利，必逐去胃中之實而後已，故與承氣湯以下之。是三者所以有異也。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熱？耶且自利不渴屬太陰，以其臟寒故也。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也。故大便溏，小便自可者，此爲有熱；自利，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此爲有寒；惡寒，脈微，自利清穀，此爲有寒；發熱後重，泄色黃赤，此爲有熱，皆可理其寒熱也。凡腹中痛，轉氣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自利家身涼，脈小爲順；身熱脈大爲逆。少陰病脈緊，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此爲欲解。下利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是知下利脈大爲逆，而脈小爲順也。自利宜若可溫，理中白通諸四逆輩，皆溫臟止利之劑。又有腸胃有積結，與下焦客邪，皆溫劑不能止之，必也或攻泄之，或分利之而後已。經曰：「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宜赤石脂禹餘糧湯。復利不止，當利其小便，是泄在下焦，滲泄而聚利者也。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與下利三部皆平，按之心下鞕，或脈沉而滑，或不欲食而譫語，或差後至年月日復發，此數者皆腸有積結，而須攻泄者也。內經註曰：「大熱內結，注泄不止，熱宜寒療，結伏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止。大寒凝內，久利泄溏，

爲可治之候，二者形證相近，其爲工者，宜熟視之。

## (四)鬱冒

傷寒鬱冒，何以明之？鬱爲鬱結而氣不舒也，冒爲昏冒而神不清也，世謂之昏迷者是也。鬱冒之來，皆虛極而乘寒則有之矣。經曰：『諸乘寒者，則爲厥，鬱冒不仁。』又曰：『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是知因虛乘寒，乃生鬱冒。金匱要略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痓，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又曰：『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堅，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即此觀之，鬱冒爲虛寒可知矣。又或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又爲死證。蓋謂其虛極而脫也。觀其鬱冒，幸無忽焉。

## (四一)動氣

傷寒動氣，何以明之？動氣者，爲築築然動於腹中者是矣。臟氣不治，隨臟所主，發泄於臍之四旁，動跳築築然，謂之動氣。難經曰：『肝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心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肺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是臟氣不治，腹中氣候發動也。動氣應臟，是皆眞氣虛，雖有表裏攻發之證，即不可汗下。經曰：『動氣在左，不可發汗，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是發汗而動肝氣者也。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食不下，動氣更劇，雖有身熱，臥則欲踡，是下之而動肝氣者也。動氣在上，不可發汗，汗則氣上衝，正在心端，是發汗而動心氣者也。動氣在上，不可下，下之則掌握熱煩，身上浮冷，熱汗自泄，欲得水自灌，是下之而動心氣者也。動氣在右，不可發汗，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卽吐水，是發汗而動肺氣者也。動氣在右，不可下，下之則津液內竭，咽燥鼻乾，頭眩心悸，是下之而動肺氣者也。動氣在下，不可發汗，汗之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苦痛，目運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下，是發汗而動腎氣者也。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淸穀，心下痞，是下之而動腎氣者也。且脾內證當臍有動氣，經時曰：『臍之四旁動氣，不可汗下，』獨不言脾候，當臍有動氣者以脾者中州爲胃，以行津液發汗吐下，

事以時下』者是也。王冰曰：『陰靜海滿而去血，謂衝脈盛爲海滿也。』卽是觀之，衝是血室可知矣。傷寒之邪，婦人則隨經而入，男子由陽明而傳，以衝之脈，與少陰之絡起於腎，女子感邪太陽隨經便得而入衝之經並足陽明男子陽明內熱方得而入也。衝之得熱血必妄行，在男子則下血讝語，在婦人則月水適來，陽明病下血讝語，此爲熱入血室者，斯蓋言男子不止謂婦人而言也。婦人傷寒經水適來與經水適斷者，皆以經氣所虛宮室不闢，邪得乘虛而入。鍼經有言曰：『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者是矣。婦人熱入血室有須治而愈者，有不須治而愈者又各不同也。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和胷脅下滿，如結胷狀讝語者，此爲熱入血室，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與其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二者是須治而愈者也。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讝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是不須治而愈者也。讝語爲病邪之甚者，何不須治而愈耶？且胷脅滿如結胷讝語，是邪氣留結於胷脅而不去者，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寒熱如瘧，發作有時者，是血結而不行也，須小柴胡湯散之。二者既有留邪，必須治之可也。若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讝語，此則經水既來，以裏無留邪，但不妄犯熱隨血散必自愈。經曰：『血自下，下者愈，』故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所謂妄犯者，謂恐以讝語爲陽明內實攻之，犯其胃氣也。此無胷脅之邪，恐刺期門，犯其中焦也。此無血結，恐與小柴胡湯，犯其上焦也。小柴胡湯解散則動衞氣，衞出上焦，動衞氣是犯上焦也。刺期門則動榮氣，榮出中焦，動榮氣是犯中焦也。脈經有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豈謂藥不謂鍼耶？此其是歟！

### ㊽發黃

傷寒發黃，何以明之？經曰：『濕熱相交，民當病癉。』癉者黃也，單陽而無陰者也。傷寒至於發黃，爲病之甚也。濕也，熱也，甚者則發黃。內熱已盛，復被火者，亦發黃也。邪風被火熱，兩陽相熏灼，其身必發黃。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是由內有熱而被火致發黃者也。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是由陽明熱盛

愈而復發，綿歷歲年，以熱下之，寒去利止，謂之通因通用。』下利雖有表證，又不可發汗，以下利爲邪氣內攻，走津液而胃虛也。故經曰：『下利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者是矣。大抵下利脫氣至急，五奪之中，此爲甚者，其或邪盛正虛，邪擁正氣下脫，多下利而死。何以言之？經曰：『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直視譫語下利者，死。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脈不還者，死。少陰病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此數者，皆邪擁正氣下脫而死者也。金匱要略曰：『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下不禁。』嗚呼！疾成而後藥，雖神醫不可爲已。氣既脫矣，孰能治之？

## 圖筋惕肉瞤

傷寒筋惕肉瞤，何以明之？然在傷寒中，非常常有者，必待發汗過多，亡陽則有之矣。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發汗過多，津液枯少，陽氣大虛，筋失所養，故惕然而跳，瞤然而動也。太陽病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大青龍湯，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卽是觀之，其由發汗多亡陽，陽虛可見矣。茲雖逆也，止於發汗亡陽而表虛，治以溫經益陽則可矣。或因吐下發汗，表裏俱虛而有此狀者，又非但發汗後所可同也。經曰：『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脅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筋脈動惕者，久而成痿，此爲逆之甚者也。太陽病發汗復下之後，表裏俱虛，復加燒鍼，因胷煩面色靑黃膚瞤者難治，茲爲逆之甚者也。發汗吐下，庸可忽諸！

## 圖熱入血室

傷寒熱入血室，何以明之？室者屋室也，謂可以停止之處。人身之血室者，榮血停止之所，經脈留會之處，卽衝脈是也。衝脈者，奇經八脈之一脈也，起於腎下，出於氣衝，並足陽明經，俠臍上行，至胷中而散，爲十二經脈之海。王冰曰：『衝爲血海，言諸經之血，朝會於此。男子則運行生精，女子則上爲乳汁，下爲月水。』內經曰：『任脈通，衝脈盛，月

之絕，汗出輒復熱，狂言不能食，又爲失志死。若此則殆非藥石之所及，是爲眞病焉。

## ㊽霍亂

傷寒霍亂，何以明之？上吐而下利，揮霍而撩亂是也。邪在上焦者，但吐而不利，邪在下焦者，但利而不吐，若邪在中焦胃氣不治爲邪所傷，使陰陽乖隔，遂上吐而下利。若止嘔吐而利，經止謂之吐利，必也上吐下利躁擾煩亂乃謂之霍亂，其與但稱吐利者有以異也。傷寒吐利者，邪氣所傷霍亂吐利者，飲食所傷也。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者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也。經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是霍亂兼傷寒者也。霍亂頭痛發熱，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圓主之。以其中焦失治陰陽乖隔必有偏之者，偏陽則多熱，偏陰則多寒。許仁則曰：『病有乾霍亂，有濕霍亂，乾霍亂死者多，濕霍亂死者少。』蓋吐利則所傷之物得以出泄，雖霍亂甚則止於胃中水穀泄盡則止矣，所以死者少。及其乾霍亂而死多者，以其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則所傷之物不得出泄，擁閉正氣，關隔陰陽，煩擾悶亂，躁無所安，喘脹乾霍亂而死。嗚呼！食飲有節，起居有常者，豈得致霍亂耶？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喪身之由，實自致爾。

## ㊾畜血

傷寒畜血，何以明之？畜血者，血在下焦，結聚而不行，畜積而不散者是也。血菀於上而吐血者，謂之薄厥，留於下而瘀者，謂之畜血。此由太陽隨經，瘀熱在裏，血爲熱所搏，結而不行，畜於下焦之所致。經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當湯主之。』者是也。大抵看傷寒必先觀兩目，次看口舌，然後自心下至少腹，以手攝按之，覺有滿鞕者，則當審而治之。如少腹覺有鞕滿，便當問其小便，若小便不利者，則是津液留結，可利小便；若小便自利者，則是畜血之證，可下瘀血。經曰：『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又曰：『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皆須抵當圓下之愈。』陽明證其人喜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亦是畜血之證。畜血

致發黃者也。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是由寒濕致發黃者也。濕亦令黃也，熱亦令黃也，其能辨之乎？二者非止根本元來有異，而色澤亦自不同。濕家之黃也，身黃如似熏黃，雖黃而色暗不明也。至於熱盛之黃也，必身黃如橘子色，甚者勃勃出染著衣，正黃如蘗，是其正黃色也。由是觀之，濕之與熱，豈不異哉？大抵黃家屬太陰，太陰者脾之經也。脾者土，黃土色也，脾經爲濕熱蒸之，則色見於外，必發身黃。經曰：『傷寒脈浮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者是矣。熱雖內盛，若已自汗出，小便利者，則不能發黃，必也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黃家爲熱盛，而治法亦自有殊。傷寒八九日，身如橘子色，小便不利，小腹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此欲泄滌其熱也。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此數者，泄滌解散，乃爲之不同，亦皆折火徹熱之劑也。一或身黃脈沉結，少腹鞕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爲畜血在下焦，使之黃也，必須抵當湯下之而愈。黃家既爲病之已極，是以有不治之者多矣，非止寸口近掌無脈，鼻氣出冷，爲不治之疾。又若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是爲心絕，環口黧黑，柔汗發黃，是爲脾絕，皆不治之診，醫者更詳視之。

㈣發狂

傷寒發狂，何以明之？狂者，猖狂也，謂其不甯也。難經曰：『狂之始發也，少臥不饑，而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也，妄行走不休也。狂家所起，皆陽盛致然。』內經曰：『陰不勝其陽，脈留薄疾，并乃狂也。』又曰：『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痞。』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脈經曰：『陰附陽則狂，陽附陰則癲。』病源曰：『陽邪幷於陽則狂，陰邪併於陰則癲。』即諸經之狂，爲陽盛也明矣。又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其所上之處，皆非素能者，是謂陽邪幷於陽明也。傷寒熱毒在胃，幷於心臟，使神不甯而志不定，遂發狂也。傷寒至於發狂，邪熱至極也，非大吐下則不能已。又有熱在下[illegible]如狂[illegible]不安爾。其或狂言目反直視，又爲腎

實則下之，豈待腹滿讝語之候？經曰：『傷寒差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亦是便要折其邪也。蓋傷寒之邪自外入也，勞復之邪自內發也。發汗吐下，隨宜施用焉。嗚呼！勞復也，食復也，諸勞皆可及，御內則死矣。若男女相易，則爲陰陽易，其不易自病者，謂之女勞復，以其內損眞氣，外動邪熱，眞虛邪盛，則不可治矣。昔督郵顧子獻不以華敷之診爲信，臨死致有舌出數寸之驗，由此觀之，豈不與後人爲鑒誡哉？

## 元張從政儒門事親

### ㈠解利傷寒

入冒風時氣濕病傷寒三日以裏，頭痛身熱惡寒，可用通聖散、益元散各五七錢，水一大椀，入生薑十餘片，連鬚葱白十餘莖，豆豉一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熱，先以多半投之，良久，用釵子於喉中探引，吐了，不宜漱口，次用少半亦稍熱投之，更用葱醋酸辣湯投之，衣被蓋覆，汗出則愈矣。如遇世亂，內經曰：『歲火太過，炎暑流行，火氣太盛，肺金受邪，上應熒惑，大而明現。』若用辛涼之劑解之，則萬舉萬全也。若遇治世，可用升麻湯、葛根湯、敗毒散，辛溫之劑解之，亦加葱根白、豆豉，上涌而表汗。內經曰：『因其輕而揚之。』揚者，發揚也。吐汗發揚寒熱之邪，既吐汗之後，必大將息，旬日之後，其邪不復作矣。

又一法，或於無藥之處，可用酸虀汁一大椀，煎三五沸，去菜葉，猛服訖。少間，用釵子咽喉中探引，吐了，如此三次，後煎葱醋酸辣湯投之，以衣被蓋覆，汗出即解。內經曰：『酸苦涌泄爲陰。』涌者，吐也。傷寒三日，頭痛身熱，是病在上也。在上者，固宜涌之，然後以淡漿粥養之，一二日則愈矣。

又一法，可用不臥散解之。於兩鼻內嗃之，連嚏噴二三十次，以衣被蓋覆，用此藥時，當於煖室中，嚏能以酸辣漿粥投之，汗出如洗，嚏噴者，同吐法也。此法可與雙解散爲表裏也。

傷寒溫疫時氣冒風中暑，俱四時不正之氣也。人若初感之，皆頭痛惡寒，身熱，及寒熱往來，腰脊强，是太陽經受之

於下，所以如狂者。經所謂『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是也。血瘀於下，所以喜忘者，內經曰：『血幷於下，亂而喜忘』者是也。二者若有其一，則爲畜血證明矣。畜血之證，又有輕重焉。如狂也，喜忘也，皆畜血之甚者，須抵當湯圓以下之。如外已解，但小腹急結者，則爲畜血之輕也，須桃仁承氣湯以利之。醫之妙者何也？在乎識形證，明脈息，曉虛實，知傳變，其於形證之明者，衆人所共識，又何以見其妙？必也形證之參差，衆人所未識，獨識之，乃所以爲妙。且如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抵當湯主之。當不大便六七日之際，又無喜忘如狂之證，亦無少腹鞕滿之候，當是之時，與承氣湯下者多矣，獨能處以抵當湯下之者，是爲醫之妙者也。若是者何？以知其有畜血也。且脈浮而數，浮則傷氣，數則傷血，熱客於氣則脈浮，熱客於血則脈數，因下之後，浮數俱去則已，若下之後數去，其脈但浮者，則榮血間熱去，而衞氣間熱在矣。爲邪氣獨留心中則饑，邪熱不殺穀，潮熱發渴也。及下之後，浮脈去而數不解者，則衞氣間熱去，而榮血間熱在矣。熱氣合幷，迫血下行，胃虛協熱，消穀善饑，血至下焦，若下不止，則血得以去，泄必便膿血也。若不大便，六七日則血不得出泄，必畜在下焦爲瘀血，是須抵當湯下之。此實疾證之奇異，醫法之元微，能審諸此者，眞妙醫也。

## ㊿勞復

傷寒勞復，何以明之？勞爲勞動之勞，復爲再發也。是傷寒差後，因勞動再發者是也。傷寒新差後，血氣未平，餘熱未盡，勞動其熱，熱還經絡，遂復發也。此有二種：一者因勞動外傷，二者因飲食內傷。其勞動外傷者，非止強力搖體持重遠行之勞，至於梳頭洗面則動氣，憂悲思慮則勞神，皆能復也，況其過用者乎？其飲食內傷者，爲多食則遺，食肉則復者也。內經曰：『熱病已愈而時有遺者，何也？以熱甚而強食之，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留薄，兩陽相合，故有所遺。』經曰：『病已差尚微煩，設不了了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令微煩，損穀則愈。』夫傷寒邪氣之傳，自表至裏有次第焉。發汗吐下，自輕至重，有等差焉。又其勞復則不然。見其邪氣之復來也，必迎奪之，不待其傳也。經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加大黃。』且枳實梔子豉湯則吐之，豈待虛煩懊憹之證？加大

少陰則兩倍，太陰則三倍，此內傷飲食之脈。若飲食不節，勞役過甚，則心脈變見於氣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挾心火之勢亦來薄肺，經云『侮所不勝，寡於畏者』是也。故氣口脈急大而澀數，時一代而澀也。澀者肺之本脈，代者元氣不相接，脾胃不及之脈，洪大而數者，心脈刑肺也。急者，肝木挾心火而反尅肺金也。若不甚勞役，惟右關脾脈大而數，謂獨大於五脈，數中顯緩，時一代也。如飲食不節，寒溫失所，則先右關胃脈損弱，甚則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脈之大數微緩，時一代也。宿食不消，則獨右關脈沉而滑，經云『脈滑者，有宿食也。』以此辯之，豈不明白易見乎？但恐山野間卒無醫者，何以診候？故復說病證以辯之。

㈢辨內外

外感八風之邪，乃有餘證也。內傷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其內傷亦惡風自汗，若在溫暖無風處則不惡矣。與外傷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頗相似，細分之特異耳。外感風邪其惡風自汗，頭痛，鼻流清涕常常有之，一日一時增加愈甚，及至傳入裏作下證乃能，語聲重濁高厲有力，鼻息壅塞而不通，能食，腹中和，口知味，大小便如常，筋骨疼痛不能動搖，便著牀枕，非扶不起。其內傷與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然亦惡風，居露地中，遇大漫風起，却不惡也，惟門窗隙中些小賊風來，必大惡也，與傷風傷寒俱不同矣。況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間而有之，鼻中氣短，少氣不足以息，語則氣短而怯弱，妨食，或食不下，或不欲食，三者互有之。腹中不和，或腹中急而不能伸，口不知五穀之味，小便頻數而不渴，初勞役得病，食少，小便赤黃，大便常難，或澀或結，或虛坐只見些少白膿，時有下氣，或泄黃如糜，或溏泄色白，或結而不通，若心下痞，或胷中閉塞，如刀劙之痛，二者亦互作不倂出也。有時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痛，必臍下相火之勢，如巨川之水不可遏而上行，使陽明之經逆行，亂於胷中，其氣無止息，甚則氣高而喘，熱傷元氣，令四肢不收，無氣以動，而懶倦嗜臥，以其外感風寒，俱無此證，故易為分辨耳。

傷風鼻中氣出粗，合口不開，肺氣通於天也。傷食口無味，多涎不納，鼻息氣勻，脾氣通於地也。

外傷，一身盡熱，先太陽也，從外而之內者，先無形也。內傷手足不和，兩脅俱熱，先少陽也，從內之外者，先有形也。內

也。內經曰：『可先治內而後治外，』先用生薑葱白豆豉煎雙解散上涌，及汗出則解。如不解者，至五六日或不大便，喘滿譫語，實熱，兩手脈沉，可用調胃大小承氣湯下之，慎不可用銀粉巴豆霜杏仁芫花熱藥，下之則必死，此先外而後治內也。如大汗之後，慎不可食葵羹藿菜羊猪雞犬魚兔等肉，惟不先明，必致重困，後必難治也。傷寒七八日發黃有斑，潮熱腹滿者，或痰實作止，雖諸承氣湯下過者，仲景曰：『寸口脈浮滑者，可用瓜蔕散吐之，然傷寒寸口脈浮滑者可用，雜病寸口脈沉者可吐。』叔和云：『寸脈沉兮胃有痰。』啓元子曰：『上盛不已吐而奪之』是也。

## 李杲十書

### ㈠辨陰陽

陰證，身靜，重語無聲，氣難布息，目睛不了了，鼻中呼不出，吸不入，口鼻中往來氣冷，水漿不入，大小便不禁，面上惡寒，有如刀刮。

陽證，身動，輕語有聲，目睛了了，口鼻中呼吸出入，能往能來。

身表涼，知在陰經也，名曰陰證。身表熱，知在陽經也，名曰陽證。

### ㈡辨脈

古人以脈上辯內外傷於人迎氣口，人迎脈大於氣口為外傷，氣口脈大於人迎為內傷，此辯固是，但其說有所未盡耳。外感風寒，皆有餘之證，是從前客邪來也，其病必見於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陽二十五度。內傷飲食，及飲食不節，勞役不節，皆不足之病也，必見於右手，右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則獨左寸人迎脈浮緊，按之洪大緊者，急甚於弦，是足太陽寒水之脈，按之洪大而有力，中見手少陰心火之脈，丁與壬合，內顯洪大，乃傷寒脈也。若外感風邪，則人迎脈緩而大於氣口一倍，或兩倍三倍，內傷飲食，則右寸氣口脈大於人迎一倍，傷之重者，過在

之弱，爲陰火所乘，躁發須臾而過，其表虛無陽，不任風寒復見矣。是表虛無陽，常常有之，其躁熱則間而有之，此二者不齊躁作寒已。寒作躁已，非如外傷之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百病俱有身熱，又謂之肌熱，又謂之皮膚間熱，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乃肌體有形之熱也。亦須皆待陰陽既和，汗出則愈矣。愼不可於此上辨之。以其虛實內外病皆有之，故難辨耳。只依此說，病人自覺發熱惡寒之熱及躁作之熱上辨之，爲准則矣。

㈤辨手心手背

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手心熱，手背不熱。外傷風寒則手背熱，手心不熱，此辨至甚皎然。

㈥辨口鼻

若飲食勞役所傷，其外證必顯在口，必口失穀味，必腹中不和，必不欲言，縱勉強對答，聲必怯弱，口沃沫多唾，鼻中清涕或有或無，即陰證也。外傷風寒，則其外證必顯在鼻，鼻氣不利，聲重濁不清利，其言壅塞盛而有力，口中必和。傷寒則面赤，鼻壅塞而乾，傷風則鼻流清涕而已。內經云：『鼻者肺之候，肺氣通於天，外傷風寒，則鼻爲之不利。口者坤土也，脾氣通於口，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口不知穀味，亦不知五味。』又云：『傷食惡食』，傷食明矣。

㈦辨氣

外傷風寒者，其氣壅盛而有餘，內傷飲食勞役者，其口鼻中皆氣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蓋外傷風寒者，心肺元氣初無減損，又添邪氣助之，使鼻氣壅塞不利，面赤不通，其鼻中氣不能出，併從口出，但發一言，必前輕而後重，其言高其聲壯厲而有力，是傷寒則鼻乾無涕，面壅色赤，其言前輕後重，其聲壯厲而有力，此乃有餘之驗也。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其聲嗄，其言響，如從瓮中出，亦前輕而後重，高揚而有力，皆氣盛有餘之驗也。內傷飲食勞役者，心肺之氣先損，爲熱所傷，熱皆傷氣，四肢無力以動，故口鼻中皆短氣少氣，上喘懶語，人有所問，十不欲對，其一縱勉強答之，其氣亦怯，其聲亦低，是其氣短少不足之驗也。明白如此，雖婦人女子亦能辨之，豈有醫者反不能辨之乎？

㈧辨頭痛

外俱傷，人迎氣口俱盛，或舉按皆實大，表發熱而惡寒，腹不和而口液，此內外兩傷也。凡診則必捫手心手背，手心熱則內傷，手背熱則外傷，次以脈別之。

## ㈣辨寒熱

外傷寒邪之證，與飲食失節勞役形質之病，及內傷飲食，俱有寒熱，舉世盡將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不足之病，作外傷寒邪表實有餘之證，反瀉其表，枉死者豈勝言哉？皆由其不別其寒熱耳。今細為分解之：外傷寒邪，發熱惡寒，寒熱併作，其熱也翕翕發熱，又謂之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皮膚毛腠者，陽之分也，是衛之元氣所滋養之分也，以寒邪乘之，鬱遏陽分，陽不得伸，故發熱也。其面赤，鼻氣壅塞不通，心中煩悶，稍似袒裸，露其皮膚，已不能禁其寒矣。其表上虛熱，止此而已。其惡寒也，雖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愈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罷。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餘皆不同，論中辯之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能禁風寒也，此則常常有之；其躁熱發於腎間者，間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榮氣下流，而乘腎肝，此痿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榮氣上行以輸於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陽，失其榮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處，便惡之也。此常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煖處，或添衣蓋，溫養其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脾胃下流之濕氣，閉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躁熱，上徹頭頂，旁徹皮毛，渾身躁熱作，須待袒衣露居，近寒涼處，即已，或熱極而汗出亦解。彼外傷惡寒發熱，豈有汗出者乎？若得汗則病愈矣。以此辨之，豈不如黑白之易見乎？當內虛而傷之者躁熱也，或因口吸風寒之氣，鬱其陰火，使咽膈不通，其吸入之氣欲入，為膈上衝脈之火所拒，使陰氣不得入，其胸中之氣為外風寒所遏而不得伸，令人口開目瞪，極則聲發於外，氣不能上下，塞於咽中而氣欲絕。又或因噦因嘔因吐而躁熱發，必有所因，方有此證。其表虛惡風寒之證復見矣。表虛

溫。」註云：「冬不按蹻，精氣伏藏，陽不妄升，故春不病溫。」又經云：「不妄作勞，」又云：「不知持滿，」又云：「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又云：「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啓元子云：「腎水王於冬，故行夏令則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於春也。逆冬氣則傷腎，故少氣以奉春生之令也。是以春爲溫病，夏爲熱病，長夏爲大熱病，其變隨乎時而已。邪之所感，淺者其病輕而易治，深者其病重而難治，尤深者其病死而不治。」

### ㊂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冬傷於寒者，冬行秋令也，當寒而溫，火勝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爲溫病，使民腠理開泄，少陰不藏，惟房室勞傷辛苦之人得之。若此者，皆爲溫病，所以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權，大寒之令，復行於春，腠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苦之人，陽氣泄於外，腎水虧於內，當春之月，時強木長，無以滋生化之源，故爲溫病耳。故君子周密於冬，少陰得藏於內，腠理以閉拒之，雖有大風苛毒，莫之能害矣，何溫病之有哉？人肖天地而生也，冬時陽氣俱伏於九泉之下，人之陽氣俱藏於一腎之中，人能不擾乎腎，則六陽安靜於內，內既得安，邪無自而入矣。此傷寒之源，非天之傷人，乃人自傷也。傷於寒者，皆爲病熱，爲傷寒氣乃熱病之總稱，故曰傷寒爲熱邪，明矣。六陰用事於冬，陽氣在內，周密閉藏可矣，反勞動之而泄於外，時熱已傷於水矣。至春之時，木當發生，陽已外泄，孰爲鼓舞？腎水內竭，孰爲滋養？此兩者同爲生化之源，源既已絕，水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獨無熱也，時強木長，故爲溫病矣。

### ㊃論兩感

問：「兩感邪從何道而入？」答曰：「經云：『兩感者，死不治。』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頭痛發熱惡寒，口乾煩滿而渴。太陽者，腑也，自背俞而入，人之所共知。少陰者，臟也，自鼻息而入，人所不知也。鼻氣通於天，故寒邪無形之氣，從鼻而入。腎爲水也，水流濕，故腎受之。經曰：『傷於濕者，下先受之。』同氣相求耳。又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以是知內外兩感，臟腑俱病，欲表之則有裏，欲下之則有表，表裏既不能一治，故死矣。故云兩感者不治。然所稟

內證頭痛，有時而作，有時而止，外證頭痛常常有之，直須傳入裏實方罷，此又內外證之不同者也。

⑨辨筋骨四肢

內傷等病，是心肺之氣已絕於外，必怠惰嗜臥，四肢沉困不收，此乃熱傷元氣。脾主四肢，既爲熱所乘，無氣以動。經云：『熱傷氣，』又云：『熱則骨消筋緩，』此之謂也。若外傷風寒，是腎肝之氣已絕於內，腎主骨，爲寒，肝主筋，爲風，自古腎肝之病同一治，以其遞相維持也。故經言：『膽主筋，膀胱主骨，』是也。或中風或傷寒，得病之日便著牀枕，非扶不起，筋骨爲之疼痛，不能動搖，乃形質之傷。經云：『寒傷形，』又云『寒則筋攣骨痛，』此之謂也。

⑩辨飲食

仲景傷寒論云：『中風能食，傷寒不能食，』二者皆口中和而不惡食，若勞役所傷，及飲食失節，寒溫不適，三者俱惡食，口不知五味，亦不知五穀之味，只此一辨，足以分內外有餘不足二證也。傷寒證雖不能食而不惡食，口中和，知五味亦知穀味，蓋無內證，則心氣和，脾氣通，知五穀之味矣。

⑪辨渴

外感風寒之邪，三日已外，穀消水去，邪氣傳裏，始有渴也。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久病者，必不渴，是邪氣在血脈中有餘故也。初勞役形質，飲食失節，傷之重者必有渴，以其心火熾上，剋於肺金，故渴也。又當以此辨之。雖渴欲飲冷水者，當徐徐少與之，不可縱意而飲，恐水多峻下，則胃氣愈弱，輕則爲脹，重則傳變諸疾，必反覆悶亂，百脈不安，夜加增劇，不得安臥，不可不預度也。

⑫傷寒之源

冬傷於寒，春必溫病，蓋因房室勞傷，與辛苦之人，腠理開泄，少陰不藏，腎水涸竭而得之。無水則春木無以發生，故爲溫病。至長夏之時，時強木長，因絕水之源，無以滋化，故爲大熱病也。傷寒之源如此。四時調神論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黃帝子云：『無勞汝形，無搖汝精。』金匱眞言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

太陽證頭痛發熱，自汗惡風，脈當緩而反緊，傷風得傷寒脈也。太陽證頭痛發熱，無汗惡寒，脈當急而反緩，傷寒得傷風脈也。二證脈不同。本經大青龍湯主之，易老桂枝麻黃各半湯。此言外之意。楊氏云：『非明脈者，不可用大青龍湯，以其有厥逆筋惕肉瞤及亡陽之失也。』故易老改爲九味羌活湯，而不用桂枝麻黃湯也。羌活湯不論有汗無汗，悉宜服之，但有緩急不同矣。

太陽證發熱惡寒，自汗脈緩，太陽證發熱惡風，無汗脈緩，此二證易老元將桂枝二麻黃一治之，後復改用羌活湯。

㉘太陽頭痛

太陽膀胱脈浮緊，直至寸口，所以頭痛者，頭與寸口俱高之分也。兼厥陰與督脈會於巔，逆太陽之經，上而不得下，故壅滯爲頭痛於上也。左手浮弦，胷中痛也，沉弦，背愈痛。右手浮弦者亦然。頭痛者木也，最高之分，惟風可到，風則溫也。治以辛涼，秋剋春之意，故頭痛皆以風藥治之者，總其體之常也。然各有三陰三陽之異焉，故太陽則宜川芎，陽明則宜白芷，少陽則宜柴胡，太陰則宜蒼朮，少陰則宜細辛，厥陰則宜吳茱萸也。

㉙治不可越經

假令治太陽陽明，不可遺太陽而只用陽明藥，餘倣此。用三陽經解藥後，身反覆重者，若煩則是有陽明也。若不煩而反覆輕者，知不傳三陰也。不傳三陰，則爲解也。大抵三陰之體，靜重與濕相同。傷寒五日後，發無汗，謂穀消水去形亡，故下之。三日前，謂內有水穀，故汗之。

㉚太陽禁忌

小便不利，不可更利之，利之是謂犯本，則邪氣入裏不能解，此犯之輕也，以是五苓散不可妄用。

大便不可易動，動之是謂動血，是謂犯禁，此犯之重也。表在不可下，下之是爲犯禁，此犯之尤重也。下之爲惡風惡寒，頭痛，待表證悉罷，方可下之也。脈浮緊者犯之必結胷，脈浮緩者犯之必痞氣。

㉛當汗

有虛實，所感有淺深，虛而感之，深者必死，實而感之，淺者猶或可治，治之而不救者有矣，夫亦有不治而獲生者也。予嘗用解利兩感神方，間有生者，十得二三，故立此方以待好生君子。』

### ㉕論表裏中三證

假令少陽證頭痛，往來寒熱，脈浮弦，此三證但有一者，是爲表也。口失滋味，腹中不和，大小便或閉而不通，或泄而不調，但有一者，是爲裏也。如無上下表裏證，餘者皆虛熱也，是在其中矣。

### ㉖論傳經

陽中之陰，水太陽是也，爲三陽之首，能循經傳，亦能越經傳。陽中之陽，土陽明是也。夫陽明爲中州之土，主納而不出，如太陽傳至此，名曰循經傳也。陽中之陽，木少陽是也。上傳陽明，下傳太陰，如太陽傳至此，爲越經傳也。陰中之陰，土太陰是也，上傳少陽爲順，下傳少陰爲逆，此爲上下傳也。如太陰傳太陽，爲誤下傳也。陰中之陽，水少陰是也。上傳太陰爲順，下傳厥陰爲生，如太陽傳至此，乃表傳裏也。陰中之陰，木厥陰也。上傳少陰爲實，再傳太陽爲自愈也。

太陽者，乃巨陽也，爲諸陽之首，膀胱經病，若渴者，自入於本也，名曰傳本。太陽傳陽明胃土者，名曰循經傳，爲發汗不徹，利小便，餘邪不盡，透入於裏也。太陽傳少陽膽木者，名曰越經傳，爲元受病，脈浮無汗，當用麻黃而不用之故也。太陽傳少陰腎水者，名曰表傳裏，爲得病急，當發汗而反下，汗不發，所以傳也。太陽傳太陰脾土者，名曰誤下傳，爲元受病，脈緩有汗，當用桂枝而反下之所致也。當時腹痛，四肢沉重。太陽傳厥陰肝木者，爲三陰不至於首，唯厥陰與督脈上行，與太陽相接，名曰循經得度傳。

### ㉗太陽證

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強，發熱惡寒，無汗，脈尺寸俱浮而緊，是發於陽，陽者衛也，麻黃湯主之。

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強，發熱惡寒，自汗，脈尺寸俱浮而緩者，榮也，桂枝湯主之。

㉘證知解不解

服解藥而去沉困，只頭痛目悶，是知濕去而風不去，則欲解也。若風去而濕不去則不解。何以然？風則高，濕則下而入重也。

㉙脈知解不解

可解之脈浮而虛，不可解之脈浮而實。浮而虛者，只是在表，浮而實者，知已在裏也。汗多不解者，轉屬陽明也。傷寒不頭痛，知邪不在經，若頭痛者，知邪在經也。

㉚九味羌活湯解利法

經云：『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若差服則其變不可勝數。』故立此法，使不犯三陽禁忌解利神方。夫九味雖爲一方，然亦不可執，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當視其經絡前後左右之不同，從其多少大小輕重之不一，增損用之，其效如神。㕮咀水煎服，若急汗熱服，以羹粥投之，若緩汗溫服而不用湯投之也。脈浮而不解者，先急而後緩。脈沉而不解者，先緩而後急。

㉛當汗而下成協熱利

當各隨三陽本證表藥發之，發之表解，下利自愈。若不愈者，方可以利藥治之。

㉜裏傳表

太陽病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至於大實痛者，胃也，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已傳戊，婦告夫也。所以爲裏傳表，即名誤下傳也。

㉝誤下變有輕重

或問曰：『傷寒雜證一體，若誤下之甚者變大。』答曰：『非一體也。傷寒誤下，變無定體，雜病誤下，變有定體。何以然？傷寒自外而入陽也，陽主動。雜病自內而出陰也，陰主靜。動者犯之，其變無窮，靜者犯之，其變止痞與腹脅痛而

不咽乾，不衄，不淋，不渴，小便自利，不經發汗，則當發之。

㉒不當汗

咽乾，淋渴，鼻衄，小便不利，已經發汗，不得重發。如無已上忌證，雖發汗，邪氣未盡，亦得重發之。

㉓當汗不汗

其證為風寒所傷，陽氣下陷入於內，而排風水上行經絡之間，本當發汗以徹其邪，醫失汗之，故生黃也。脾主肌肉，四肢寒濕，與內熱相合而生黃也。

㉔發汗過多

其證因發汗太過，腠理開泄，汗漏不止，故四肢急，難以屈伸。

㉕不當汗而汗

燥火也，當益津液為上，而反汗以亡其津液，其毒擾陽之極，則侵陰也，故燥血而畜於胷中也。

㉖血證

太陽病入膀胱，小便利而赤，畜血證也。血自下者，愈也。

㉗知可解

戰而汗解者，太陽也。不戰有汗而解者，陽明也。不戰無汗而解者，少陽也。若先差，經必不爾矣。

太陽傳陽明，其中或有下證，陽明證反退，而熱兼不渴，却退顯少陽證，是知可解也。

太陽證知可解者，為頭不痛，項不強，肢節不痛，則知表易解。

陽明知可解者，為無發熱惡寒，知裏易解也。

少陽證知可解者，寒熱日不移時而作，邪未退也，若用柴胡而移其時，早移之於晏，晏移之於早，氣移之於血，血移

[illegible]也。

胃腸中及六經熱也。

㊲陽明證

陽明證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不惡風寒而自汗，或惡熱，脈尺寸俱長，白虎湯主之。

㊳陽明禁忌

不當發汗，不當利小便，若發汗利小便，竭其津液，則生畜血證也。唯當益津液爲上，以其火就燥也。益津液者，連鬚葱白湯是也。汗多亡陽下多亡陰小便重利之走氣三者之變雖異而亡津液則一也。

㊴論汗下

汗多亡陽，汗者本所以助陽也，若陽受陰邪，寒結無形，須當發去陰邪以復陽氣，所謂益陽而除風寒也。若陰邪已去而復汗之，反傷陽也。經曰：『重陽必陰，故陽去自亡，汗多亡陽，』此之謂也。下多亡陰，下者本所以助陰也，若陰受陽邪，熱結有形，須當除去其敗壞者，以致新陰，此所謂益陰而除火熱也。若陽邪已去而復下之，反亡陰也。經曰：『重陰必陽，故陰氣自亡，下多亡陰，』此之謂也。汗無太早，非預早之早，乃早晚之早也。謂當日午以前爲陽之分，當發其汗，午後陰之分也，不當發汗。故曰汗無太早。汗不厭早，是爲善攻。下無太晚，非待久之晚，乃當日已後爲陰之分也。下之謂當已前，爲陽之分也。故曰：下無太晚。下不厭晚，是爲善守。汗不亡陰，以其汗多，陽亦隨陰而走，下本瀉陽，以其下多，陰亦隨陽而走，故曰：汗多亡陽，下多亡陰也。若犯發汗，多畜血上焦爲衄，若犯利小便，多畜血下焦爲發狂，其人如狂也。

㊵論諸白虎湯

傷寒脈尺寸俱長，自汗大出，身表如冰石，至脈傳入於裏，細而小，其人動作如故，此陽明傳入少陰，戊合癸，即夫傳婦也，白虎加桂枝湯主之。然脈雖細小，亦當以遲疾別之，此證脈疾而非遲，故用此法。

已。故變無窮者爲重，痞與腹脅痛者爲輕也。

㉞五苓散爲下藥

五苓散爲下藥，乃太陽裏之下藥也。太陽高則汗發之，下則引而竭之。渴者，邪入太陽本也，當下之，使從膀胱出也。胃燥膀胱熱，小便不利，此藥主之。小便利者不宜用，然太陽病熱而渴，小便雖利，亦宜五苓散下之。『當服不服，則生何證？』答曰『當服不服，則穀消水去形亡，必就陽明燥火，聚胃發黃，故有調胃湯證，此太陽入本失下也。由不曾服五苓散。』『不當服而服之，當生何證？』答曰：『不當服而服之，是爲犯本，小便強利，津液重亡，侵陽之極，則侵陰而成血證也，輕則桃仁承氣湯，重則抵當湯。故五苓散爲利小便主藥，乃太陽陽明之間，故爲調和之劑。

㉟藥有標本陰陽

假令太陽證傷寒自外入，標本有二說。以主言之，膀胱爲本，經絡爲標；以邪言之，先得者爲本，後得者爲標，此標先受之，卽是本也。後入於膀胱本，却爲標也。此乃客邪之標本也，治當從客之標本。寒毒之氣，從標入本，邪與手經相合而下至膀胱，五苓散主之。桂枝陽中之陽，茯苓陽中之陰，相引而下入於本道出邪氣。火邪之氣，從下之上，以內爲本，水中有火，火爲客氣，當再責其本，兩腎相通，又在下部，責在下焦，如瀆相火明也，生地黃黃蘗主之。邪氣本受下焦，火邪遺於小腸，是熱在下焦，塡塞不便，自內而之外也。桂朮澤瀉猪苓茯苓爲陽中之陰，生地黃黃蘗黃連爲陰中之陽。

㊱加減涼膈散

易老法：涼膈散減大黃芒硝，加桔梗，同爲舟楫之劑，浮而上之，治胸膈中與六經熱，以其手足少陽之氣俱下胸膈

㊺陽證發斑

有下之早而發者，有失下而發者，有胃熱胃爛而發者，然得之雖殊，大抵皆戊助手少陰心火，入於手太陰肺也。故紅點如斑，生於皮毛之間耳。白虎瀉心湯調胃承氣湯，從所當而用之，及當以肺脈別也。

㊻傷寒有九經

傷寒之經凡九：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是爲六也，有太陽陽明，有少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是爲三也，非九而何？陽明者，太陽少陽俱入於胃，故曰正陽陽明也。前三經者，陽明自病不入於裏者，謂之在經，不爲正陽陽明矣。

㊼三陽從中治

太陽陽明，大承氣湯，少陽陽明，小承氣湯，正陽陽明，調胃承氣湯。以汗證言之，以少陽居其中，謂太陽證爲表，當汗；陽明證爲裏，當下；少陽居其中，故不從汗下，和之以小柴胡湯，從少陽也。以下證言之，陽明居其中，謂太陽經血多氣少，陽明經氣血俱多，少陽經氣多血少，若從太陽下，則犯少陽，從少陽下則犯太陽，故止從陽明也。此三陽合病，謂之正陽陽明，不從標本，從乎中也。緣陽明經居太陽少陽之中，此經氣血俱多，故取居其中，是以不從太陽少陽而從陽明也。陽明自病，調胃承氣湯主之，三陽併病，白虎湯主之，是從乎中也。

㊽論下

『如何是入陰可下？』答曰：『陽入於陰者可下，非入太陰少陰厥陰之三陰也，乃入三陽也。三陽者，非太陽少陽陽明之三陽也，乃胃與大小二腸之三陽也。三陽皆爲腑，以其受盛水穀，傳導有形，故曰入於陰也。仲景云：『已入腑者可下，』此之謂也。仲景太陽陽明大承氣，少陽陽明小承氣，正陽陽明調胃承氣，是三陽已入於臟者，泄之太陰也，桂枝湯少陰麻黃附子細莘湯，厥陰當歸四逆湯，是三陰未入於腑者汗之也。

㊾少陽證

少陽證，胷脅痛，往來寒熱而嘔，或欬而耳聾，脈尺寸俱弦，小柴胡湯主之，須各隨仲景本條下加減用之則可矣。藥

㈣煩躁

煩者，氣也，躁者，血也。氣主肺，血主腎，故梔子豉湯，用梔子以治肺煩，用香豉以治腎躁。煩躁者，懊憹不得眠也。少氣虛滿者，加甘草，如若嘔噦者，加生薑橘皮。下後腹滿而煩者，梔子厚朴枳實湯。下後身熱微煩者，梔子甘草乾薑湯。火入於肺，煩也。火入於腎，躁也。煩躁俱在上者，腎子通於肺母也。髮潤如油，喘而不休，總言肺絕。鼻者肺之外候，肺氣通於鼻，鼻中氣出粗大，是肺也。髮者血之餘，腎氣主之，髮潤如油，火迫腎水至高之分，是水將絕也。仲景以髮潤喘大爲肺絕，兼其腎而言之。髮在高巔之上，雖屬腎肺，爲五臟之至高，故言肺絕兼腎也。大抵肺腎相通，肺既已絕，則腎不言而知其絕矣。或曰：『煩者心爲之煩，躁者心爲之躁，何煩爲肺躁爲腎耶』夫心者，君火也，與邪熱相接，上下通熱，金以之而燥，水以之而虧，獨存者火爾。故肺腎與心合而爲煩躁焉。此煩雖肺，躁雖腎，其實心火爲之也。若有宿食而煩躁者，梔子大黃湯主之。

㈤讝妄

問：『邪入陽明，爲讝語妄言錯失，此果陽明乎？』答曰：『足陽明者，胃也，豈有其言哉？傷寒始自皮毛入，是從肺中來，肺主聲，入於心則爲言，胃卽戊也，戊爲火化，下從腎肝。

㈥傷寒雜證發熱相似

傷寒表證，發熱惡寒而渴，與下證同，但頭痛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白虎湯主之，乃陽明經病也。正陽陽明氣病脈大，先無形也。雜病裏證，發熱惡熱而渴，但目赤者，臟病也。手太陰肺不足，不能管領陽氣也，宜以枸杞生地黃熟地黃之類主之。脈洪大甚則嘔血，先有形也。

㈦狂言讝語鄭聲

狂言者，大開目與人語，語所未嘗見之事，卽爲狂言也。讝語者，合目自言，言所日用常見常行之事，卽爲讝語也。鄭聲者，聲戰無力，不相接續，造字出於喉中，卽鄭聲也。

太陰病脈浮者可汗，宜桂枝湯。 ㊄可汗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四逆輩。此條雖不言脈，當知沉遲而弱。 ㊅可溫

仲景理中湯丸暨易老人參黃芪湯，量其輕重，或溫或熱，視人之強弱虛實所可宜者，選而用之。

㊆可下

「太陰有可下者乎？」答曰：「有。」經云：本太陽證，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太陰也，桂枝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易老云「此非本有是證，以其錯下脾傳於胃，故為誤下傳」。

㊇知可解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為欲愈，表少裏和，脈長者，為陽漸生也。此一證，太陰便從外感，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也。

㊈太陰禁忌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則胸下結鞕，太陰為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傷寒而脈浮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小便自利者，則不發黃，日久利益甚，必自止者，便鞕，乃入腑傳陽明也。

㊉少陰證

少陰證，口燥舌乾而渴，脈尺寸俱沉疾，則大承氣湯，沉遲則四逆湯。

少陰邪入於裏，上接於心，與火俱化而剋金，惡候或上氣死。入胃脈沉細而疾，疾則大承氣下之，下於本，與水俱化而為寒厥逆，或見身冷靜重，脈沉細而遲，遲則四逆湯溫之，疾雖可下，若疾而無力者，亦不可下，為陽將盡也。

如本法。

㊂少陽禁忌

忌發汗，忌利小便，忌利大便，故名三禁湯，乃和解之劑，若犯之，則各隨上下前後，本變及中變，與諸變不可勝數，醫者宜詳之。

㊂論半表半裏

「如何是半表半裏？」答曰：『身後爲太陽，太陽爲陽中之陽，陽分也，身前爲陽明，陽明爲陽中之陰，陰分也。陽爲在表，陰爲在裏，即太陽陽明二分，邪在其中矣。治當不從標本，從乎中治，此乃治少陽之法也。太陽膀胱，水寒也，陽明大腸，金燥也，邪在其中，近後膀胱寒水則惡寒，近前陽明燥金則發熱，故往來寒熱也。此爲三陽之表裏，非內外之表裏也，但不可認作當下之裏，故以此藥作和解之劑，非汗非下也。邪在榮衞之間，謂之半表裏也。太陽陽明之間，少陽居身之半表裏也。五苓散，分陰陽膀胱經之半表裏也。理中湯，治吐瀉上下之半表裏也。

㊂熱有虛實

五臟，陰也，所主皆有形，骨肉筋血皮毛是也。此五臟皆陰足是爲實熱，陰足而實不能起理也。陰足而熱反勝之，是爲實熱。若骨痿肉爍，筋緩血枯，皮聚毛落，五陰不足而爲熱病，是虛熱。

㊂潮熱

熱在行陽之分，肺氣主之，故用白虎湯以瀉氣中之火。熱在行陰之分，腎氣主之，故用地骨皮飲以瀉血中之火。白虎湯其狀洪，故抑之使秋氣得以下降也。地骨皮飲，其脈弦，故舉之使春氣得以上升也。

㊃太陰證

腹滿咽乾，手足自溫，自利不渴，時腹痛，脈尺寸，俱沉細。

#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 醫部彙考三百四十四

### 傷寒門十

元朱震亨心法

㊀傷寒傷風

凡證與傷寒相類者極多，皆雜證也，其詳出內經熱論。自長沙以下諸家推明，甚至千世之下，能得其粹者，東垣也。其曰，內傷極多，外傷間而有之，此發前人之所未發。後人徇俗，不能真切雷同，指爲外傷極謬。其或可者，蓋亦因其不敢放肆，而多用和解及平和之藥散之耳。若粗率者，則必殺人，初有感冒等輕證，不可便認作傷寒，妄治西北二方，極寒肅殺之地，故外感甚多，東南二方温和之地，外傷極少，雜病亦有六經所見之證，故世俗混而難別。正治温散宜桂枝湯四逆湯，甚者三建湯霹靂散，從治用熱藥加涼劑引之，或熱藥須俟冷飲最妙，經曰『從而逆之，』此之謂也，反攻用烏頭煎之類。

傷風屬肺者，多宜辛温或辛涼之劑散之，戴云『新欬嗽鼻塞聲重』者是也。

王履溯洄集

少陰證口燥舌乾而渴，身表涼，脈沉細而虛，瀉心湯主之，此有形無形之藥也。傷寒外證全在下證大熱，而脈反細小，不可下，瀉心湯主之。少陰受病，身涼無汗，體沉或體輕，脈沉，有頭痛不厥，麻黃附子瀉心湯主之。其人病身熱而煩躁不甯，大小便自利，其脈浮洪而無力，按之全無者，附子瀉心湯主之。其人病上吐下瀉不止，當渴而反不渴，其脈微細而弱，理中湯主之。渴而脈沉有力而疾者，五苓散主之。少陰證發熱脈沉者，必當汗。若緩汗之，用麻黃附子細辛湯。若微汗之，用麻黃附子甘草湯。

㈥下利

色青者當下，色不青者當溫，口中和者當溫，口乾燥者當下。

㈦少陰禁忌

脈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脈微者不可發汗。尺脈微弱濇者，便不可下，麻黃附子細辛湯。體沉加防己蒼朮，乃勝濕也。體輕加石膏知母，乃勝熱也。

㈧六經發熱治法

表熱惡熱而渴者，白虎湯。皮膚如火燎，而以手重取之不甚熱者，肺熱也。或目白睛赤，煩躁引飲，單黃芩一物湯。兩脅肌熱脈浮弦者，柴胡飲子一。身熱或日晡潮熱，皆血熱也，四順飲子。夜則行陰，若發熱者血熱也，四順飲桃仁湯選而用之。當視其有表入裏，腹痛血刺，腹痛中無轉失氣之類，晝則明了，夜則譫語，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中二焦，不治自愈。若甚則四順飲子，桃仁承氣湯。證相似當下者用之。寅申發熱，兩脅不盛，亦爲柴胡證，表裏內外俱熱者，大柴胡湯。晝則行陽氣也，柴胡；夜則行陰血也，四順治之。

之寒，蓋由寒藥誤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脈平脈，與可汗可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贊辭也。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治而成變證，則惟太陽為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衆乎？夫惟後人以仲景書通為傷寒温暑設，遂致諸温劑皆疑焉而不敢用。韓祗和雖覺桂枝湯之難用，但謂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書本為即病之傷寒設也。且其著微旨一書，又純以温暑作傷寒立論，而即病之傷寒反不言及，此已是捨本徇末，全不能窺仲景藩籬。又以夏至前胸膈滿悶嘔逆氣塞腸鳴腹痛身體拘急手足逆冷等證，視為温暑，謂與仲景三陰寒證脈理同而證不同，遂別立温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陰寒證，乃是冬時即病之傷寒，故有此證。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陰寒證，求對於春夏温暑之病，不亦惛乎？雖然，祗和未悟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適當温暑病作之際，其為惑也固宜。以余觀之，其胸膈滿悶嘔逆氣塞等證，若非內傷冷物，則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藥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之病也。且祗和但曰寒而當温，然未嘗求其所以為寒之故，能求其故，則知温暑本無寒證矣。攷之仲景書雖有陰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證，不過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並不言陰寒極甚之證。况其所治之方，亦不過升麻甘草當歸鼈甲而已，並不用大温大熱之藥，是知仲景所謂陰毒者，非陰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耳。後之論者，遂以為陰寒極甚之證，稱為陰毒，乃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語，併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陽散等藥以治。竊謂陰寒極甚之證，固亦可名為陰毒，然終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觀後人所叙陰毒，與仲景所叙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後人所叙陰毒，亦只是內傷冷物，或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藥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而成耳。非天地惡毒異氣所中者也。朱奉議作活人書，累數萬言，於仲景傷寒論多有發明，其傷寒即入陰經為寒證者，諸家不識，而奉議識之，但惜其亦不知仲景專為即病者立法，故其書中每每以傷寒温暑混雜議論，竟無所別。况又視傷寒論為全書，遂將次傳陰經熱證，與即入陰經寒證，牽合為一，立說且謂：「大抵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温，而於所識即入陰經之見，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陽明證之宜下者，固為

㈠仲景傷寒立法考

讀仲景之書，當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爲萬世法，而後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疑信相雜，未免通此而礙彼也。嗚呼！自仲景以來，發明其書者，不可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聞有表章而示人者，豈求之而不得之歟？將相循習而不求歟？抑有之而余未之見歟？予雖不敏，僭請陳之：夫傷於寒，有卽病者焉，有不卽病者焉。卽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卽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卽病謂之傷寒，不卽病謂之温與暑。夫傷寒温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爲稱，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乎貽禍後人，以歸咎於仲景之法，而委廢其大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貽禍於後人，傷寒論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貽禍於後人，傷寒論其可一日缺乎？後人乃不歸咎於己見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賢，可謂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雖移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觀之，則其法其方，果可委廢大半哉？雖然，立言垂訓之士，猶不免失於此，彼碌碌者，固無足誚矣。夫惟立言垂訓之士，有形乎著述之間，其碌碌者，當趦趄猶豫之餘，得不靡然從令爭先快覩，而趨簡略之地乎？夫其法其方，委廢大半，而不知近日之簡便，是趨此民生之所以無藉，而仲景之心之所以不能別白矣。嗚呼！法也，方也，仲景專爲卽病之傷寒設，不兼爲不卽病之温暑設也。後人能知仲景之書本爲卽病者設，不爲不卽病者設，則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禦。夫粗工妄治之，萬變果可憚煩而或廢之乎？是知委廢大半，而不覺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今人雖以治傷寒法治温暑，亦不過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猶六書假借，雖移易無窮，終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也，故可借焉，以爲他病用。雖然！豈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借以治温暑，遂謂其法通爲傷寒温暑設。吁！此非識流而昧原者歟？苟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寒證居熱證什之七八，彼不卽病之温暑，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爲寒哉？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余言之不妄。或者，乃謂：「三陰寒證，本是雜病，爲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

枝麻黃於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發散之力，偶中於萬一，斷不可視為常道而守之。今人以敗毒散參蘇飲通解散百解散之類，不問四時中風傷寒，一例施之，雖非至正之道，較之不愼而輕用麻黃桂枝於春夏以致變者，則反庶幾。然敗毒散等若用於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風之證而已，其冬時受傷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則不宜用也，用則非徒無益，亦反害之矣。縱或有效，亦是偶然。彼冬時傷寒用辛涼發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凡用藥治病，其既效之後，須要明其當然與偶然，能明其當然與偶然，則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視偶然為當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於三陰經每用溫藥，正由病之所必須，與用之有其時耳。餘有別論，茲不再具。若槩以三陰寒證視為雜病而外之，得無負於仲景濟人利物之至仁，而誤後世乎？自近代先覺不示傷寒溫暑異病之端緒，但一以寒涼為主，而諸溫熱之劑悉在所略，致使後之學者，視仲景書欲仗焉而不敢以終決，欲棄焉則猶以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則待為具文，又甚則束之高閣，而謂其法宜於昔而不宜於今，由治亂動靜之殊，治靜屬水，亂動屬火，故其溫熱之藥，不可用於今屬火之時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為卽病者設法，則桂枝麻黃自有所用，諸溫熱之劑皆不可略矣。若謂仲景法不獨為卽病者設，則凡時行及寒疫溫瘧風溫等病，亦通以傷寒六經病諸方治之乎？傷寒例曰：『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為治不同。』又曰：『寒疫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則溫暑及時行寒疫溫瘧風溫等，仲景必別有治法，今不見者，亡之也。觀其所謂為治不同，所謂溫瘧風溫溫毒溫疫脈之變證方治如說，豈非亡其法乎？決不可以傷寒六經病諸方通治也。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為病熱者，言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無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於古人者，雖欲偏廢可乎？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說，混於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紜並載於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亂，若先備仲景之言，而次附己說，明書其名，則不致惑於後人而累仲景矣。昔漢儒收拾殘編斷簡於秦火之餘，加以傳註，後之議者，謂其功過相等，叔和其亦未免於後人之議歟？余嘗欲編類其書，以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又次之，差後病又次之，診察治法治禁治

邪熱入胃，其少陰證果是傷寒傳經，熱邪亦可溫乎？況溫病暑病之少陰，尤不可溫也。自奉議此說行而天下後世蒙害者不少矣。迨夫成無己作傷寒論註，又作明理論，其表章名義，纖悉不遺，可謂善羽翼仲景者。然即入陰經之寒證，又不及朱奉議之識，況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於三陰諸寒證，止隨文解義而已，未嘗明其何由不爲熱而爲寒也。至於劉守眞出，亦以溫暑作傷寒立論，而遺即病之傷寒，其所處辛涼解散之劑，固爲昧者，有中風傷寒錯治之失而立，蓋亦不無桂枝麻黃難用之惑也。既惑於此，則無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黃湯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黃湯之有其時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熱用麻黃桂枝之類熱藥發表，須加寒藥，不然，則熱甚發黃或斑出矣。』殊不知仲景立麻黃湯桂枝湯，本不欲用於夏熱之時也，苟悟夫桂枝麻黃湯本非治溫暑之劑，則羣疑冰釋矣。何也？夫寒之初客於表也，閉腠理，鬱陽氣而爲熱，故非辛溫之藥不能開腠理，以泄其熱，此麻黃湯之所由立也。至於風邪傷表，雖反疎腠理而不能閉，然邪既客表，則表之正氣，受傷而不能流通，故亦發熱也，必以辛甘溫之藥發其邪，則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湯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藥者，蓋由風寒在表，又當天令寒冷之時，而無所避故也。後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於麻黃桂枝之熱，有犯於春夏之司氣而不敢用，於是有須加寒藥之論。夫欲加寒藥於麻黃桂枝湯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爲溫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別有法，但惜其遺佚不傳，致使後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景傷寒論專爲即病傷寒作，則知麻黃桂枝所以宜用之故，除傳經熱證之外，其直傷陰經，與太陽不鬱熱即傳陰經諸寒證，皆有所歸著，而不復疑爲寒藥誤下而生矣。若乃春夏有惡風惡寒純類傷寒之證，蓋春夏暴中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不然，則或是溫暑將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寒而動乎久鬱之熱，遂發爲溫暑也。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觀此則知溫病不當惡寒而當渴，其惡寒而不渴者，非溫病矣。仲景雖不言暑病，然暑病與溫病同，但復過一時而加重於溫病耳。其不惡寒而渴，則無異也。春夏雖有惡風惡寒表證，其桂枝麻黃二湯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遠熱之語也。於是用辛涼解散，庶爲得宜。苟不愼而輕用之，誠不能免夫狂躁斑黃衄血之變，而亦無功也。雖或者行桂

間見而裏病爲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治裏熱爲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每見世人治溫熱病，雖誤攻其裏亦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熱之自內達外矣。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病熱病同論。夫惟世以溫病熱病混稱傷寒，故每執寒字以求浮緊之脈，以用溫熱之藥，若此者因名亂實，而戕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又方書多言四時傷寒，故以春夏之溫病熱病，與秋冬之傷寒一類視之，而無所別，夫秋冬之傷寒眞傷寒也，春夏之傷寒寒疫也，與溫病熱病自是兩塗，豈可同治？吁！此弊之來，非一日矣。歷考方書，並無救弊之論，每每雷同，良可痛哉！雖然傷寒與溫病熱病，其攻裏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固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斷不可不異也。況傷寒之直傷陰經，與太陽雖傷，不及鬱熱，卽傳陰經爲寒證而當溫者，又與溫病熱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故謂仲景發表藥今不可用，而攻裏之藥乃可用，嗚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哉？若能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治法其有不當者乎？彼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異氣而變者，則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參酌傷寒溫熱病之法，損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卽病傷寒藥通治也。

## ㈢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嘗讀張仲景傷寒論，於太陰有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於少陰有曰，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少陰下利淸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於厥陰有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觀仲景此論，則傷寒三陰必有寒證，而宜用溫熱之劑也。及讀劉守眞之書，有曰傷寒邪熱在表，腑病爲陽，邪熱在裏，臟病爲陰，俗妄謂有寒熱陰陽異證，誤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謂也。寒病止爲雜病，終莫

誤，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雜脈雜病與傷寒有所關者，采以附焉，其與傷寒無相關者皆删去，如此庶幾法度純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亂矣。然有志未暇，姑敍此以俟他日。

## (二)傷寒溫病熱病說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當，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誤於人，吾未之信也。且如傷寒，此以病因而爲病名者也，溫病熱病，此以天時與病形而爲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於感寒，或者通以傷寒稱之。夫通稱傷寒者，原其因之同耳。至於用藥，則不可一例而施也。何也？天傷寒蓋感於霜降後春分前，然不卽發，鬱熱而發於春夏者也。傷寒卽發於天令寒冷之時，而寒邪在表，閉其腠理，故非辛甘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後發於天令暄熱之時，怫熱自內而達於外，鬱其腠理，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獨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處雙解散大黃湯千金湯防風通聖散之類，兼治內外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卽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風寒在表而表氣受傷故也。後發之溫病熱病，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而表氣亦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惡風惡寒之證。故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然或有不因新中風寒，亦見惡風惡寒之證者，蓋病人表氣本虛，熱達於表，又重傷表氣，故不禁風寒，非傷風惡風，傷寒惡寒也，但衞虛則惡風，榮虛則惡寒耳。且溫病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裏者，蓋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泄，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溫病熱病而求浮緊之脈，不亦疏乎？殊不知緊爲寒脈，有寒邪則見之，無寒邪則不見也。其溫病熱病，或見脈緊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與內傷過度之冷食也，豈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識脈形，但見弦便呼爲緊，斷爲寒而妄治，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豈可錯認爲緊而斷爲寒？夫溫病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誠由怫熱在內故也。[illegible]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風寒，否則非溫病熱病，自是暴感風寒之病耳。凡溫病熱病，若無重感表證雖

與變熱則爲熱證，其直傷陰經及從太陽卽入少陰，則爲寒證，其太陽不能無傷，則少陰脈證而兼見太陽標病，其始爲寒而終變熱，則先見寒證而後見熱證，此三陰之病，所以或寒或熱也。苟卽三陰經篇諸條展轉玩繹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或傳經，或直傷，或卽入，或先寒後熱者，何也？邪氣暴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故耳。故經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或中於陽，或中於陰。」夫守眞者絕類離倫之士也，豈好爲異說以駭人哉？蓋由其以溫暑爲傷寒，而仲景之方，每不與溫暑對，故略乎溫熱之劑，而例用寒涼，由其以傷寒一斷爲熱而無寒，故謂仲景四逆湯爲寒藥誤下表熱裏和之證，及爲表熱裏寒自利之證而立，又謂溫裏止利急解其表，又謂寒病止爲雜病。嗟乎！仲景傷寒論專爲中而卽病之傷寒作，不兼爲不卽病之溫暑作，故每有三陰之寒證，而溫熱之劑之所以用也。以病則寒，以時則寒，其用之也固宜。後人不知此意，是以愈求愈遠，愈說愈鑿，若知此意，則猶庖丁解牛，動中肯綮矣。且如寒藥誤下而成裏寒者，固不爲無矣，不因寒藥誤下而自爲裏寒者，其可謂之必無乎？殊不知陰經之每見寒證者，本由寒邪，不由陽經直傷於此，與夫雖由太陽而始不及鬱熱卽入於此而致也，雖或有因寒藥誤下而致者，蓋亦甚少。仲景所用諸溫熱之劑，何嘗每爲寒藥誤下而立，況表裏寒之證，亦何嘗每有急解其表之文乎？夫裏寒外熱之證，乃是寒邪入客於內，迫陽於外，或是虛陽之氣，自作外熱之狀耳，非眞熱邪所爲也。觀仲景於裏寒外熱之證，但以溫藥治裏寒而不治外熱，則知其所以爲治之意矣。若果當急解其表，豈不於裏和之後明言之乎？且三陰寒病既是雜病，何故亦載於傷寒論以惑後人乎？其厥陰病篇諸條之上，又何故每以傷寒二字冠之乎？夫內經所敍三陰病一於爲熱者，言其常也，仲景所敍三陰病兼乎寒熱者，言其變也，並行而不相悖耳。後人謂傷寒本無寒證，得非知常而不知變歟？然世之恪守局方，好用溫熱劑者，乃反能每全於寒證，無他，其守彼雖偏，治此則是，學者能知三陰固有寒邪所爲之證，則仲景創法之本意，可以了然於心目之間，而不爲他說所奪矣。或曰：「傷寒之病，必從陽經鬱熱而傳三陰，今子謂直傷陰經，卽入陰經而爲寒證，其何據乎？」余曰：「據夫仲景耳。」仲景曰：「病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夫謂之無熱惡寒，則知其非陽經

能爲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氣者，乃陽熱之氣，非陰寒之所能也。雖仲景有四逆湯證，是治表熱裏和，誤以寒藥下之太早，表熱入裏，下利不止，及或表熱裏寒自利，急以四逆溫裏，利止裏和，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湯證，復有承氣湯下之者，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病而不言寒也。經言三陰證者，邪熱在臟在裏，以臟與裏爲陰，當下熱者也。素問論傷寒熱病有二篇，名曰熱，竟無寒，理兼素問幷靈樞諸篇運氣造化之理推之，則爲熱病，誠非寒也。觀守眞此論，則傷寒無問在表在裏，與夫三陽三陰，皆一於爲熱而決無或寒者矣。兩說不同，其是非之判，必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反覆，究詰其義，而久不能得，雖至神疲氣耗，不舍置者，自謂此是傷寒大綱領，此義不明，則千言萬語，皆未足以爲後學式。況戕賊民生，何有窮極也哉？意謂成無己之註，必有所發明者，遂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隨文而略釋之，竟不明言何由爲熱，何由爲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蓋止知傷寒皆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爲熱證，而熱無變寒之理，遂不敢別白耳。以寒爲本臟之寒歟，安得當熱邪傳裏入深之時，反獨見寒而不見熱者？且所用溫熱藥，能不助傳經之熱邪乎？以寒爲外邪之寒歟，則在三陽已成熱矣，豈有傳至三陰而反爲寒哉？成氏能潛心乎此，則必悟其所以然矣。自仲景作傷寒論以來，靡或遺之而弗宗，至於異同之論興，而漁者走淵，木者走山矣，宜乎後人不能決於似是而非之際，故或謂今世並無眞傷寒病，又或以爲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內傷，又昧者至謂傷寒論中諸溫藥，悉爲傳經熱邪而用者，以三陰經屬陰故也。又其大謬者，則曰論中凡有寒字，皆當作熱字看。嗚呼！末流之弊，一至此乎！於是澄心靜慮，以涵泳之，一旦豁然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當否也，姑陳之以從有道之正。夫三陽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陽也，寒鬱其陽，陽不暢而成熱，陽雖人身之正氣，既鬱則爲邪矣，用麻黃發表以逐其寒，則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而愈。苟或不汗不解，其熱不得外泄，則必裏入，故傳陽明，傳少陽，而或入府也。若夫三陰之病，則或寒或熱者，何哉？蓋寒邪之傷人也，或有在太陽經鬱熱，然後以次而傳至陰經者，或有太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便傳三陰經者，或有寒邪不從陽經而始直傷陰經者，或有雖從太陽而始，不及鬱熱，卽入少陰而獨見少陰

其曰『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又曰『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又桂枝湯條而曰『嗇嗇惡寒淅淅惡風。』麻黃湯條而曰『惡風。』夫風寒分言，則風陽而寒陰，風苟行於天地嚴凝凜冽之時，豈得謂之陽乎？是則風寒常相因耳。故桂枝麻黃皆溫劑也，以溫劑爲治，足以見風寒之俱爲陰邪矣。但傷衞則桂枝，傷榮則麻黃，榮衞雖殊，其爲表則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誤爲主，不爲榮衞設也。舉桂枝則麻黃在其中矣。所謂陽盛即斃者，是言表證已罷，而裏證旣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謂陰盛以亡者，是言裏證未形，而表證獨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觀之，則越人仲景之本旨，庶乎暢然於其中矣。

㈤三百九十七法辨

余自童時習聞此言，以爲傷寒治法如是之詳且備也。及攷之成無己註本，則所謂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句而已，欲其條分縷析以實其數，則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尋之。以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脈法平脈法，幷傷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諸篇外，止以六經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篇及痓濕暍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亦過其數，至以六經病痓濕暍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篇，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又太少矣，竟不能決。欲以此句視爲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其或有所據，而或出仲景叔和而勿敢廢；欲尊信而必從之，則又多方求合而莫之遂。宋林億等校正傷寒論，其序曰：『今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於是就其十卷二十二篇而求之，其六經篇霍亂篇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中，有方治諸條，以數爲計，又重載於各篇之前，又謂疾病至急倉卒難尋，復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分爲八篇，亦以數爲計，繼於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之後，其太陽上篇註曰一十六法，太陽中篇註曰六十六法，太陽下篇註曰三十九法，陽明篇註曰四十四法，少陽篇不言法，太陰篇註曰三法，少陰篇註曰二十三法，厥陰篇註曰六法，不可發汗篇註曰一法，可發汗篇註曰四十一法，發汗後篇註曰二十五法，可吐篇註曰二法，不可下篇註

之鬱熱矣，謂之發於陰，則知其不從陽經傳至此矣，謂之六日愈，則知其不始太陽而止，自陰經發病之日爲始數之矣。仲景又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夫得傷寒未爲熱即爲厥者，豈亦由傳經入深之熱邪而致此乎？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時，便見諸寒證，而並無或熱者，此則直傷陰經即入陰經者也。苟不能究夫仲景之心，但執凡傷於寒則爲病熱之語以爲治，其不夭人天年者幾希矣。

## ㈣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難經曰：『傷寒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嗟乎！其傷寒汗下之樞機乎？夫邪之傷於人也，有淺深焉，淺則居表，深則入裏，居表則閉腠理，發怫熱，見惡寒惡風頭痛等證，於斯時也，惟辛溫解散而可愈；入裏則爲燥屎，作潮熱，形狂言讝語大渴等證，於斯時也，惟鹹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陰盛而陽虛乎？熱邪內熾，非陽盛而陰虛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謂之傷寒汗下樞機，其不然歟？惜乎釋者旁求，厥義滋隱。外臺祕要曰：『此陰陽指身之表裏言，病者爲虛，不病者爲盛，表病裏和，是陽虛陰盛也，表和裏病，是陽盛陰虛也。』竊意陰陽之在人，均則甯，偏則病，無過不及之謂均，過與不及之謂偏，盛則過矣，虛則不及矣，其可以盛爲和乎？故內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且謂陽虛當汗，陰虛當下，乃遺邪氣而反指正氣爲言，得無晦乎？傷寒微旨曰：『此陰陽指脈之尺寸言，尺脈實大，寸脈短小，名陰盛陽虛，可汗；寸脈實大，尺脈短小，名陽盛陰虛，可下。苟汗證已具而脈未應，必待尺脈力過於寸而後行，下證已具而脈未應，必待寸脈力過於尺而後用。』竊意越人設難，以病不以脈，其所答也，何反以脈不以病乎？且脈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證已急，不可稍緩，待脈應而未應，欲不待則惑於心，欲待之則慮其變，二者之間，將從病歟？將從脈歟？吾不得無疑於此也。或詰余曰：『仲景傷寒論引此而繼以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之語。夫桂枝表藥，承氣裏藥，反則爲害，是固然矣。然麻黃湯亦表

所計細數，止聞三百九十七法之目，遂自就論中尋而數之，欲以實其細數，然而卒不能實，故作此舍本之說以其後人，反又不逮林億所言也。竊嘗思之，縱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不出於林億等，而出於億之前，亦不足用，此言既出，則後之聞者，必當覈其是非，以歸於正，而乃遵守聽從，以爲千載不易之定論，悲夫！余今於三百九十七法內，除去重複者，與無方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之，得二百三十八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三十八治，如此則庶或可通也。若以法言，則仲景一書，無非法也，豈獨有方者然後爲法哉？且如論證論脈，與夫諄諄教戒，而使人按之以爲望聞問切之準則者，其可謂之法乎？其不可謂之法乎？雖然，六經之外諸條，其二家去取不同，固不必辨，然其於六經之中，尤每有悖理而不通者，姑陳一二。如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林億所校本，則自太陽病止勿令誤也爲一法。自若酒客病止杏子佳爲一法，自凡服桂枝湯止吐膿血也，則爲證不爲法，程德齋鈐法，則自太陽病止隨證治之爲一法，自桂枝本爲解肌止必吐膿血也爲一法，又林億本於病脅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一條，則數爲一法，於其餘死不治者，則皆不數，程德齋鈐法，於陽明病下血讝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愈，一條則不數，而太陽刺肝俞肺俞期門諸條，却又數之而勿遺，餘如兩條同類，一云當汗而無方，一云當汗而有方，則取其有方者，而略其無方者，又如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取者，蓋亦甚多，不可悉舉。若此者悖理不通，二家皆所不免，所謂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苟熟玩論之本文，以較其言，則罅漏出矣。

### (六)四逆厥辨

成無己註傷寒論有云：『四逆者，四肢不溫也，厥者，手足冷也，傷寒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傳到太陰，手足自溫，至少陰，則邪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溫。及至厥陰，則手足厥冷，是又甚於逆。經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

曰四法，可下篇註曰四十四法，汗吐下後篇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三百八十七法，然少陽篇有小柴胡湯一法，其不言者恐脫之也。又可吐篇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恐誤也。併此脫誤四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之中，亦僅得三百九十一法耳，較之序文之說，猶欠六法，乃參之脈經，其可汗可吐等篇外，比傷寒論又多可溫可灸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諸篇，欲以此補其所欠，則又甚多而不可用。元泰定間程德齋又作傷寒鈐法，其自序曰：『若能精究是編，則知六經傳變三百九十七法，在於指掌矣。』又曰：『六經二百一十一法，霍亂六法，陰陽易差後勞復六法，痓濕暍九法，不可汗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法，不可下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餘亦以其說通計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尚欠七十八法，觀其序文乃如彼，考其所計乃如此，則知其猶未能灼然以得其實數而無疑也。故下文細數中止重敍六經霍亂痓濕暍陰陽易差後勞復諸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諸法，再不重敍也。近批點傷寒論者，何不考其非，乃一宗其所鈐字號，而不敢少易乎？余由是屏去其說，但即論之本文，寢食與俱，以細繹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計之數，於理不通，而非仲景叔和之說矣。夫傷寒論，仲景之所作也，至叔和時已多散落，雖叔和搜采成書，終不能復其舊，然則今之所傳者，非全書也明矣。後之昧者，乃不察此，必欲以全書視之，爲鈐爲括，斷之曰：『某經幾證，某經幾證』，以謂傷寒治法略無餘蘊矣。殊不知其間有論無方者甚多，至若前篇引內經所敍六經病證，除太陽少陰證爲後篇所有外，其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言胷脅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若此者，非皆本無也，必有之而脫之耳。雖然爲鈐括者，膠柱調瑟，但知叔和之重載，而莫知其所以重載之意也。夫叔和既撰次於搜采之餘，復重載各篇方治，并諸可與不可方治者，非他，不過慮人惑於紛亂，故示之以簡便而已。林億乃不解其意，遂不問重與不重，一槪通數之以立總目，何不觀重載八篇之中，其方治者止有一十五條，爲六經篇之所無，其餘一百五十三條，皆六經篇已數過者，安有一法而當兩數之理乎？雖程德齋去取與林億頗異，然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其不重數發汗後并吐汗下[illegible]一法當兩數者，與林億所計，可以異哉？惟原其意，以亦不見林億

#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 醫部彙考三百四十五

### 傷寒門十一

明陶華全生集

㈠提綱

傷寒一證，原有活人書明理論指掌圖傷寒論，其中有論闕方者，有方闕論者，有脈無證者，有證無法者，蓋仲景之書，歷年既久，遺失頗多，王叔和以斷簡殘編而補方造論，成無己乃順文註釋，而苴集成書，所以遺禍至今而未止也。今之治傷寒者，一二日不問屬虛屬實，便用麻黃桂枝之類汗之，三四日不問在經在腑，便用柴胡葛根之類和之，五六日不問在表在裏，便用承氣之類下之，以致內外俱虛，變證蜂起。殊不知人之表裏虛實不同，邪之傳變有異，豈可以日數爲準耶？蓋風寒乃天之客邪，其中於人也，或入於陰，或入於陽，原無定體，非但始太陽而終厥陰也。或有自太陽始，日傳一經，六日傳至厥陰，邪氣自衰，不傳而愈者，或有不罷再傳者，或有即傳者，或有間經而傳者，或有傳至二三經而止者，或有始終只在一經者，或有越經而傳者，或有初入太陽不作鬱熱，便入少陰而成寒證者，或有直中陰經而成眞寒證者，或有足經客熱而傳入手經者，或有證變者，或有脈變者，或有取證不取脈者，或有取脈不取證者，皆緣經無明文，後人妄治，使蒙害者多矣。夫麻黃桂枝二湯，仲景原爲冬月正傷寒立也，今人乃

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四者，皆寒冷之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虛寒之證也。四逆與厥相近而非，經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與厥有異也。吁！斯言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歟？竊嘗攷之仲景言四逆與厥者非一，或曰四逆，或曰厥，或曰厥逆，或曰厥冷，或曰厥寒，或曰手足逆冷，或曰手足厥逆，或曰手足厥冷，或曰手足厥逆冷，細詳其義，俱是言寒冷耳。故厥逆二字，每每互言，未嘗分逆爲不溫，厥爲冷也。然四肢與手足却有所分，其以四字加於逆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脛以上言也。其以手足二字加於厥逆厥冷等之上，及無手足二字者，是獨指手足言也。既曰不溫，卽爲冷矣，尙何異乎？仲景所謂諸四逆厥者不可下，蓋以四逆爲四肢通冷，厥爲手足獨冷，而臂與脛以上不冷耳，不謂逆厥有不溫與冷之別也。故又曰：『厥者手足逆冷』是也，以逆冷二字釋厥字，足見逆卽厥，厥卽逆也。故字書曰：『厥者逆也。』雖然，逆厥雖俱爲寒冷，而却有陰陽之殊焉。熱極而成逆厥者，陽極似陰也。寒極而成逆厥者，獨陰無陽也。陽極似陰，固用寒藥，獨陰無陽，固用熱藥。仲景以四逆散寒藥治四逆一條，此陽極似陰之四逆也。其無四逆湯熱藥治四逆之條者，安知其非本有而失之乎？且四逆湯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今以四逆湯治手足厥冷，豈非逆厥之不異乎？既以四逆爲四肢不溫，厥爲手足獨冷，何故不名治厥之藥爲四厥湯乎？成氏於四逆散治四逆條下，謂四逆爲熱邪所爲，及於明理論謂四逆非虛寒之證矣，至於少陰病死證二條下，却謂四逆爲寒甚，若此者得不自悖其說乎？是知四逆亦猶厥之有寒有熱，固不可謂四逆專爲熱邪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比之手足獨冷，則有間耳。故仲景曰：『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又曰：『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踡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又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此三條者，二爲死，一爲可治，雖通由諸證兼見而然，然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厥冷言，則亦可見四逆與手足厥冷之有輕重淺深矣。夫四肢通冷，其病爲重，手足獨冷，其病爲輕，雖婦人小子亦能知之，成氏乃謂厥甚於逆何邪？若能知四逆厥之所以異者，在於獨指手足言與兼指臂脛以上言，則不勞創爲不溫

汗之表虛者，脈浮緩，頭疼發熱惡風[illegible]

妄言發渴，脈實有力，治宜下之。裏虛者，腹鳴自利，嘔吐，有寒有熱，詳見自利嘔吐條下。如表裏俱實者，內外皆熱，脈數有力而無汗，輕用通解散，重用三黃石膏湯，通解表裏也。若夫燥熱飲水而脈洪數者，用人參白虎湯。大便不通者，下之。半表半裏之證，宜和解之。如表裏俱虛者，自汗自利而或吐，內外皆虛，脈必浮細無力，宜溫補之。如表寒裏熱者，身寒厥冷，脈滑數，口燥渴，輕則四逆散、人參白虎湯，重則承氣湯下之。如裏寒表熱者，發熱下利，身痛面赤煩躁，脈沉足冷，治宜溫補。如陽證發熱，則脈洪數而有力；陰證發熱，則脈沉細而無力。或陰證發熱，亦有脈來大者，按之必無力而散，乃虛陽伏陰也，當明辨之。

㊂標本

夫傷寒標本不明，如瞽者夜行，無路可見也。然標者病之梢末，本者病之根源，先受病謂之本，次受病謂之標，標本相傳，先以治其急者，此良法也。假如先起頭痛惡寒，就爲本，已後發熱乃爲標，此受病之標本也。浮沉爲本，虛實爲標，此脈之標本也。

㊃傳足不傳手論

傳足不傳手者，此庸俗之謬論，豈有是哉？人之充滿一身，無非血氣所養，晝夜循環，運行不息，焉有止行於足不行於手之理乎？況風寒中人，先入榮衛，其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即病之名，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嚴凝，水冰地凍，在時則足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足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能傷之。足陽明太陰中土也，與冬時無預，而亦受傷寒者，緣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寄王於四時，能始終萬物，故四時寒熱溫涼之氣，皆能傷之也。況表邪傷寒，必歸於脾胃而爲燥屎，宜承氣下之，則胃氣和矣。手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也？足之六經，蓋受傷之方分境界也。若言傷足不傷手，則可，以爲傳足不傳手則不可也。設或不傳，氣逆作喘，何經而來？仲景設有麻黃桂枝，乃肺經藥也，請試思之！又

以之通治非時暴寒溫暑，又將傳經陰證與直中陰經之陰證，混同立論，豈不誤乎？蓋暴寒溫暑，原別有方，直中陰經，必有別法，今皆亡失而無徵也。古人引領後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要在學者心領神會，活潑潑地如珠走盤始見太陽證者，宜直攻太陽，如見少陰證者，宜直攻少陰，此活法也。仲景云：「日數雖多，但見表證而脈浮者，尤宜汗之，日數雖少，但有裏證而脈沉者，亦宜下之。」況其取方立論甚嚴，曰可溫，曰可下，曰少與，曰急下，與夫先溫其裏乃攻其表，先解其表乃攻其裏，此確論也。切不可執定一二日發表，三四日和解，五六日方下，必須審脈驗證，辨名定經，一一親切無疑，方可下手，眞知其表邪而汗之，眞知其裏邪而下之，眞知其爲直陰經中而溫之，如此而汗，如此而下，又如此而溫，則桂枝承氣投之不差，薑附理中發而必當，若投劑少差，死證立見矣，可不深思而熟慮哉！嗟夫！常病用常法，不見爲難，設有感冒非時，而認作正傷寒者，有直中陰經眞寒證而認作傳經之熱證者，有夾陰傷寒夾陰中寒，而作正傷寒者，有內傷寒而作外傷寒者，有類傷寒之雜證，而作眞傷寒者，有寒疫而作時疫者，有濕溫而作風溫者，有中濕而作風濕者，有暑證而作傷寒者，有如狂而作發狂者，有血證發黃而作濕熱發黃者，有蚊迹而作發斑者，有動少陰血而作鼻衄者，有譫語而作狂言者，有獨語而作鄭聲者，有女勞復而作陰陽易者，有短氣而認作發喘者，有痞滿而認作結胸者，有傷寒下利純清水而俗呼爲漏底者，有噦而認作乾嘔者，有併病而作合病者，有正陽明腑病而作陽明經病者，有太陽無脈而便認作死證者，有裏惡寒而認作表惡寒者，有表發熱而認作裏發熱者，有陰躁而認作陽狂者，有少陰發熱而認作太陽證者，有標本全不曉者，嗚呼！胸中若不以證脈講明論方，得法但執成方以治人，一匕妄施，禍如反掌，此殺人不用刀耳。

## ㈡統論

夫傷寒三百九十七法，無出於表裏虛實陰陽冷熱八者而已。若能明此八者，則三百九十七法，可得一定於胸中也。何以言之？有表實表虛，有裏實裏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有表寒裏熱，有表熱裏寒，有表裏俱寒，有表裏俱熱，有陰證有陽證，其所治各不同，要當用藥而治之也。其表實者，脈浮緊，頭疼發熱惡寒，體痛而無汗也，治宜發表，

證一皆發熱，狀似傷寒，故醫家通以傷寒稱之。其[illegible]
解肌，略有分別。其冬月爲正傷寒者，人之著寒而卽病也。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若不卽病，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夫溫熱二病，乃冬月伏寒之所變，既變之後，不得復言寒矣。其寒疫者，乃天之暴寒，與冬時嚴寒，但有輕重之別，略可通將傷寒而治也。經云：『名正則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故傷寒乃病之總名，識其名，則其效雖有遲速，亦無失矣。不識其名而妄治，中暑作熱病，而復加燥熱之劑，以濕溫作風溫，而復加發汗，豈不死哉？

㈦辨傷寒傷風中寒不同

傷寒者，冬月寒邪傷於足太陽經，卽時病者爲正傷寒，其證便有頭疼發熱惡寒，脈浮緊而無汗，治宜發表，自然熱退身涼。若傳陽明經，便有目痛鼻乾不眠，脈微洪之證，治宜解肌，若傳至少陽，便有胸脅痛而耳聾，寒熱嘔而口苦，脈弦數之證，治宜和解表裏，若表證皆除，傳至三陰，反見怕熱，揭去衣被，躁渴讝語，潮熱斑黃，狂亂，大便不通，脈沉實而有力，治宜急下，大便通而其熱愈矣。若傷風者，初起頭疼發熱惡寒，脈浮緩，自汗，鼻塞聲重，此名傷風，亦是太陽病起，若傳至各經，依前傷寒條下治之。其春夏秋三時，雖有惡寒身熱微頭疼，卽爲感冒，非時暴寒之輕，非比冬時正傷寒爲重。

若中寒者，寒邪卒時直中陰經，卽發而暴也。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發，溫補自解，比之傷寒爲尤甚。如寒中太陰，中脘腹痛嘔吐滿悶，其脈遲緩，宜藿香正氣散，合理中湯，寒甚加附子。如寒中少陰，則臍腹疼痛，或吐瀉厥冷踡臥，其脈沉細，宜五積散，加茱萸。寒甚足冷，加附子四逆湯。如寒中厥陰，則小腹至陰疼痛，口吐涎沫，其脈沉遲，用茱萸附子四逆湯，寒甚手足指甲脣皆靑，舌捲囊縮，脈伏絕者，用蒸臍法及大劑薑附以溫之，不然則死矣。

㈧審證問因察形正名

夫審證問因察形正名與脈俱當，乃可以言治也。若不明證而治，則害人於彈指間矣。凡至病家，未診先問，最爲有準，故當問其得病之因，所有輕重之異，且四時天令，惟冬寒爲重，暴寒爲輕，傷寒爲重，感寒爲輕，中寒尤甚重也。中

傷寒至五六日間，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句，目赤脣焦，口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嚥，終日不與則不思，六脈沈數而不洪，心下不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至十日以來，形如醉人，醫見神昏不語，多用承氣下之，則誤矣。蓋不知此熱傳少陰心也。然未知是何經而來？答曰：『太陽傷風，風爲陽邪，陽邪傳衞，陰血自燥，熱入膀胱，壬病逆傳於丙，丙丁兄妹，由是傳心，心火上而逼肺金，所以神昏也。謂肺爲淸虛之臟，內有火邪，宜梔子黃芩黃連湯，若熱在丙，宜導赤散，熱在丁，宜瀉心湯，若誤用涼膈散，乃氣用血藥也，如左手寸脈沈滑有力者，則可下之，或用犀角地黃湯，近於是也。若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且陽明經藥也，此解陽明經血中熱也。若浮沈俱有力者，是丙丁中俱有熱也，可用導赤瀉心各半服之，宜矣。此證膀胱傳丙，足傳手經也。又謂腑傳臟也，又下傳上也，丙傳丁者，表傳裏也，壬傳丁者，坎傳離也，名曰經傳。活人書云：『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者，此言不盡之意，又從足經而傳手經者，何以知之？經曰：『傷寒止傳一經，或間一二經，不可一途取之，但憑外證與脈參之，此活法也。與食則嚥者，知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者，以其神昏故也。熱邪既不在胃，悞與承氣下之，其死必矣，豈虛語哉！

㈤三陰無傳經

凡傷寒自三陽傳進三陰，入裏爲盡，無所復傳，故言無傳經。若言再傳者，足傳手經也。其三陰直中眞寒證，一身受邪，無分經絡，亦不再傳也。

㈥辨正傷寒溫病熱證

夫傷寒者，自霜降後至春分前，天令嚴寒，水冰地凍而成殺厲之氣，人觸犯之，卽時病者，爲正傷寒；若雖冬月而天令溫煖，感之則爲冬溫；如至春分節後，天令溫煖，人感壯熱而病者，爲溫病；若雖至春分，而天令尚寒，冰雪未解而感寒者，亦傷寒也；若三四五六七八月之間，天道忽有暴寒，感之而爲病者，此時行寒疫也，卽感冒傷寒；若夏至後人感壯熱，脈洪大者，爲熱病；若四時天令不正，感而爲病，長幼率皆相似，互相傳染者，此名時氣。夫時氣者，一曰時

脈數大無力則知是虛陽伏陰標與本病也若初病起頭不疼口不渴身不熱就便怕寒厥冷踡臥或腹痛而吐瀉，或戰慄面如刀刮，則知是腎經直中本病也。若無熱惡寒，面色青，小腹絞痛，足冷脈沉，踡臥不渴或吐利，甚則舌卷囊縮，昏沉不省，手足指甲皆青，冷過肘膝，心下脹滿，湯藥不受，則知是腎經夾陰中寒，本病也。若身熱面赤，足冷脈沉，身疼痛，下利清穀，則知是陰利寒證，俗呼漏底也，其脈沉實有力為陽經熱邪傳入少陰，標病也。脈沉細無力為直中寒證，數大無力為虛陽伏陰，其夾陰傷寒，陰極發躁，脈皆沉也。厥陰病家，如言發熱惡寒似瘧狀，則知是陽經熱邪傳入厥陰經，標病也。若煩滿囊拳，消渴，舌卷譫妄。大便不通，手足乍溫乍冷，則知是陽經熱邪傳入厥陰經傳，標病也，若初病起，頭不疼，口不渴，身不熱，就便怕寒，四肢厥冷，或小腹至陰疼痛，或吐瀉體痛，嘔噦涎沫，甚則手足指甲面脣皆青，冷過肘膝，不溫，舌卷囊縮，則知是厥陰經直中，本病也。其脈浮緩為標，微浮微緩，不嘔清便，標病自愈也。沉實有力為標，微細無力或伏絕為直中也。又有頭痛發熱惡寒，身不痛或噯氣，或作酸或惡聞食臭，或欲吐而不出，或吐之而不盡，或惡心，或短氣或痞滿，或䐜脹，或胃口作痛，或腹中痛，或心下痞塞，按之則痛，則知是飲食內傷之證。若頭疼身熱，惡寒拘急，惡心，中脘痞滿，或吐或嘔，或痛或瀉，則知是夾食傷寒也若頭疼身熱，惡寒微汗，微渴，踡臥懶言，脅痛骨腿痠疼，則知是勞力傷寒也。若身熱惡寒，隱隱頭痛，喘欬煩悶，胷脅體痛，左脈緊盛，右脈洪滑，或寸脈沉伏者，則知是夾痰傷寒也。若頭痛身熱惡寒，脅痛脹滿，體痛，氣鬱不舒，左脈緊盛，右脈沉者，則知是夾氣傷寒也。若心胷脅痛，小腹有痛處不移，一般頭疼身熱惡寒煩渴，則知是血鬱內傷外感也。大凡陽證則身熱，脈大有力而足煖，陰證則身寒，脈小無力而足冷，然少陰雖有身熱，六脈無力而足寒，故少陰得太陽證也。夫正其名者，蓋名正則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矣。傷寒有傷風傷暑傷濕溫病熱病時氣寒疫冬溫溫毒風濕濕溫中暍等證，皆以傷寒稱之，殊不知傷寒乃病之總名也，各從本條下治之。夫以傷寒言證不言病者，有明證見證之義存焉，就如婦證妊而贓證盜，與兩證殺，則病對證之義明，不得逃其情矣。且人之心肝脾肺腎，藏而不見，若夫耳目口舌鼻，則露出而可見者也。五臟受病，人豈能知之？蓋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肝病則目不能視，心病則舌不能言，脾病則

寒者，寒邪直中陰經，故曰尤重也。有因空腹而著寒，有因脫著衣服而著寒，有因汗出當風而著寒，有因睡臥傍風而著寒，有因勞力辛苦而著寒，有因慾事不謹而著寒，有因先傷於食而後傷於寒，此問因之大法也。其審證察形者，蓋傷寒有一病則有一形，證見於外，可察而知之，舉其六經形證者言之，以證所生之病，證脈相同，藥無不應矣。太陽病家，如言病人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惡心拘急，體痛骨節疼，則知是太陽經表證，標病也。若加發熱煩渴，小便不利，則知是太陽經傳裏證，本病，熱結膀胱也。若或有汗，惡風不惡寒，則知是傷風而非傷寒也。其脈浮緊有力為傷寒，浮緩無力為傷風，其要在脈靜為不傳，脈躁盛為傳也。傷風脈當浮緩而反緊盛者，其證熱盛而煩，手足皆溫，則知是傷風而得傷寒脈，躁盛為傳也。傷寒脈當浮緊而反浮緩者，其證不煩少熱，四肢厥冷，則知是傷寒元氣虛而得傷風脈也。若或身熱惡寒，頭疼而脈反沉，則知是太陽得少陰脈也。若無頭疼，但有身熱惡寒而脈沉，則知其病還在少陰經也。陽明病家，如言身熱微惡寒，頭額目痛，鼻乾不眠，則是陽明經表證，標病也。若加身熱煩渴欲飲，汗出惡熱，則知是陽明經傳裏證，本病也。若潮熱自汗，譫語發渴，不惡寒而反惡熱，揭去衣被，揚手擲足，或發斑黃狂亂，大便燥實不通，或手足乍溫乍冷，腹滿硬痛喘急，則知是正陽明胃腑傳裏本實病也。其脈微洪為標，洪數為本，沉數為實也。少陽病家，如言頭角痛而目眩，胷脅痛而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心下滿悶，則知是少陽經病也，其脈乃弦數焉。太陰病家，如言身體壯熱，腹痛咽乾，手足溫，或自利不渴，則知是陽經熱邪傳太陰經，標病也。若加燥渴腹滿，身目黃，小水赤，大便燥實不通，則知是太陰經傳本病也。若初病起頭不疼，口不渴，身不熱，就便怕寒，手足冷，中脘腹滿痛，吐瀉，小便清白，或嘔噦，則知是太陰經直中本病也。若初病起無熱不渴，止有胷膈膜脹滿悶，面脣皆無光澤，或嘔，胷腹急痛，手足冷，自覺不舒快，少情緒，則知是太陰經因生冷傷於脾胃而為內傷寒也。其脈沉緩為標，沉實為本，沉細直中也。其內傷寒亦沉細焉。少陰病家，如言引衣踡臥而惡寒，或舌乾口燥，譫語發渴，大便不通，則知是陽經熱邪傳少陰，標病。若或身熱面赤足冷脈沉，則知是腎經自受夾陰傷寒，標與本病也。若加煩躁，

或二三七自然汗出身涼而愈，只須小柴胡，見熱甚合解毒湯，只要扶之使正，便是醫之功也。若發汗雖汗而熱不退，益重其虛，切戒切戒！

## ㈨傳經證治脈要

凡察傷寒脈法，得其綱領，如拾芥耳。求之多岐，則支離破碎，如涉海問津矣。蓋脈與證理，一而已。浮大動數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然脈理精深，今人何能到此田地？夫脈者，天眞委和之氣，乃榮衛之道路，實先天後天之造化，人之陰陽爲先天，人之氣血爲後天，無所窮盡，指下難明者，眞言也。誇言通曉者，但能言而不能行也。予專以浮中沉三脈候而治之，察其陰陽表裏虛實，如見其肺肝然，無所逃其情矣。原夫傷寒因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入皮膚肌肉，次入筋骨腸胃，以此推之不難也。且風寒初入，或先在太陽寒水之經，此經本寒標熱，便有惡風惡寒頭疼發熱之證見矣。蓋寒鬱皮毛，是爲表證，若在他經，則無此證矣。脈若浮緊，無汗，爲傷寒，當發表得汗爲解，脈若浮緩，有汗，爲傷風，當實表散邪，汗止爲解。若無頭疼惡寒，脈又不浮，此表證罷而在中。中者何也？卽半表半裏之間，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間，卽皮膚之下，然亦有二焉，若脈微洪而長，陽明脈也，其證則目痛鼻乾不眠，微惡寒，微頭疼，用解肌便宜和解表裏；若脈弦數，少陽經脈也，其證胸脅痛而耳聾，寒熱嘔而口苦，頭角微痛，如見此證此脈，便宜和解表裏。蓋陽明少陽二經，不從標本從乎中治，過此邪傳入裏爲熱，脈不浮而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而得者方是。若脈來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躁熱燥渴，或潮熱自汗，或腹滿硬痛喘急，或揭去衣被，揚手擲足，五六日不通大便，明其熱入於裏，腸胃燥實，宜下之，大便既通，其熱自愈。若脈來沉遲無力，此爲直中陰經，眞寒也，其證無頭疼，無身熱，初病起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踡臥不渴，或兼腹痛嘔吐瀉痢，或口吐涎沫，面如刀刮者，乃陰經自中之寒，不從陽經傳入。故不在傳經熱證治例，更當量輕重以溫之。若脈沉足冷，面赤微熱，此皆夾陰傷寒也。又有脈沉足冷，面青小腹絞痛無熱者，此皆夾陰中寒也，重則舌

口不知味，肺病則鼻不聞香臭，腎病則耳不能聽聲，以此言之，其證最親切可知矣。緣太陽受病，則證見出頭疼發熱惡寒，一有傷之本經之證立見矣。以此首經推之，餘經不言可知，故言證不言病耳。設若脈證不明，誤用麻黃，令人汗多亡陽；若誤用承氣，令人大便不禁；若誤用薑附，令人失血發狂。寒冷耗其胃氣，燥熱助其邪氣，辛熱損其津液，庸醫殺人，莫此爲甚！傷寒實無定體，或入陽經氣分，則太陽爲首；或入陰經血分，則少陰爲先，脈有浮沉虛實證乃傳變不常，治之之法，先分表裏虛實陰陽寒熱標本，此爲上工；問證以知其外，察脈以知其內，全在活法，不可拘於日數，但見一二證在，便作主張，不必悉具，當如何處治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在表者汗之，散之，在裏者利之，下之，在上者因而越之，下陷者升而舉之，從乎中者和解之，直中陰經者宜溫補之，但解表不開，不可攻裏，日數雖多，但見表證而脈浮者，尚宜汗之，此理不明，攻之爲逆，經云：『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表既解而裏證具者，不可不攻裏也。日數雖少，但見裏證而脈沉實者，亦宜下之，此理不明，禍如反掌，經云：『邪氣未除，復加燥熱，即抱薪救火也。』如直中陰經，眞寒證，則無熱惡寒，腹痛吐瀉，厥冷，急宜溫補，切禁寒涼，此理不明，殺人甚速，經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或有病在一經，有用熱藥者，有用寒藥者，如少陰證用白虎湯四逆散寒藥也，少陰證用四逆湯眞武湯熱藥也，庸俗狐疑，詎能眞知而措手哉？嗚呼！能察傷寒之正名，得傷寒之方脈，如此親切，乃爲良醫，必能知寒藥治少陰，乃傳經熱證也，熱藥治少陰，乃直中寒證也。傷寒以日數言者，此大約之法，非活法也。內經云：『人傷於寒，則爲病熱，而無寒者，此言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論或寒或熱者，言其變也，合常與變而弗遺者，正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而反相爲用也。此其所以爲萬世之準繩歟！夫其傳變者，其邪熱乘虛入經，則傳也，若經實則不受邪而不傳也。太陽乃諸陽之首，傳至厥陰，厥者盡也，正氣將復而邪氣將解，水升火降，寒邪去而大汗解矣。若正氣不復，邪無所解，陽勝陰極，則舌捲耳聾囊縮，不知人事而死矣。邪在陽經則易治，傳入陰經則危殆，蓋陽盛而陰微，正虛而邪實也。又有正氣虛極，陰氣獨盛，則四肢厥冷，舌捲囊縮而死矣，此指寒證而言也。況誤下，邪陷，誤汗經[illegible]也。然又有婦人胎產而傷寒者，不與男子同治，若無胎產者治相同，過經不解者，但當見證施治也。

必以溫補元氣兼發散藥中求之。有下證者，宜緩下之。有痰挾外感者，左寸緊盛右關洪滑，其證喘欬身熱，惡寒頭疼骨一痛，即是夾痰傷寒，必以痰藥兼發散藥中求之，後以消痰降火之劑。有食鬱夾外感者，其脈左右俱緊盛有力，其證必噫氣作酸惡聞食臭或胃口作痛心下痞滿惡心，或欲吐不吐，或吐之不盡，必身熱頭疼惡寒即是夾食傷寒，必以解表藥爲先，後以消食藥爲次，其夾陰傷寒，伏陰傷寒，眞陰傷寒，備開前條不錄。凡此數者醫家之心妙也。

## ㈡察色

凡看傷寒，察其色爲先，觀其形爲次，切脈審證叅合。以決死生吉凶也。夫色有青黃赤黑白，隱於面部皮裏，氣有如亂絲亂髮之狀，隱於皮裏也。蓋五臟有五色，六經有六色，皆見於面以應五行，相生者吉，相剋者凶，滋榮者生，枯夭者死。自命宮印堂年壽準頭髮會人中等處，皆有氣色，其滋潤而明亮者吉，暗而枯燥者凶。又當分四時生剋之理，而通察之，故以傷寒五色之要者，備開覽焉。

青色屬木，主風主痛。乃足厥陰肝經之色見也。凡面青脣青，陰寒極也，若舌卷囊縮，急溫之。如夾陰中寒，小腹絞痛面色青者，亦當溫散。青如翠羽者吉，青如滋草者死。青而黑，青而紅者相生而吉，如青而白，青而枯燥者死，若脾病見青氣則難治也。

赤色屬火，主熱，乃手少陰心經之色見也，在傷寒見之，則有一陰三陽之分。如足太陽屬水，寒則水黑，熱則紅也。面色緣緣正赤者，此陽氣怫鬱在表汗不徹故也，當發其汗。陽明面合赤色者，不可攻之，合則通也，謂表未解不可攻裏，宜解肌合。正陽明內實惡熱不惡寒，或蒸蒸發熱，或日晡潮熱讝語，大便祕結脈沉數有力面赤，此裏內熱，宜下之，如表裏俱熱口燥舌乾飲水，脈數面赤，裏未實者，未可下，宜人參白虎湯和之。如少陽病半表裏，脈弦數而面赤者，宜小柴胡和解。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沉細而面赤者四逆湯溫之，此陰寒內極，逼其浮火上行於面故

捲囊縮。蓋此二者，先因慾事勞傷，腎經虛損，復感寒邪，急宜溫經散寒爲當也。其中緊要關節，吾再表而出之，太陽者陽證之表，陽明者陽證之裏，少陽者二陽三陰之間，太陰少陰厥陰又居於裏，總而謂之陰證。然三陰俱是沉脈，妙在指下有力無力中分，有力者爲陽爲實爲熱，無力者爲陰爲虛爲寒，最爲心妙。其三陽經證，前既已言，不再多錄。若夫三陰傳經熱證，脈雖開明，證猶未決，重言發明。如腹滿咽乾，屬太陰，舌乾口燥，屬少陰，煩悶滿囊拳，屬厥陰，此三者俱從陽經傳入陰經之熱證。脈見沉實有力，但當攻裏下之，如下後利不止，身疼痛，脈反無力者，又當救裏溫之。三陰傳經熱證，與三陰直中寒證，脈沉雖同，有力無力則異。證有異而治各不同，是其大法也。如其正陽明胃腑病，本風壅氣實，見潮熱自汗，讝語發渴，手足乍溫乍冷，脈見沉數有力，大便不通者，亦當攻裏下之。乃因陽經邪熱，傳入胃腑而有燥屎，此指腑病，亦屬裏而言也。實證治之奇功，指法之元妙，祕之不與俗人言可也。今將持脈手法，幷將浮中沉三圖，圖下就註證治之法，使因脈以知證，緣證以明治，比此達彼，由粗入精，永爲後人之宗驗也

㊉辨內外傷

內傷外感，俱有寒熱，醫家不能明脈得證，呼作傷寒，妄施汗下吐溫之法，輕變重而死者多矣。夫外傷有餘者，則寒熱齊作而無間；外傷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外傷惡風，乃禁一切之風；外傷顯在鼻，故鼻氣不利，擁盛有力；外傷則邪氣有餘，發言壯厲，且先輕後重；外傷則手背熱而手心不熱，左手脈來緊盛，而右手平和，此是外感傷寒證也。當作正傷寒治之必矣。內傷不足者，則寒熱間作而不齊；內傷惡寒，得溫煖即解；內傷惡風，微惡些少諸風；內傷顯在口，故口不知味而腹中不和；內傷則元氣不足，出言懶怯，且先重後輕；內傷則手心熱而手背不熱，右手脈來空大無力，而左手寸口或微或濇，此是內傷不足之證，當用補中益氣法例治之必矣。大抵有內傷而無外感者，有外感而無內傷者，以此別之，則其證判然，免致重實重虛，醫殺之患也。苟或內傷外感兼病而相挾出者，則脈證必並見而難辨，若顯內證多者，則是內傷重，外感輕，當以補養爲先，微以解表爲次。若顯外證多者，則外感重而內傷輕，當以

病人初起，頭疼身熱惡寒欬嗽，鼻塞聲重曰傷風，當疎風解表。聲嘶者肺有風熱，宜清肺經。若見脣口生瘡，聲啞者曰狐惑。若見口噤難言，手足攣搐曰風證，治法各開本條。若見卒中風，痰涎湧盛，口噤不言，或脈絕目直視，遺尿者難治。聲如鼻鼾者亦難治。但見病人喉中漉漉有聲者，即痰也，宜吐之。

㊂觀形

凡看病人身輕自能轉動者易治，身重不能轉動者難醫。若見口渴，揭去衣被，脈來有力，手足露直，揚手擲足者，此爲陽證，法當下之。若身無熱，欲得衣蓋，踡臥不渴，脈沉細昏倦者曰陰寒，法當溫之。若見口噤難言，手足牽引者曰風證，治在本條。若見病人叉手冒心，因汗過多，陰虛，法當消熱養心血。若見兩手尋衣摸牀曰撮空，雖云死證，此肝熱乘於肺金，元氣不能自主，神去魂亂，富明可治與不可治。若見身重足冷，踡臥惡寒，好向壁臥，閉目不欲見光明，懶見人言，此屬陰寒，法當溫之。若見身如被杖，疼重如山，不能轉側，此爲陰毒。若身重痛，脚手難移，小水短澁，此名風濕，治法各開本條下。若見身輕，手足和煖，開目欲見人言，此名陽證，分表裏治之。若見病人身汗如油，喘而不休，形體不仁，乍靜乍亂，脈浮而洪，此爲命絕。若見病人頭重視身，此名天柱骨倒，而元氣敗矣。若見皮膚潤澤者生，枯燥者死，形如枯骨脈脫者死，屁臭者死，大肉脫敗者死，形瘦脈大胷中氣多者死，形盛脈細，短氣不足以息者危也。

㊃視鼻

凡見病人鼻頭色靑，腹中痛，若冷者死。微黑者有水氣，黃者小便難，白者屬氣虛，赤者屬肝熱，鮮明有留飲，鼻孔乾燥者必衄血。鼻燥如烟煤，屬陽毒熱極。鼻孔冷滑而黑，屬陰毒冷極。鼻燥息如鼾睡，屬風溫。鼻塞濁涕者，屬風熱。鼻流淸涕者，屬肺寒。鼻孔癖脹者，屬肺熱。有風乃肺絕而不治。鼻衄者分點滴成流而治之也。

㊄詳口脣齒牙

凡見病人口脣焦乾爲脾熱，焦而紅者吉，焦而黑者凶。脣口俱腫赤者是熱極，脣口俱靑黑者是寒極。口苦者是膽

發赤色，非熱也，誤投寒藥即死。又夾陰傷寒，虛陽泛上，面色亦赤，但足冷脈沉者是也。及陰極發躁，欲坐臥泥水井中，脈沉足冷，微熱面赤，雖欲飲不受，即陰證似陽也。若足冷脈沉細，雖煩躁不飲水，面赤者，即陰盛隔陽也。其伏陰脈數大無力，煩躁引飲，此虛陽上升，面色亦赤。此四者俱當溫之，悞投寒藥即死。再若病久虛人，午後面與顴頰赤色，此陰火上升，不可作傷寒妄治。然三陽之氣，皆會於頭額，上至頂巔絡腦，後者屬太陽，從額至鼻下於面屬陽明，從頭角下耳中前後者屬少陽，但有紅氣赤腫者，蓋是大頭傷寒，正要知此部分。凡心熱則額先赤，肺熱則鼻先赤，肝熱則左頰赤，脾熱則右頰赤，腎熱則兩頤赤。若赤而青，赤而黃，相生而吉；赤而黑，則相剋而凶。赤如雞冠者生，赤如衃血者死；若命宮印堂年壽準頭髮會人中等處，赤氣明潤者生，枯夭者死。若肺病色赤則難治也。

黃色屬土，主濕，乃足太陰脾經之色見也。凡脾胃濕熱所蒸，面目身黃，小水短澁者，屬濕熱發黃，宜分利之。若小腹滿硬而痛，面目身黃，小水自利者，屬畜血證發黃，宜下盡黑物則愈。若黃而白，黃而紅者，相生而吉；黃而青，相剋而死。黃如蟹腹者生，黃如枳實者死。病欲愈者，目眥黃，長夏見黃白則吉，黃青則凶。或腎病若見黃色則難治也。

白色屬金，主氣血不足，乃手太陰肺經之色見也。白如猪膏者吉，白如枯骨者死。凡命宮印堂年壽準頭髮會人中等處，白而枯夭者凶，白而光潤者吉。若白而黃，白而黑者，相生而吉；白而赤者，相剋而凶。凡傷寒面白爲無神，因發汗過多，或脫血所致。凡面白人不宜大汗，爲血少故也。若肝病見白色則難治也。

黑色屬水，主寒主痛，乃足少陰腎經之色見也。凡黑而白，黑而青者，相生則吉；黑而黃，相剋則凶。黑如烏羽者生，黑如炭煤者死。若命宮印堂年壽準頭髮會人中等處，黑氣枯夭者死，閃亮者生。黑氣自魚尾相牽入太陽者死，黑氣自髮會人中入口者死，黑氣自入耳目口鼻枯夭者死。凡傷寒面黑之人，不宜參芪大補。心病見黑氣則難治也。

## ㊂聽聲

凡治傷寒，若見病人寒熱交作，出言壯厲，先輕後重，此是外感陽證有餘，看在經在腑，當發表攻裏。若見寒熱間作，

凡看口舌有無胎狀，濕滑者吉，燥澀者凶。舌上白胎者胷中有寒，丹田有熱，故胎白而滑，未入乎腑，邪在半表半裏間，法當和解。舌上黃胎者必燥渴，胃腑有邪，法當下之。舌上黑胎燥生芒刺者，必燥渴，亢極則難治也，法當下之。若不燥渴，身不熱，舌上黑胎而滑者，屬陰寒，法當急溫。若舌卷焦黑而燥者，陽毒熱極，亦當下之。若舌青而胎滑，無熱不渴者，陰毒寒極，亦當溫之。凡看舌鮮紅者吉，青黑者凶，青而紫者爲陰寒，赤而紫者爲陽熱，黑者乃水剋火，故難治。舌乃心之苗，紅色應南方火，本色見故吉。凡見黑者，屬北方壬癸，腎水來剋心火也。但見舌硬舌腫舌卷舌短舌強囊縮者，必難治也。間有可生，如舌短縮，語言不清，神氣昏亂，脈脫者死。陰陽易，舌出數寸者死。其見熱病，舌上黑胎燥渴者可治，乃時火與邪火，內外合而炎燒，故舌上易生胎刺，不在必死之例。若黑胎刮不去，易生刺裂者，必死無醫。冬月黑胎者，實難治之，此不傳之心妙也。

舌胎者，若邪熱在表而未入裏，則無胎也。邪熱在裏則生胎刺，舌上津液搏結，或黃或白，或黑，或濇或滑，或生芒刺之狀，凡胎白而滑者，表邪猶未解也，宜葛根湯解之。若寒熱往來，口苦而渴，脈弦，舌上白胎者，屬少陽也，小柴胡加知母天花粉葛根，去半夏。若舌胎黃而澀，此邪傳裏漸深也，宜小柴胡湯去半夏加天花粉黃連知母。若熱聚於胃，加舌上黃胎而燥渴飲水，表裏俱熱，人參白虎湯加黃連天花粉山梔竹葉。若內實不大便者，調胃承氣湯下之。若舌上黑胎而燥，飲水不止，讝語大便不通者，急用大承氣湯下之，此火熱亢極，反兼水化，故有此象，若證未全具，猶未可下，只用小柴胡湯去半夏，合白虎湯加黃連。若見熱極飲水不止，舌上黑胎生芒刺，刮不去，見生刺者，難治，此熱毒入深，十有九死，是腎水來剋心火，乃陽熱之胎，必舌燥裂，或腫或赤，或澀或黃，或黑或芒刺，或胎白，脈必沉數有力，口渴。蓋舌者心之苗也，應南方火，鮮紅濕者吉，熱之故也。紫腫燥者凶，水剋火也。又有陰寒證，水極反來剋心火，亦生黑胎，辨其胎，必濕冷滑，不燥不濇，不渴不熱，脈必沉細，足冷，又當四逆湯溫之，此陰寒之胎也。臟結下利，舌上得胎者不治。熱病口乾舌黑者死。舌上如白胎者不治。丹田有熱而胷中有寒，四者似胎未成之狀，臟結脈陰陽俱

熱，口甜者是脾熱，口燥咽乾者是腎熱，舌乾口燥者是心熱，口噤咬牙者是風痓，唇口生瘡聲啞者是狐惑，齒燥無津液是陽明熱極，前板齒燥脈虛者是中暑。唇口舌胎斷紋者難治，齒如熱齒者難治，唇口燥裂是脾熱，若唇青舌卷，唇吻反青，環口黧黑，口張直氣，口如魚口，唇口顫搖不止，氣出不返者死證也。

㈥驗耳

若見病人耳聾脅痛，寒熱，嘔而口苦，屬少陽，宜和解。冬病耳聾屬氣虛，得元氣復實，耳自聰也。耳聾耳腫耳痛，皆屬少陽風熱，耳黑枯燥曰腎憊，若見舌卷唇青囊縮耳聾者難治，原傷寒溫熱病耳聾者，此乃爲常例也。

㈦看目

凡治傷寒，先觀兩目，若見目赤唇焦舌黑，屬陽毒，脈洪數有力，大便實，大渴譫語者，法當下之。設或大便如常，脈浮洪者，三黃石膏湯主之。若見目黃者，如小便短濇，發渴惡熱，熏黃色暗者，屬濕熱發黃，法當分利陰陽。兼小腹脹滿不痛，燥渴，大便不通者，重則茵陳湯，輕則五苓散利之，小便清白，其黃自退。若見小水自利，大便黑，小腹滿硬而痛，目黃者，屬畜血發黃，宜桃仁承氣，下盡黑物則愈，其黃自退。二證身目俱黃者，用薑相擦，法甚良，開在發黃條下。大抵發黃色明者，專主熱也，暗者主濕熱相兼，如痓病則目發赤，如衄血目瞑，白睛黃者必發黃，如身冷無熱，不渴，脈沉細而黃者，屬陰黃，法當溫之。兩眦黃者，病欲愈也。開目見人屬陽，閉目不見人屬陰，若睛自明能識見者可治，若睛昏不識人，或目上視，或眼小目瞪直視，或目邪視，或目睛正圓，或戴眼反折，或眼泡陷下，皆死證也。若見病人目睛微定，暫時稍轉動者，屬痰眼也，宜吐痰，出其眼珠自然流動光明也。凡見目中不了了者，睛不和不明白，謂見一半不見一半是也。此因邪熱結實於內，上蒸於目，但大便得通，目自明活也。

治傷寒病證，須先觀病人兩目，次看口舌，已後以兩手按其心胷至小腹，有無痛處，再復問其大小便通與不通，渴與不渴，服過何藥，或久或新，察其病之端的，脈證相同，方可以言吉凶，庶得用藥無差。此數件看法，最爲緊關切要，

法亦錄後條

㈢問大小便通利

問得病人大便不通，但元氣壯實，熱極渴甚，譫妄，不候他證，急宜下之無疑。若病稍久，元氣虛弱，大便不通者，宜蜜煎導法通之。若或遶臍硬痛，或渴甚喘急，或下利純清水，心下硬痛者，此皆有燥屎結實於內，俱當急下。如其下後利不止，身疼痛踡臥沉重，脈反沉遲無力，又當四逆湯加參朮救裏溫之，此權變之法。若病人大便自利，不渴無熱，或下利清穀，身疼痛踡臥，脈來沉細無力，或伏絕手足厥冷，急宜四逆湯加參朮薑桂升麻肉果以溫補之。若陽證協熱下利者，又宜小柴胡湯合四苓散清之，治法錄於後條。若病人小便不通，口渴，或小便赤色難通者，乃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俱用五苓散加減利之，外用熏法，不可過用利藥，空耗傷津液而反燥渴也。若不當利而反利之，恐引邪熱入膀胱而致如狂病也。

㈡問渴與不渴

問得病人若大渴譫妄，揭去衣被，揚手擲足，舌生胎刺，脈來有力，大便不通者，急宜下之。若大便如常，小水赤澀，壯熱口渴，脈洪數，與汗後大渴脈洪數者，用人參白虎湯，俱加乾薑天花粉麥冬竹葉治之。若身熱躁渴，嘔而口苦脅痛，脈來弦數者，用小柴胡加乾薑天花粉治之。若病人面赤，脈數大無力，或沉細足冷，或躁渴不飲水，雖飲水反不納者，此陰極發躁，又當四逆湯加麥門冬人參五味調辰砂末入蜜以溫之，不可用寒涼之劑。若誤用之，則渴甚躁急而死。若非深得仲景之妙，豈能至此？如見病人口不渴者，知其熱邪未傳於裏，裏無病也。若病人渴欲飲水，便知熱邪傳裏也。因內水消竭，欲得外水自救，大渴欲飲一升，止可一椀，宜少少與之，可令不足，不可令太過。若恣飲過量，使水停積心下，則爲水結胷等證矣。射於肺爲喘爲欬，留於胃爲噎爲噦，澀於皮膚爲腫，畜於下焦爲癃，滲於腸間則爲利下，皆飲水多之過也。不可不與，不可強與。經云：『若還不與非其治』，爲其津液枯竭，無由作汗，必加喘渴而死。『強飲須教別病生』，爲其成水結胷噦嘔利腫喘欬癃閉等證。大抵病人飲水後，用手按揉心胷脅下，免

緊，口中氣出，脣口乾燥，嘔者，小柴胡湯，痛者理中湯，踡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滑胎者，勿妄治也。到七八日已來，其人，微熱手足溫者，此爲欲解，或八日以上反大熱者，此難治。惡心，必欲嘔也。腹中痛者，必欲利也。一切胎狀濕滑者易治，燥澀者難醫。但用薄荷水浸青布於舌上洗淨後，用生薑薄片蘸水時時擦之，其胎自退。如夏月人病生黑胎者，因時火與邪火內外合而炎燒，故舌易生胎刺，不在必死之例，未可斷言死證，尚有可生。冬月黑胎者難治，此不傳之妙也。

㊈按心胷有無痛處

以手按病人心胷有無痛處，若按當心下痛，手不可近，燥渴讝語，大便實，脈沉有力，爲結胷證，量病輕重，輕則用小陷胷湯加枳桔下之，重則大陷胷湯下之。量元氣虛弱，宜從緩治。如不渴身無熱，脈沉無力，爲寒結胷，宜理中湯溫散之。若口渴有熱，欲水多而心胷停飲不散，有聲作痛者，爲水結胷，宜四苓散合小半夏湯滲利消之。若欬喘發渴，喉中漉漉有聲，胷脅滿痛，爲痰結胷，用加減二陳湯消之，俱用炒薑柤揉熨法。若心胷雖滿悶不痛，是痞滿也，乃表邪塡於胷中，只消小柴胡加枳殼桔梗以治其悶。如未效，本方對小陷胷湯一服最神速，世俗皆所未識，若按當心下脹滿不痛者，宜瀉心湯加枳桔，是治痞滿也。亦用薑柤揉熨法甚良。按小腹有無痛處，若小腹痛而小水自利，大便黑，兼或身黃，讝語燥渴而脈沉實者，爲畜血，宜桃仁承氣下盡黑物而愈。按小腹雖脹滿不硬痛，小水不利，卽溺澀也，以五苓散利之，不可大利，恐傷耗津液而反燥渴。如按而小腹遶臍硬痛，渴而小水赤，讝妄，大便不通，有燥屎也。傷寒結胷痞滿，今醫不分曾下與未下，便呼爲結胷，便與枳桔湯，反成眞結胷者有之。殊不知乃因下早而成滿硬痛者爲結胷，未經下者非結胷也，雖滿悶不硬痛者爲痞氣，乃表邪傳至胷中，未入於腑，證雖滿悶，尚爲在表，證屬少陽部分，治法開結胷痞滿條下，宜從緩治，不宜峻利。上焦乃淸道，至高之氣分，若過下之則傷元氣也。原太陽證無汗，此寒傷榮血，當服發汗藥，爲當。醫者不達，而反下之，榮血重傷而成痞滿。太陽證自汗，此風傷衞氣，當服

眞元醫之切要得心應指自然神效豈有殘人之生者乎

㊂浮中沉三候脈形狀主病

浮　初排指於皮膚上，輕手按之則得曰浮，此寒邪初入足太陽膀胱經，病在表之標，可發而去之。雖然，治之則有二焉：寒傷榮則無汗，法當表；風傷衛則自汗，法當實表散邪，一通一塞，不可同也。蓋風則傷衛氣〃，氣本屬陽，風亦屬陽，陽則從陽，故傷衛氣。陽主開泄，皆令自汗，故用辛甘溫之劑，則實表散邪也。其寒則傷榮血者，血本屬陰，寒亦屬陰，陰則從陰，故傷榮血。陰主閉藏，皆令無汗，用輕揚之劑以發表散邪，正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從其類也。

浮緊有力，無汗，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惡心拘急，體痛骨節疼，此爲傷寒，邪在表，宜發汗，冬時用麻黃湯，三時用芎蘇散羌活沖和湯。類傷寒證者，宜從別治。

浮緩無力，有汗惡風，發熱頭痛，惡心拘急，體痛，腰脊強，背骨節疼，此爲傷風，邪在表，宜實表散邪，冬月用桂枝湯，三時加減沖和湯。腹痛小建中湯，痛甚桂枝大黃湯。

中　按至皮膚之下，肌肉之間，略重按之而得，是爲半表半裏證，然亦有二焉。葢陽明少陽二經，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

長而有力，即微洪，此名爲陽明胃經，微頭疼身熱，目痛或眼眶痛，鼻乾不眠，無汗，用葛根解肌湯。若渴而有汗不解，或已經發汗後渴不解者，用人參白虎湯。無汗不可服此藥大忌。

弦而長，此爲少陽膽經，胷脅痛而耳聾，寒熱嘔而口苦，目眩，心下滿悶，頭角微疼，用小柴胡湯本方，自有加減法。或兩經合病，則脈弦而長，此湯加乾葛芍藥有神效。緣膽無出入，有三禁，不可汗下吐也，止宜小柴胡解表裏，再無別湯。

沉　重指按至肌肉之下，筋骨之間方得者，曰沉脈，然亦有二焉。陰陽寒熱在沉脈中分，無人知此實祕訣也。夫陰

致停畜爲前患也。如燥渴欲飲，啖生冷，宜用梨子西瓜甘蔗白蜜食之，如瀉利則不可食也。

㊂持脈手法

凡持脈之時，必先調平自己氣息，正心誠意以診之，不可思別事也。男先審左，女先審右，以中指先按手掌後高骨下動脈應指，乃關部也，次下前後二指，前指按寸口陽也，後指按尺部陰也，關爲陰陽中爲關界也。若人長則疎排三指，人短則密排三指，人瘦則肌肉薄，宜輕取，人肥則肌肉厚，宜重取。一呼一吸爲一息，大抵脈來一息四至爲平脈，則無病也。六部之中，獨大獨小，偏遲偏速，此爲病脈。凡脈來有力，卽爲有神，宜攻不宜守，脈來無力，卽爲無神，宜補不宜瀉。如輕重按之應指而起，此爲有力，如輕按雖應指而重按不應指起者，此爲無力，浮中沉六部皆然。大則病進，小則病退，此指陽證而言。沉伏病進，遲緩病退，此指陰證而言。脈來乍大乍小，乍疎乍數，此爲怪脈，汗下後，脈當安靜而反躁亂身熱者死。溫後脈當漸出而反歇止者死。暴出者亦凶。傷寒過經，眞臟脈見者死。傷寒見表證而脈伏者，有邪汗也，表解邪自除，正如欲雨而天鬱熱，晴霽而天反涼。傷寒病後別無刑剋證，或昏沉冒昧，脈或伏或靜者，此欲汗也，勿攻之，當生脈補元氣，元氣復來，一汗而涼，此重陰欲陽之義，便如久旱將雨，六合陰晦，雨後庶物皆甦，此換陽吉兆。傷寒腹痛，脈必伏，或吐瀉脫元而無脈者，隨病而施，將薑汁磨木香調麝香半分，入獨參湯，服下脈至者生，不至者死。傷寒之脈，陰陽俱調停，無偏勝，三部同等，脈證皆同，安之兆也。傷寒脈無單至，必曰浮而弦，浮而數，沉而緊，沉而細之類，六部皆然。浮沉之脈，輕重指而取之，遲數之脈，呼吸息數而取之，中脈者，不輕不重而取之。浮爲表，表屬陽，中爲半表半裏，屬陰陽相半，遲爲寒，數爲熱，傷寒脈來數大無力，爲陽中伏陰，法當溫補；浮數有力，此爲純陽，法當助陰而抑陽；浮緊有力，此爲寒在表，法當發散；沉實有力，陰中伏陽，法當攻下；沉細無力，此爲純陰，法當退陰而助陽，沉數有力，此爲熱邪傳裏，法當清解邪熱。如浮而遲濇，浮而軟散，凡此皆虛。如浮而緊數，浮而洪滑，凡此皆實。如沉而細弱，沉而遲伏，凡此皆虛。如沉而滑數，沉而實大，凡此皆實。脈虛者正氣自虛，脈實者，邪氣[illegible]。日傷寒初病，先以尺寸斷之，若過經元氣虛，則於關部取胃氣，凡此數者脈之

#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 醫部彙考三百四十六

### 傷寒門十二

明陶華全生集

㈢內外傷脈法

夫內外傷證與傷寒相似甚多，而脈本有以異也。今之庸醫，罔知其源，惟圖己利，竟不按脈察病，一概呼爲傷寒，妄施汗下吐溫之法，以致虛者愈虛，實者愈實，醫殺之也，深可悲！夫今遂將心要脈法備開於後云：

左手脈來緊盛，卽是傷寒外感，右手平和。

右手脈來緊盛，卽是飲食內傷，左手平和。

左右手脈俱緊盛，卽是夾食傷寒，此爲飲食內傷外感。

左手脈來空大，右手脈來緊盛，卽是勞力傷寒，亦爲內傷外感。

左右手脈來沉細或沉伏，面色青，手足冷，小腹絞痛，甚則吐利，舌卷囊縮者，卽是夾陰中寒，此是眞陰證。

左右手脈來沉細，身熱面赤足冷，卽是夾陰傷寒，此爲色慾內傷外感。若加煩躁欲飲，面赤足冷，脈沉或兼吐利者，此是陰極發躁。

陽寒熱表裏虛實之理，皆出乎浮中沉三字，其可不謹察乎？

沉數有力則爲陽明胃腑本病，此表解而熱傳入裏，其惡寒頭疼悉除，反見怕熱燥渴，譫語狂妄，揭去衣被，揚手擲足，或潮熱自汗，或喘急悶痛，五六日大便不通，輕則大柴胡湯，重則大承氣湯選用，大便通而熱愈矣。設有頭疼因大便不通，熱氣上蒸於頭也，下後痛自愈。然大便不結，豈敢下乎？

沉遲無力爲寒，此三陰自中，眞寒證無頭疼，無身熱，口不渴，初病起怕寒，手足厥冷踡臥，或兼腹痛吐瀉，或戰慄面如刀刮者，或吐涎沫，輕則理中湯，重則四逆湯溫之。若脈浮足冷面青，小腹絞痛，此夾陽中寒也，急用茱萸四逆湯溫之，若脈沉足冷，面赤身熱或躁，此蓋夾陰傷寒也，急用麻黃附子細辛湯，溫經散寒。夫夾陰之證，醫者不識，悞死者多矣，若非眞得仲景心妙，焉能識此證也？醫當愼之！診脈須當分三部九候，每部必先浮診三候，輕下指於皮膚之上，按之以候三動也。中診三候，略重指於皮膚之下肌肉之上，候三動也。沉診三候，重指於肌肉之上，筋骨之間，候三動也。三三而成九候，然後知病淺深表裏，以爲處治之標的也。

（五）禁忌

凡見傷寒吐蚘者，雖有大熱，忌用涼劑，犯之必死。蓋胃中有寒則蚘上膈，大凶之兆，人皆未知，先當溫劑以定蚘，後用涼劑以退熱，開吐蚘條下。

凡治傷寒若經十餘日以上，尚有表證當汗者，宜羌活沖和湯微汗之。十餘日有裏證宜下者，當大柴胡微下之。蓋傷寒過經，正氣多虛，恐麻黃承氣太峻，若悞用麻黃令人汗多亡陽，悞用承氣令人大便不禁，故有此戒。若表證未除，裏證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得以大柴胡湯通表裏而緩下之。又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有下證者，亦宜微下之。或蜜導法不傷元氣，如元氣壯實，不在禁例，隨病制宜。

凡見傷寒尺脈弱而無力，切禁汗下，寸脈弱而無力，切忌發吐，宜用小柴胡和之。

凡治傷寒若汗下後，不可用參芪大補之劑，宜小柴胡和之。若用大補，使邪氣得補而熱愈盛，變生他證矣。所謂治傷寒無補法也。如曾汗下後果是虛弱之甚，脈見無力，方用人參三白湯加柴芪甘溫補之。其勞力內傷，不在禁補之例，看消息用之也。

（六）足太陽經證治

夫足太陽膀胱經，乃諸陽之首，主氣，爲四通八達之衢，故多傳變受病爲先，其經起於目內眥睛明穴，從頭下後項連風府，行身之背，絡於足小指至陰穴也，其證有頭項痛，腰脊強，惡心拘急，體痛骨節疼，發熱惡寒，此是太陽經表證標病，若有一毫頭疼身熱惡寒，不拘日數多少，便宜發散，自然熱退身涼，有何變證？要在脈靜爲不傳，脈躁盛爲傳也。治之一差，變證百出，若或發熱煩渴，小便不利者，此是足太陽傳本病，宜利小便，若小便自利如常者，不可利之。若利之則引熱入裏，爲熱結膀胱，其人如狂等證，又不可下，下之使表邪乘虛傳裏，則爲痞滿結胸脅熱利不止等證。如當發汗不可太過，過則爲亡陽肉瞤筋惕等證，故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有汗不可再發汗，汗多不得利小便也。

左右手脈來數大無力，若身熱足冷燥渴，此爲虛陽伏陰。

左手脈來緊盛，右手脈來洪滑或寸脈沉伏，一般身熱惡寒，隱隱頭痛，喘欬煩悶，胷脅體痛，此是夾痰傷寒。

左手脈緊盛，右手脈沉，一般身熱惡寒，脅痛脹滿，頭疼體痛，氣鬱不舒，此是夾氣傷寒。

左手脈緊濇，右手脈沉數，若心胷脅下小腹，有痛處不移，一般身熱惡寒頭疼煩渴，此是血鬱內傷外感。

㉕憑證不憑脈憑脈不憑證

人之脈道，乃氣血之會，臟腑經絡，寒熱虛實俱現於此，察脈對證，理所必然。然傷寒則有證脈不相符者，醫人至此，執脈執證競競紛紛矣，豈知仲景有憑證不憑脈，憑脈不憑證之說乎？余特表而出之以示學者。如經曰：『脈浮大，心下鞕，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此又非表邪可汗之法也。如脈促爲陽盛，若下利喘而汗出，用葛根黃芩黃連湯。若厥冷脈促則爲虛脫，非灸非溫不可，此又非陽盛之脈也。如陽明脈遲不惡寒，身體濈濈然汗出，則用大承氣，此又非諸遲爲寒之脈法也。但不惡寒三字爲主。經云：『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此定法也。如譫語而惡寒，必用桂枝先解之，已而下之，但看有表無表爲辨耳。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宜麻黃細辛附子湯微汗之，此又非脈沉在裏之脈法也。此仲景憑證不憑脈之治法也。如經所謂結胷證應下之，其脈浮者不可下，此又非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證也。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因與一升，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不可與承氣湯，此又非湯入腹中轉失氣者乃可攻之之證也。仲景云：『若不轉失氣者，不可與承氣也。發熱惡寒脈微弱尺脈遲者，俱不可汗，此又非在表宜汗之證也，此仲景憑脈不憑證之治法也。

㉖傷寒見風脈傷風見寒脈

傷風脈當浮緩而反浮緊者，其證熱盛而煩，手足自溫，此傷風得寒脈也，宜羌活神朮湯。內有熱而渴者，五味羌活湯。天寒有汗，用神朮湯加桂枝芍藥。若夫傷寒脈當浮緊而反浮緩者，其證不煩，少熱，四肢厥冷，此傷寒得風脈也，宜人參羌活湯。熱多無汗者，十味芎蘇散，加人參。大抵脈來浮緩，蓋元氣虛也，沖和湯加人參在內。

和解表裏隨手而愈

凡頭角疼，耳中痛耳邊腫，耳中洪洪而鳴，耳中上下腫痛，或脅滿痛，皆是少陽部分邪火爲之。若口苦，少陽膽熱也，脅下腫痛者，少陽邪結也。治之得法，有何壞證？常須識此，宜詳審之！

辨脈法：脈見弦數，本經病也。

辨證法：頭角痛而目眩，胷脅痛而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心下滿悶者，卽是半表半裏證，不從標本從乎中治。

用藥法：本經證俱用小柴胡湯隨證加減，再無別湯。

## ㊂足太陰經證治

足太陰脾經，乃三陰之首，名曰太陰，中宮坤土，其脈始於足大指隱白穴，上行至腹，絡於咽，連舌本，循身之前也。其證身熱腹滿，咽乾手足温，或自利不渴，此是陽經熱邪傳入太陰標病，宜柴胡桂枝湯。不熱若腹滿痛燥渴，身目黃，茵陳湯。小便赤，大便燥實不通，亦是陽經熱邪傳入太陰本病，宜桂枝大黃湯下之。若初病起，身不熱，口不渴，頭不疼，就便怕寒，中脘腹滿痛，或吐瀉，手足冷，小便清白，或嘔噦，此是本經直中寒邪本病，宜理中湯温之。若初病起無熱不渴，止有胷膈腹脹滿悶，面唇皆無光澤，或嘔而胷腹急痛，手足冷，自覺不舒快，少情緒，其脈沉細，此證不因嗜慾，皆因生冷之物傷於脾胃，故爲內傷寒也，治宜治中湯，温散。內有寒熱兩端，不可混治，用在得宜。

辨脈法：沉緩熱在經，沉實熱在腑，沉細寒在臟，尺寸俱沉者，太陰受病也。

辨證法：身熱腹滿，咽乾手足温者，是傳經熱證標病，宜平熱。若腹滿痛燥渴，大便不通，或身目黃者，是傳腑熱證本病，宜下之。若逆冷腹痛吐瀉者，是中臟寒證本病，宜温之。若生冷內傷寒證，宜温散。

用藥法：平熱用柴胡桂枝湯，若下之，用桂枝大黃湯。若身目黃，用茵陳湯。若温之，用理中湯，温散用治中湯。

## ㊂足少陰經證治

辨脈法：浮緊有力，是傷寒，浮緩無力，是傷風。脈浮煩渴，小便不利，是熱結膀胱，是傳本經，宜利小便。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

辨證法：自汗因表虛，乃風寒衛氣，是標病，宜實表散邪。無汗因表實，乃寒傷榮血，是標病，宜發汗。身熱煩渴，小便不利，因熱結膀胱，是傳本病，宜利小便。

用藥法：冬月正傷寒，無汗用麻黃湯，傷風自汗用桂枝湯。三時無汗用芎蘇散，沖和湯，正氣散選用，三時有汗用加減沖和湯，羌活散，熱結膀胱用五苓散。

㉙足陽明經證治

足陽明胃經，乃兩陽合病於前腑，居中土萬物所歸，其經起於鼻頞，絡於目，循於面，行身之前，終於足大指次指也。其證目痛鼻乾不眠，頭額痛，身微熱惡寒，此是陽明經之標病，不拘日數多少，便宜解肌。若身熱煩渴欲飲水，汗出惡熱者，此陽明經本病也，當清解邪熱。若潮熱自汗，讝語發渴，不惡寒反惡熱，揭去衣被，揚手擲足，或發斑黃狂亂，大便燥實不通，或手足乍冷乍溫，腹滿硬痛喘急，此是正陽明胃腑本實病也，宜急以調胃承氣湯下之。凡自汗不宜利小便，利之則津液枯竭也。

辨脈法：微洪熱在經，洪數熱在腑，沉數熱在裏，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

辨證法：身熱目痛鼻乾不眠者，是標病，宜解肌。身熱煩渴欲飲汗出惡熱者，是本病，宜清解。邪熱潮熱，自汗讝語，發渴或發斑黃狂亂，大便不通，惡熱者，是本實病，宜急下。若元氣本虛弱者，宜蜜導法。

用藥法：解肌用葛根湯，清解邪熱用白虎湯，急下用調胃承氣湯。

㉚足少陽經證治

足少陽膽經，前有陽明，後有太陽，兩陽交中，名曰少陽，主半表半裏，緣膽無出入，其脈起於目銳眥瞳子窌上，上頭[illegible]也。其證頭角痛而目眩，胸脅痛而耳聾，寒熱嘔而口苦胸滿，

若不嘔清便病自愈。若初病起身不熱，口不渴，頭不疼，就便怕寒，四肢厥冷，或小腹至陰疼痛，或吐瀉體痛，嘔噦涎沫，甚則手足指甲面唇皆青，冷過肘膝不溫，舌卷囊縮，此是本經直中眞寒本病，宜茱萸四逆湯急溫之。本經有寒熱，臨病制宜，不可執一法也。

辨脈法：沉實有力，熱在臟，微細無力或伏絕，寒在臟，浮緩熱在經，微浮微緩病自愈。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

辨證法：煩滿囊縮消渴，舌卷譫妄，大便不通，是傳經熱證本病，宜急下。四肢厥冷，或小腹至陰疼痛，或吐瀉體痛，嘔噦涎沫者，甚則手足指甲面唇皆青，冷過肘膝，舌卷囊縮，是直中眞寒證本病，宜急溫。發熱惡寒似瘧狀，是傳經熱證表病，宜和緩。如不嘔清便病自愈。用藥急下大承氣湯，急溫茱萸四逆湯，和緩柴胡桂枝麻黃各半湯。

㈢合併病

合病併病二證，世所難明，若非得其精專，焉能識此證也。其合病者，兩陽經或三陽經齊病不傳者為合病。併病者，一陽經先病未盡，又過一經而傳者為併病。且如太陽陽明併病一證，若併未盡，仲景所謂太陽證不罷，面色赤，陽氣怫鬱在表，不得發越，煩躁短氣是也。是傳未盡，尚有表證，法當汗之，麻黃湯桂枝各半湯。若併之已盡，是為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潮熱手足汗出，大便硬而譫語，法當下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腑，不傳則不入腑，言其傳變如此也。三陽互相合病，皆自下利，太陽陽明合病，主葛根湯，太陽少陽合病，主黃芩湯，少陽陽明合病，主承氣湯，三陽合病無表證，俱可下，但三陽經合病，仲景無背惡寒語句，雖則有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乃屬太陽而非三陽合病也。三陽若與三陰合病，即是兩感，所以三陰無合併病例也。大抵傷寒二陽經合病，必用二陽經藥合治之，三陽經合病，必用三陽經藥合治之。如人參羌活湯乃三陽經之神藥，麻黃湯神朮湯太陽經藥，葛根湯白虎湯陽明經藥；小柴胡湯，少陽經之藥也。

合病若冬月正傷寒，照此例用藥，若時證，其脈多有二經三經合病者，治議小柴胡。兼內傷治如勞力合補中益氣

足少陰腎經，乃人之根蒂也。三陰交中名曰少陰，其經始於足心湧泉穴，上行貫脊循喉，絡舌本，下注心胷，行身之前也。其證引衣踡臥而惡寒，或舌乾口燥，讝語發渴，大便不通，此因陽經熱邪傳入少陰本病，宜急下之。若初起身熱，面赤足冷，脈沉，此是本經自受夾陰傷寒，標與本病也，宜麻黃附子細辛溫經散寒。若加煩躁，欲坐臥於泥水井中，雖欲飲而不受，面赤脈沉足冷，此是陰極發躁，本病，宜四逆合生脈散，退陰回陽溫補。若身熱面赤足冷，煩躁欲飲，揭去衣被，脈數大無力，此是虛陽伏陰，標與本病，宜溫解表裏。若初病起頭不疼，口不渴，身不熱，就便怕寒，厥冷踡臥，或臍腹痛而吐瀉，或戰慄，面如刀刮，此是本經直中寒邪本病，宜四逆湯急溫之。若無熱惡寒，面色青，小腹絞痛，足冷脈沉，踡臥不渴，或吐利，甚則舌卷囊縮，昏沉不省，手足指甲皆青，冷過肘膝，心下脹滿，服藥不受，此乃夾陰中寒本病，宜人參四逆湯溫補之。其前少陰有身熱者，是未離於表也。六經之中，惟此一經難辨，大要以口燥渴，脈沉實有力，或大便不通者，知其熱；脈沉而遲，別其寒。至陰經則難拘定法，或可溫而或可下，因分直中傳經，此法發前人之所未發也。

辨脈法：沉實有力，熱在臟；沉細無力，寒在臟。數大無力，是虛陽伏陰，其夾陰傷寒，夾陰中寒，陰極發躁，脈皆沉也。尺寸俱微沉者，少陰受病也。

辨證法：引衣踡臥而惡寒，或舌乾口燥，大便不通者，是傳經熱證本病，宜應下。四肢厥冷，臍腹痛瀉利者，是直中寒證，宜急溫之。伏陰是標與本病，宜溫解表裏。夾陰傷寒是標與本病，宜溫經散寒。夾陰中寒是本病，宜溫補。陰極發躁證是本病，宜退陰回陽，宜急下之大承氣湯，急溫四逆湯，溫解表裏加減五積散，溫經散寒麻黃附子細辛湯，溫補人參四逆湯加茱萸，退陰回陽用四逆合生脈散。

### ㊂足厥陰經證治

足厥陰肝經，三陰交盡名曰厥陰，乃六經之尾。凡傷寒至厥陰，邪勢已極，其經始於足大指大敦穴，上環陰器，抵小

(三十九)可汗

凡頭項體痛者，或腰痛背強者，或身痛拘急者，或灑灑惡寒者，或翕翕發熱者，及尺寸脈浮緊者，與脈浮數者，或病人煩熱不解者，悉皆汗之。已上皆屬表證而得表脈，無汗者，即宜發汗，若汗後不解，表證尚在，再宜汗之。如表證已解，其熱不退者，此是傳經也，宜從別治。

(三十九)不可汗

凡口燥舌乾者，或口苦咽乾者，或咽喉痛者，或吐衄下血者，或淋血者，或小便淋瀝者，或大便瀉利者，或內傷勞倦者，或尺脈微弱者，或房勞陰虛者，或夢遺洩精者，或動氣者，或風溫濕溫中暑者，或瘡痛者，或婦人經水適來適斷者，或氣血兩虛者，或脈微細者，或新產血虛者，悉皆不可發其汗也。

(四十)可下

凡蒸蒸發熱，大便不通者，或潮熱自汗，讝語煩渴，大便不通者，或潮熱腹痛者，或潮熱腹脹硬滿者，或潮熱讝語者，或陽明自汗多，胃中必燥，大便必鞕而讝語者，或能食不大便者，或讝語脈滑而疾者，或潮熱手足濈濈然汗出大便難者，或五六日不大便繞臍腹硬痛，燥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也；或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大便不通者，或病人小便不利，乍難乍易，微熱喘滿不臥，亦有燥屎者，或吐後腹脹滿不減者，或下利脈滑而數者，此有宿食也；或下利，脈三部皆平，甚則心下硬痛者，或腹中滿痛者，或胷痛者，或內實燥滿，及發斑黃狂亂，揚手擲足，揭去衣被，不大便者，或汗吐下後微煩，小便數大便難者，或轉屎氣者，或發熱大渴，不大便者，或小腹硬滿而痛，小水自利，大便黑，此有畜血者；或潮熱不解，脈沉數，大便難者，悉皆可下之也。大抵一切下證，要知舌乾口中燥渴，大便不通，及脈沉實沉數沉疾沉滑有力者，方可下之。再以手按臍腹胷脅硬滿而痛，手不可近者，急下之無疑也。如下不盡，亦宜再下之。若下後腹中虛軟，脈無力者，此爲虛也，以參胡三白湯加當歸身和之。若下後發熱，潮熱往來，寒熱不解者，宜小柴

之類，不得過治，致生別病。先用合病藥，不愈，然後如此治。

## (三五)兩感誤治

兩感者，陰陽雙傳也，雖爲必死，然亦有可救者。虛而感之深者必死，實而感之淺者猶或可治，大羌活湯主之。蓋用藥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活人書救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殊不知仲景云太陽與少陰俱病，頭疼惡寒，爲太陽邪盛於表，口乾而煩，爲少陰邪盛於裏，陽明與太陰俱病，身熱譫語，爲陽明邪盛於表，不欲食腹滿，爲太陰邪盛於裏，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寒熱，嘔而口苦，爲少陽邪盛於表，煩滿囊拳，爲厥陰邪盛於裏也。三陽頭疼身熱耳聾脅痛惡寒而嘔。邪在表者，已自不可下之。其三陰如腹滿乾嘔口渴囊縮譫語便實在裏者可不下乎？活人書引下利身疼痛虛寒救裏之劑，而欲施治於煩渴腹滿囊縮譫語實熱之證，豈不差乎？原仲景所謂發表者，葛根麻黃是也。攻裏者，調胃承氣是也。活人書却謂救裏，則是四逆，救表則是桂枝。今以救爲攻，豈不，背若用四逆，是以火濟火，而腹滿囊縮等證，何由而除？臟腑何由而通？榮衛何由而行？故死者多矣。蓋表裏不可並攻，陰陽難同一治也。然用藥之法，助正除邪之理，可不一定於胸中乎？

## (三六)急下急溫

急下急溫者，病勢危篤，將有變也，非若常病可緩。如少陰口燥舌乾而渴，因邪熱內消，腎水津液乾枯，故當急下以救腎家將絕之水。少陰自利純清水，心下硬痛，口燥渴者，急下之。少陰腹脹滿硬，或繞臍硬痛，不大便，土勝水也，急下之陽明汗多熱甚，恐胃汁乾，急下以存津液。陽明腹滿痛爲土實，急下之熱病目不明，熱不止者多死，目睛不明，腎水已竭，不能照物，則危甚矣，急下之。六者俱大承氣湯。少陰急溫有二證，內寒已甚，陽和之氣欲絕，急溫之。少陰膈上有寒飲，乾嘔不可吐者，急溫之，用四逆湯，此急救之功也。

## (三七)脈浮可下脈沉可汗

㊺不可溫

凡口燥咽乾，及舌燥而渴者，或身熱小便赤者，或揭去衣被揚手擲足者，或喜飲冷者，或大便實者，或身發斑黃狂亂者，或妄語潮熱者，或面赤大便實煩躁讝語者，或身熱脈來有力者，或小水短赤者，要在知其脈來沉實沉數沉滑洪大有力者，悉皆不可溫之也。

㊻用藥寒溫相得

夫發表之藥用溫，攻裏之藥用寒，溫裏之藥用熱者，各有所宜也。蓋表既有邪，則為陽虛陰盛，溫之乃以助陽，陽有助則陽長而陰邪所由以消，故用辛甘發散之以為陽也，此指表藥用溫者而言之也。裏既有邪，則為陰虛陽盛，寒之乃以助陰而抑陽，陽受其抑，則微而眞陰所由以長，故用酸苦湧泄之以為陰也，此指裏藥用寒者而言之也。至於陰經直受寒邪，則為臟病，主陽不足而陰有餘，故用辛熱之劑以溫之，所以助陽而抑陰也，則陰消陽長，此則指言溫裏之藥亦明矣。若表有邪而不汗之，其邪何從而解？裏有邪而不下之，其邪何從而出？臟有邪而不溫，之其寒何從而除？以此三者，故用藥有溫涼寒熱之別，其於熱藥寒服，寒藥熱服，中和之劑溫而服之，此則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不寒不熱，溫而用之之義也。且藥之相得也，如麻黃得桂枝則能發汗，蘇葉得葱白豆豉亦能發汗，芍藥得桂枝則能止汗，黃芪得白朮則能止虛汗，防風得羌活則治諸風，蒼朮得羌活則止身痛，柴胡得黃芩則寒，附子得乾薑則熱，羌活得川芎止頭疼，川芎得天麻止頭眩，乾葛得天花粉則止渴，石膏得知母亦止渴，香薷得扁豆則消暑，黃芩得連翹則消毒，桑皮得蘇子則定喘，杏仁得五味則止嗽，丁香得柿蔕乾薑則止呃，乾薑得半夏則止嘔，半夏得薑汁則回痰，貝母得苦蔞則開結痰，竹瀝得薑汁則行經絡，桔梗得升麻則開提氣血，枳實得黃連則消心下痞，枳殼得桔梗能使胸中寬，知蘗得山梔則降火，豆豉得山梔治懊憹，神砂得棗肉安神，白朮得黃芩則安胎，陳皮得白朮則補脾，人參得麥冬五味則生脈，蒼朮得香附開鬱結，厚朴得腹皮開膨脹，草果得山楂消肉積，神麯得麥芽

胡加減和之。若煩熱不得眠者，溫膽湯加竹葉石膏主之。如下後利不止，或身體疼痛脈無力者，又當溫補之，此家傳之活法也。

㊃不可下

脈沉有表證者不可下。及惡風惡寒者，或頭項腰背強痛拘急者，或手足逆冷不溫者，或尺脈弱者，或六脈虛細者，或嘔吐者，或腹中時滿時減者，或不轉屎氣者，或腹脹可揉可按者，或臍之左右有動氣者，或腹如雷鳴者，或陽明面冷赤色者，或咽中閉塞者，或血虛氣虛者，或內傷勞役者，或陰虛勞倦者，或經水適來適斷者，或胎前崩漏者，或小便清白者，或夾陰面赤者，或心下硬者，或脈雖大而無力者，悉皆不可下之也。

㊃可吐

凡病在膈上者，及脈大胷滿多痰者，或食在胃口脈滑者，或胷滿鬱鬱微煩者，或胷中懊憹者，或胷中鬱鬱，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涎沫者，或下利日數行，寸口脈滑者，吐之，利自止也。或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結，以寒氣在胷中則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或傷寒三四日，邪在胷中者，寸口脈沉伏或浮滑，有痰者，或喉中有痰聲者，或乾霍亂心腹刺痛欲死者，或中風寒痰涎壅塞者，悉皆可吐，正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

㊃不可吐

凡病人元氣羸及老弱血氣兩虛，或房勞陰虛，或勞倦內傷，或婦人胎產崩漏，或脈虛細無力，或經水適來適斷者，悉皆不可吐之也。

㊃可溫

凡中寒者，及直中陰經者，或無熱惡寒者，或口出涎沫者，或脈虛細無力者，或脈沉遲者，或腹痛泄瀉者，或戰慄踡臥面如刀割者，或四肢逆冷者，或膈上有寒乾嘔者，或嘔吐不止者，或面戴陽者，或夾陰中寒面脣青者，或下後利

則灑淅惡寒，雖一切惡寒多屬表證，尙有陰陽所分，無汗爲表實有汗爲表虛。若發熱惡寒頭疼脈浮緊者邪入太陽表證也，宜發汗，冬用麻黃湯，三時用芎蘇散羌活湯正氣散選用。有汗惡風，脈浮緩者冬用桂枝湯，三時用加減沖和湯選用。若欲攻其裏者，但有惡寒表不解者，不可攻裏，要當先解其表也。如不惡寒而反惡熱者，此爲表解，乃可攻裏也。又有少陰無熱惡寒踡臥，足冷脈沉細者，此寒邪直入足少陰腎經裏證也，宜四逆湯溫之。經云『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又有汗後惡寒，脈浮無力者，亦爲表虛，宜桂枝芍藥湯和之。有大便不通，燥渴譫惡寒脈實者，用大柴胡湯下之。至於背有惡寒者，背爲陽，腹爲陰，背惡寒者陽不足也，陽氣不足陰氣卽盛陰盛則口中和，背上寒，附子湯溫之。陽氣內陷者，口乾燥渴，心煩，獨背上微惡寒者此裏實熱也，人參白虎湯和之。蓋微者乃不盛之謂也，非比少陰之寒甚也。少陰之病，若惡寒踡臥，手足厥冷，自利煩躁，脈不至者，則又爲不治之證矣。前所用麻黃湯桂枝湯芎蘇散羌活湯正氣散加減沖和湯神朮湯。

(兕)汗後不徹

傷寒表證，雖經發汗不解，此因汗不盡，故寒熱似瘧，一日二三發，或面赤身痒，或骨節煩疼大熱者，皆因汗出不徹故也。故傷寒熱多寒少，似瘧一日二三發面赤身痒者，此不得汗出，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傷寒若面色緣緣正赤者，此陽氣怫鬱在表，當發其汗，其人煩躁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知，若短氣者此汗不徹故也，宜更發汗則愈。若服發汗藥，汗出似解，至半日許復發煩熱不解，其脈浮數者，更發汗則愈。又若傷寒八九日不解，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者此爲表證，仍在太陽經而不傳，宜麻黃汗之。又若傷寒十日，熱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矣。

若胷脅滿痛者，屬少陽也，宜小柴胡湯。脈但浮而不弦，無胷脅痛者，還屬太陽，無汗則麻黃湯，有汗則桂枝湯。

若發汗後惡寒，有表證不解脈浮者，宜桂枝湯和之。汗後不惡寒反惡熱者，此內實也用調胃承氣湯下之。

能消食，烏梅得乾葛則消酒，砂仁得枳殼則寬中，木香得薑汁則散氣，烏藥得香附則順氣，白芍得甘草則治腹痛，茱萸得良薑亦止腹痛，乳香得沒藥大止諸疼，芥子得青皮則治脅痛，參芪得附子則補陽，知蘗得當歸則補陰，當歸得生地則生血，薑汁磨京墨則止血，紅花得當歸則活血，歸尾得桃仁則破血，大黃得芒硝則潤下，皂莢得麝香則通竅，訶子得肉果則止瀉利，木香得檳榔則止後重，澤瀉得猪苓則能利水，澤瀉猪苓得白朮則能收濕，此用藥相得之大端，醫家之心妙也。

㊼發熱

夫傷寒翕翕發熱者，乃風寒客於皮膚，邪氣怫鬱於外，表熱而裏不熱也。此太陽經表證，頭疼項強，腰背脊痛，身體骨節疼，或已發熱未發熱，惡寒脈浮緊無汗，冬月用麻黃湯，三時用芎蘇散羌活沖和湯，人參羌活散，正氣散選用。脈浮緩自汗，冬月用桂枝湯，三時用加減沖和湯，神朮湯選用。若脈浮發熱煩渴小便不利者，此熱傳太陽膀胱本病也，用五苓散利之。若陽明經發熱，目痛鼻乾不眠，微惡寒，微有頭額痛，脈微洪，宜葛根湯。若表熱未罷，邪熱傳裏，裏未作實，則表裏俱熱，口渴飲水，脈洪數者，宜白虎湯，此但輕於純在表純在裏也。若表證皆除，而反見怕熱燥渴，讝語大便實而脈沉數，蒸蒸發熱者，此爲裏熱，是陽邪陷入陰中，裏熱甚而達於外也，用調胃承氣湯下之。若少陽經耳聾脅痛，寒熱嘔而口苦，頭角痛，脈弦數，此熱在半表半裏，用小柴胡湯和之。三陰無表熱，惟少陰有表熱之證，但其脈沉足冷，用麻黃附子細辛湯，或下利厥冷，裏寒外熱，用人參四逆湯。其陰陽俱熱而不止者，汗後復發熱，脈躁疾者，下利大熱不止者，皆死證。又有三陽傳裏實熱證，口必燥渴飲水不止，揭去衣被，揚手擲足，胷腹滿痛，斑黃，狂亂讝語，大便不通，脈必沉實有力，甚則舌卷囊縮者難治，但當三一承氣湯攻裏下之，方開別條與前表熱不同也。

㊽惡寒

日晡潮熱脈實者，可下，用大柴胡湯。大便利而脈虛者不可下，用桂枝柴胡湯。凡有潮熱，必先用小柴胡，若熱不除內實燥渴者則用大柴胡，甚者用承氣湯可也。

### ⑬寒熱往來

往來寒熱，陰陽相勝，邪正分爭故也。此屬少陽半表半裏證。若陽不足，陰邪出表與爭，故陰勝而爲寒。若陰不足，陽邪入裏與爭，故陽勝而爲熱。邪居表多則多寒，邪居裏多則多熱，邪在半裏半表則寒熱相半，乍往乍來而間作也。小柴胡專主往來寒熱，寒多加桂枝，熱多加黃芩。太陽證八九日如瘧狀，一日二三度而發，不嘔清便，脈浮緩者爲自愈，不浮緩爲未愈，用桂麻各半湯。病至十日熱結在裏，燥渴大便實，往來寒熱，大柴胡下之。若往來寒熱，胷脅滿而不痛，屬半表半裏，未入於腑，小柴胡枳桔湯，未效，用小柴胡入小陷胷湯。婦人中風八九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來適斷，此爲熱入血室，用小柴胡加生地紅花當歸丹皮桂枝。若心煩喜嘔，胷膈滿，不飲食，寒熱往來，小柴胡湯。汗下後，不嘔不渴，頭汗出，胷膈滿，小便不利，寒熱往來，柴胡桂薑湯。熱多寒少，尺脈遲者，榮血不足，黃芪建中湯。候尺脈不遲，小柴胡湯。經曰：『血虛氣弱，腠理開，邪氣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邪正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痛攻上，故使嘔也，小柴胡湯。』若小柴胡證，醫以他藥下之，其柴胡證不罷者，復與小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則發熱汗出而解也。若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有結，柴胡桂枝湯。若寒熱往來，寒多者，加桂枝芍藥，熱多倍用柴胡。若胷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飲，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柴胡桂枝湯主之。寒熱汗多亦治之。

### ⑭煩熱

煩熱者，乃邪熱傳裏，不經汗吐下，則爲煩熱，乃熱而煩擾不安也，與發熱若同而異。病入煩熱，汗出則解，如未作膈實，乃但和解微汗而已。若心下滿而煩，則有吐下之殊。先煩後悸者爲實，先悸後煩者爲虛。煩欲吐，不吐，鬱悶之貌，

(五十)熱

傷寒太陽病脈浮發熱渴，小便不利者，此太陽邪熱傳於膀胱裏病也，用五苓散利之。

(五十一)惡風

傷寒則惡風，理必然也。蓋風邪傷衛，腠理不密，所以自汗而惡風也。由是觀之，惡風悉屬於陽，非比惡寒乃有陰陽之別也。微惡風者，居於密室之中，衣被之內，坦然自舒而不惡也，若見風則惡矣。惡風有汗爲表虛而脈浮緩，冬用桂枝湯，三時用加減沖和湯。惡風發熱而喘，用桂枝沖和湯。若發汗過多，遂漏不止，衛虛亡陽，惡風脈浮者，用桂枝朮附湯。惡風小便難，四肢拘急難以屈伸，同上。若風濕相搏，骨節疼痛，自汗惡風，短氣，小便不利，身微腫者，用甘草附子湯。惡風自汗而喘，用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惡風無汗而喘者，用麻黃湯。汗後七八日不解，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乾口燥而煩者，以人參白虎湯主之。

(五十二)潮熱

潮熱屬陽明，旺申未，一日一發，日晡時作，如潮候之有信，故曰潮熱，專主胃腑實熱燥糞使然。渴甚不大便，譫語脈洪數有力者，用調胃承氣湯攻之。如熱不潮，口不渴，大便不實者，不可攻也。如熱甚煩渴飲水，脈洪數大便如常者，人參白虎湯解之。若潮於寅卯，屬少陽，脈弦數，小柴胡和之。若潮於巳午，屬太陽，或脈浮緊，小便難，大便溏，熱未入腑，猶帶表證，先用柴胡桂枝以解表，候小便利而大便鞕，方可攻之。蓋攻須料量，要切脈之實大，或沉實有力，或沉數有力，或洪數有力，再審病人腹硬滿痞，或繞臍硬痛，以手按之則痛，或轉屎氣，或手足心并腋下濈濈然有汗，此內實有燥屎也。若大實大熱大渴，大滿大堅，用大承氣下之。若小實小渴小滿小堅小熱，以大柴胡，甚者小承氣攻之。若腹中不堅滿，止燥渴，大便不通，脈實有力，用調胃承氣湯。凡欲行大承氣，當先與小承氣，服下良久，病人腹中轉屎氣者，此有燥屎也，可與大承氣攻之。不轉屎氣者，初鞕後溏，不定，慎勿攻之，攻之則腹脹不食，爲難治也。陽明

可。經云「傷寒當汗不汗則人煩躁，」此之謂也。凡傷寒肌表熱甚，脈浮數不得汗出而煩躁者，速宜汗之爲當也。若表邪傳裏，讝語大渴，面赤飲水不止者，脈洪數而煩躁，人參白虎湯。陽明經腑病五六日不大便，遶臍腹硬痛，讝語渴甚，煩躁發作有時者，此內有燥屎而煩躁也，宜調胃承氣湯下之。元氣虛者，蜜導法通之。若病大熱錯語呻吟，或乾嘔不眠而煩躁，口渴脈數者，此邪在裏而煩躁也，黃連解毒合白虎加竹葉。若太陽不得汗，醫以火刦取汗不出，大熱入胃而煩躁者，此刦令煩躁也。小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入黃連山梔。凡傷寒陽微發汗，煩躁不眠，或汗下後晝夜煩躁不得眠，夜安靜身無熱，脈沉微者，薑附湯。或汗下之後，病仍不去，煩躁者，茯苓四逆湯。要在脈沉細無力，口不渴，方可用此湯，此陽虛而煩躁也。若得病二三日，脈微弱無力，大柴胡證。煩躁心下硬，能食，小承氣微利之。心中悸而煩躁者，小建中湯。惡風自汗，脈弦而煩躁者，不用此湯。若熱六七日，煩渴欲飲水者，用五苓散。無熱狂言，煩躁不安，精采不與人相當者，亦宜五苓散。又少陰病吐利嘔逆煩躁欲死者，脈必沉細，吳茱萸湯。若陰證身微熱，脈沉細手足冷而煩躁者，四逆湯。面赤加葱白，無脈乾嘔用猪膽汁。又有不煩便作躁悶者，乃陰極發躁，欲坐臥於泥水井中，其脈沉細足冷，飲水不得入口者，用霹靂散，不若生脈四逆湯尤妙。此陰盛拒陽而煩躁也。余以艾湯調硫黃末二三錢，立時出汗乃愈，此祕方也，累用累效。其結胷煩躁悉具者死，吐利四逆而煩躁者死，發熱下利厥逆而煩躁不眠者死，惡寒踡臥脈不出而煩躁者死，又五六日自利後煩躁不眠者死，此皆煩躁之不治也。又有久病陰虛發熱惡寒，午後面頰顴赤，煩躁引飲，肌熱燥熱，至夜尤甚，脈洪大按之無力，此皆血虛而煩躁也，用當歸補血湯。又有痰火升，作喘欬嗽，氣急煩悶，不得安臥，或時心煩，或時躁亂不甯，此名痰躁，用溫膽湯加辰砂苦蔞桔梗竹瀝薑汁少許爲要藥也。不在傷寒煩躁治例。

## (卅六)頭痛

頭痛者，寒邪入足太陽上攻於頭，此表證也。頭疼脈浮緊無汗，用發汗脈，浮緩有汗，宜解肌，照時令用藥。三陽經雜

但表有熱，不得汗出而煩者，脈必浮數，宜發汗即愈。發汗後解半日許，復發煩熱脈浮數者，宜再汗之。又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愈也。太陽病心煩自汗，小便數者，不可與桂枝湯，宜芍藥甘草湯。太陽病服湯後，汗出煩渴脈洪大者，用白虎人參湯。陽明病心煩喜嘔吐，寒熱往來，心下悸，小便不利，小柴胡加茯苓湯。衄血煩渴，飲水則吐，五苓散不愈，竹葉石膏湯。下後，晝煩夜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微沉，薑附湯。若汗下後，病仍不解而煩躁者，茯苓四逆湯。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躁不解，腹滿硬痛而煩渴者，有燥屎也，大承氣湯。汗吐下後，心下滿，氣上沖胸，頭眩身振搖而煩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瘥後不能勝穀氣，微煩，損穀則愈，小柴胡加枳殼。不愈，大便實者，加大黃。又有腎傷寒，表裏無熱，但煩憒不欲見光明者，時有腹痛，脈沉細，四逆湯。凡傷寒身體煩疼，即是熱疼不得汗故也。若脈浮數者，宜汗之，此表證而煩也。若煩渴脈弦數，此半表半裏證而煩也。加之寒熱脅痛而嘔，宜小柴胡去半夏加天花粉。至於胸中煩，即胸中熱而煩也。又心中煩，亦心中熱而煩也，並宜小柴胡湯加炒梔連。陽明病煩渴，脈洪數，飲水不止者，白虎湯。大便實者，調胃承氣湯。此裏證而煩也。若內傷勞役，陰虛火動而煩者，其人身倦無力，自汗，尺脈浮虛，宜補中益氣湯，加炒梔連生地麥冬黃蘗知母。若不得睡而心煩者，兼服硃砂安神丸，納其浮游之火而安神明也。大抵傷寒六七日，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禁不能言，其人躁擾欲作汗而解也。若脈和，大煩，目重瞼內際黃者，此亦欲作汗而解也。一切肌表大熱而煩，蓋欲作汗而解，再無疑矣。一如天道亢熱，人皆不安，或時大雨至，人皆涼爽，但脈不應者為難治。如足冷脈沉細者，此陰證之煩也，急用人參四逆湯溫之，又不可不知也。若發汗出煩熱不得眠者，此為胃中乾燥也，飲水者宜少與之，以救胃汁乾也。若傷寒二三日心悸而煩者，此虛煩也，小建中湯。又少陰病二三日心煩不得眠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論煩躁

煩為擾亂而煩，躁為憤怒而躁，謂煩躁者，有陰虛陽實之別也。心熱則煩，腎熱則躁，煩為熱輕，躁為熱重，所謂煩躁，[illegible]也。太陽病頭疼發熱惡寒，體痛脈浮緊，煩躁因不得汗出，此

加川芎天麻。若汗吐下之後，虛而脈數無力，心下痞滿，脅痛氣沖咽不得息，身振搖，肉瞤筋惕，久則成痿，頭眩目運者，茯苓白朮桂枝甘草湯加川芎天麻。又有血虛頭目眩運，用四物湯加人參蔓荊天麻。若氣虛頭眩目運，四君子湯加川芎當歸天麻。伏痰頭眩目運，用二陳湯，加苦蔞仁桔梗枳實蒼朮川芎天麻竹瀝薑汁。痰火上攻頭眩目運，用二陳湯加酒炒芩連山梔蔓荊川芎天麻竹瀝薑汁。陰火上沖，頭眩目運，用四物湯加炒黃蘗知母天麻。勞役內傷，頭眩目運，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天麻。若下元氣脫，頭眩目運，人參養榮湯加升麻川芎天麻。大抵治頭眩目運，非天麻不能除也。

## (五八)項背強

項背強者，太陽表邪也。無汗脈浮緊，宜發汗，麻黃湯。有汗脈浮緩，宜解肌，桂枝湯，用羌活沖和湯。太陽風痓，角弓背反張，獨頭搖，卒口噤，用小續命湯，治在痓證條下，有加減法。項背強几几無汗，用發汗，有汗用實表。几几如短羽之鳥，不能飛騰，動則伸縮其頸而兩翅奮動欲飛之貌，其病者頭項一伸一縮，故几几也。

## (五九)頭搖

頭搖者，裏病也。內有痛則頭搖，宜察痛而治之。一者，風痓獨頭搖，卒口噤；二者，心絕則頭搖，形狀如烟煤直視者死。凡頭搖多屬於風，風主動搖，風脈必弦，用神朮湯加天麻羌防全蠍殭蠶之類是也。

## (六〇)無汗

無汗者，寒邪中經，腠裏固密，津液內滲而無汗也。風暑濕皆有汗，惟寒邪獨不汗出，太陽證無汗者，冬用麻黃湯，三時用芎蘇散沖和湯六神湯選用。太陽證無汗，脈弱無陽，難作汗者，血少也，黃芪建中湯加朮附，剛痓無汗治在痓條下。少陰脈沉，發熱無汗，麻黃附子細辛湯。陽明當自汗，若無汗，身如蟲行皮中，此久虛無汗故也。熱病熱盛躁急不得汗出，此陽脈極也，死證矣。又溫病不得汗出，必發狂也，有汗者生，無汗者死。其三陰證與陰陽毒者，皆無汗也。

證，雖俱有頭疼，不若太陽專主也。太陽則頂巔腦後痛連風府，陽明則頭額痛，少陽則頭角痛。三陰無頭痛者，其脈至頸胷而還，不至於頭，故無頭疼，惟厥陰有頭痛者，是脈經於頂巔也。陽明頭額痛，目痛鼻乾，發熱不眠，脈微洪者用葛根解肌湯加川芎白芷升麻葱白。本經邪熱傳裏，不惡寒反惡熱，讝語面赤，大渴飲水不止，脈洪數者，人參白虎湯。

若大便不通，潮熱讝語，揭去衣被，胃熱燥渴，此因熱氣上攻頭目，脈沉數有力，調胃承氣湯下之。甚者大承氣下之。少陽頭角痛，耳中痛，往來寒熱，胷脅痛而耳聾，嘔而口苦，身熱脈弦數者，用小柴胡加川芎。蓋川芎乃膽經藥也。又有味家鼻塞頭疼者，瓜蔕散搐鼻，黃水出乃愈。又痰涎頭疼，胷滿寒熱喘急者，亦瓜蔕散吐之。又厥陰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脈沉厥冷加附子，此數者傷寒頭痛也。其雜證亦有頭痛者，頭乃諸陽之首，凡血虛頭痛，四物湯倍加川芎蔓荊。氣虛頭痛，四君子加川芎藁本。氣血俱虛頭痛，八物湯加藁本蔓荊。脈大無力，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荊細辛。有風頭痛，用羌活湯加天麻荊芥。有濕痰頭痛，用二陳湯加蒼朮芎芷細辛。有痰火痛者，二陳湯加酒炒芩連山梔川芎蔓荊竹瀝薑汁少許。又陰火上衝頭痛者，用四物湯加黃蘗知母蔓荊荊芥炒芩連山梔。有暴感風寒頭痛，芎蘇散加蒼朮白芷。各湯中俱加桔梗開提諸藥上行不可缺也。其食積亦有頭痛，開食積傷寒各條，故不錄。

大抵眞頭痛連於腦，手足俱青者爲眞頭痛，必死。

## ㊣頭眩

頭眩者，少陽半表半裏間，表邪傳裏，表中陽虛，故至頭眩，用小柴胡黃芪川芎天麻爲君。又汗下後而眩冒者，亦陽虛所致，用人參養榮湯加川芎天麻。少陰下利不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此虛極而眩也，人參四逆湯加川芎天麻。太陽病若下之，因復發汗，此表裏俱虛，其人必冒，胃家汗出自愈，用眞武湯加川芎天麻。太陽中風頭眩頭搖，其脈浮緊，用羌活神朮湯加川芎天麻。太陽發汗後，汗出不解，心下悸頭眩，肉瞤筋惕，振振欲擗地者，宜眞武湯加川芎天麻。太陽發汗二三次，汗出過多，肉瞤筋惕，頭眩身振，身熱脈虛數者，人參養榮湯加蔓荊炒黃蘗川芎天麻乃愈。

㉓頭汗

諸陽經絡循於頭，三陰但到項而還，頭汗者，邪搏諸陽之首，則汗見於頭也。若遍身自汗出為熱越，今熱不得越而陽氣上沖，津液上湊，故但頭汗耳。夫裏虛則不可下，內涸則不可汗，頭既有汗，不可再汗也。蓋陽明病脈洪數熱甚，但頭汗出劑頸而還，渴飲水漿，小便不利，必發黃也，此因熱不得越，用茵陳五苓散。若瘀血在內，小便利而大便黑小腹滿硬，頭汗出者為畜血，桃仁承氣湯下盡黑物則愈也。往來寒熱，胷脅痛頭汗出者，屬少陽，小柴胡湯和之。太陽中濕發黃，小便難，渴欲飲水漿，頭汗出者，茵陳五苓散，重則茵陳湯。陽明病煩渴飲水，多胷滿怔忡頭汗出者，為水結胷，五苓散利之。中濕欲面向火亦汗出者，治在中濕條下。

凡頭汗出，小便不利者，死。

凡關格不得尿，屎頭汗出者，死。若元氣下脫，額上汗出如貫珠不流者，死。與夫悞下濕家，汗出額上而喘，小便難大便利者亦陽脫也，俱死證矣。

凡頭汗到頸而還，必發黃證也。

㉔手足腋下汗

傷寒潮熱，手足心腋下濈濈汗者，此為實也。手足乃諸陽之本，熱聚於胃，則津液旁達於四肢，蘊熱則燥屎讝語手足汗出者，大承氣湯下之。挾寒則水穀不化，手足冷汗出者，理中湯溫之。是有承氣理中之不同也。陰毒寒證手足額上冷汗出者，四逆湯溫之。

按陰毒額上手背冷汗出者，此雖陰證亦有汗也，用人參四逆湯。原太陽表邪當汗之證，用麻黃湯，二三劑發汗不出者必死。然發汗頭面半身以上雖出，其下半身無汗及不至足者，必死。蓋寒自傷足經而起，汗出不至足者，是太陽膀胱氣絕也。凡溫熱病傷寒不得汗，用搗薑汁縧裹周身擦之，其汗自出，此良法也。

## (六一)自汗

自汗者，衛爲邪干，不能固密，腠理疎而汗出，不由發而自出也。有表裏虛實之分。若風傷衛氣，太陽表未解，脈浮緩自汗者，冬用桂枝湯，三時神朮湯。若汗後惡風寒，皆爲表虛，汗不止，用黃芪建中湯。太陽發熱，汗過多，汗出遂漏不止爲亡陽，用朮附湯。若陽明腑病，自汗出，不惡風寒而反怕熱，躁渴讝語，飲水不止，大便不通，脈沉數者，調胃承氣湯下之。陽明自汗小便不利者，津液少也，急下調胃承氣湯。大抵傷風則惡風自汗，傷濕則身重自汗，中暑則脈虛自汗，中暍則煩渴自汗，濕溫則妄言多汗，風溫則鼾睡自汗，霍亂則吐利自汗，柔痓則搐搦自汗，陽明則惡熱潮熱自汗，陰虛勞力則身倦自汗，亡陽則遂漏不止。自汗治開各條下，惟衛氣不與榮氣和諧，臟無他病，發熱惡風而汗自出，宜桂枝和合榮衛，使邪氣無所容之地，則邪自出而汗自止矣。言桂枝發汗者，非發也，實閉汗孔也。發字當作出字論。

凡陰證四肢厥冷，額上手背汗出者，脈必沉細，用四逆湯溫之。自汗出，小便難，身無熱，脈沉足冷者，四逆加桂枝白朮茯苓。若吐利厥冷，脈沉或伏，或身痛大汗出者，人參四逆加桂枝白朮黃芪。

凡發熱下利，大汗不止者，死。若大汗出髮潤如油，喘不止者，死。若大汗出，熱反盛，狂言不食者，死。若汗冷如冰，四肢厥冷脈脫者，死。柔汗發黃，環口黧黑者，死。凡傷寒溫熱病，汗不止，將髮披水盆中，足露於外，宜少蓋，可用炒麩皮糯米粉龍骨牡蠣煆爲細末和勻，周身撲之，其汗自止，免致亡陽而死，此良法也。方開各條不錄。

## (六二)盜汗

# 醫部彙考三百四十七

## 傷寒門十三

### 明陶華全生集

#### 身體痛

身體痛者，雖曰太陽表邪未解，又有溫經發汗之不同。如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脈浮緊無汗，屬太陽表證，冬用麻黃湯發汗，餘月沖和湯汗之。有汗脈浮緩身體痛者，亦表證也，冬用桂枝湯，餘月加減沖和湯。少陰身體痛，或吐利手足冷者，四逆湯。有陰證下利或嘔吐，身體痛，發熱脈沉遲，先救裏用四逆湯，後救表用桂枝湯。或陰證厥冷下利，脈沉，身體痛如被杖，嘔逆者，茱萸四逆湯溫之。陽證發汗後，身體痛，脈沉遲，桂枝芍藥人參湯。一身盡痛，發熱面黃，熱結在裏，小便自利，大便或祕，此為畜血證，輕則犀角地黃湯，重則桃仁承氣湯。大抵傷寒煩熱身疼，即是熱疼，汗出則解，醫當識此。無熱吐利身疼，即是虛寒，溫之則愈，勿令悞也。

凡風濕一身盡痛，身重不可轉側，中濕亦身重而疼，俱小便不利，五苓散加羌活蒼朮利之。霍亂則吐瀉作而身體痛，脈沉者，桂枝湯。表裏俱寒，則下利清穀身疼痛，先救裏四逆湯，後救表桂枝湯。又有勞倦亦身體疼痛，則脈虛困甚也，用補中益氣湯加羌活蒼朮桂枝湯，不愈，又用人參養榮湯加羌活桂枝芍藥，若身熱自汗身疼痛者，屬陽明

飲水脈洪數者人參白虎湯加天花粉黃連，若陽明本熱內實[illegible]
或發斑黃，狂亂，或成大結胷，舌上燥胎，大便不通，脈沉數者，三承氣湯量輕重選用。若內熱未實，且未可下，宜白虎湯，合小柴胡去半夏加天花粉黃連。

若陽毒證目赤脣焦，鼻如煙煤，發黃狂亂，罵詈叫喊，大渴飲水不止，舌胎乾燥，內實或下利赤黃，脈大有力，三黃石膏湯或黑奴丸。大便不通渴甚者，宜急下之，大承氣湯。經云『陽明自汗而渴，戒五苓散利小水，恐津液枯竭，故戒也。

若少陽脈弦數，口苦咽乾，發熱而渴者，小柴胡去半夏加天花粉葛根。

若心煩喜嘔而渴，胷滿脅痛而渴，日晡潮熱而渴，往來寒熱而渴，俱屬少陽，並用小柴胡去半夏加天花粉黃連，渴甚加石膏知母。凡先嘔後渴，此爲欲解，當與水解。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則爲水結胷，下利喘欬等證，隨證治之。

凡太陰虛寒，自利則不渴，惟少陰舌乾口燥而渴，有大便不通，讝語，脈沉實者，急下之，用大承氣湯。厥陰熱極消渴，能飲水，脈沉細，四肢微厥乍溫，甚則大便不通，舌卷囊縮，讝妄者，急下之，用大承氣湯。厥陰消渴，謂能飲水多而小便少，蓋熱能消水，若厥陰證熱微，厥亦微，四逆散。若厥深熱亦深，消渴者，大承氣湯下之。有少陰證口渴欲飲水不能飲，小便白色，脈沉足冷者，此下虛有寒，人參四逆湯溫之。有陰毒下利，身如被杖，自汗厥逆，脈沉疾，煩渴或腹痛胷滿燥渴者，茱萸四逆湯溫之，不可用涼劑，甚則脣青厥逆，舌卷囊縮，脈沉伏者，急灸關元氣海蒸臍法，仍用薑附大劑以溫之。又有陽證下利，脈數而渴者自愈，此渴因瀉枯津液，故渴必自愈，瀉止即不渴，不愈者必清血，宜黃芩湯。陽證發黃，頭汗出，渴飲水漿者，茵陳五苓散。大便實者茵陳湯。一切傷寒時氣熱病，欲飲水者，因內水枯竭，欲得外水自救，宜少與之，以全胃氣，氣和則愈，蓋得水能和其胃氣，汗出而解也。不可太過，若太過則水停心下爲水結胷，下利喘欬等證。

有風也，用葛根解肌湯，加羌活防風桂枝芍藥治之。有血虛發熱，身疼痛，脈浮數無力者，用四物湯加羌活知母黃蘗。痰證亦有身疼痛者，治在痰證類傷寒條下，故不錄於此。

## ㊅動氣

凡病人有動氣者，即氣痛也。臟氣不調，築築然跳動，隨所主而形見於臍之左右上下也，其人必先痞氣，而後感於傷寒，醫人不知患者有痞積在內，妄施汗下之法，致動其氣，故曰動氣。凡治不可輕舉之也。

若治傷寒，須問病人臍之上下左右有動氣否，但言有此，以手按其處牢而若痛築築動氣者是也，便不可汗下。動氣在左，若汗之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先防風白朮牡蠣湯，汗止則小建中湯；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食不下，動氣更劇，身雖熱反欲倦，先宜甘草乾薑湯，後與小建中湯。動氣在右不可汗，汗之則衄，心煩，飲水則吐，先宜五苓散，後與竹葉石膏湯；不可下，若下之津液枯竭，咽燥鼻乾，頭眩心悸，宜人參白虎湯，加川芎。動氣在上不可汗，汗之則氣上衝心，宜李根湯；不可下，下之則掌握熱煩，身熱汗自出，欲得水自灌也，宜竹葉湯。動氣在下不可汗，汗之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苦疼，目運惡寒，食則反吐，先宜大橘皮湯，後與小建中湯；不可下，下之則腹滿下利清穀，心痞頭眩，宜甘草瀉心湯。可見傷寒以看外證爲當者，蓋不待脈可見，必待問證而可得也。又有腎臟之氣內虛，水結不散，氣與水搏，即發奔豚，以其走動衝突，如奔豚之狀，皆不宜汗下，通宜理中加桂枝，去白朮，緣白朮燥腎閉氣，故去之，桂能泄奔豚，故加。然而獨不言當臍有動氣者，是可以不言而喻也。左右上下尚不宜汗，況中州乎？

動氣俱用理中湯，去白朮加桂枝。又一法，用桂枝湯亦良。二法須看有熱無熱。

## ㊆口渴

渴者，裏有熱也，津液爲熱邪所耗，分六經治之。太陽標熱在表則無渴，邪熱入膀胱之本則煩渴，脈浮數，小便不利，五苓散主之，不可與白虎湯。太陽病發渴，表未解，心下有水氣，小青龍去半夏加苦蔞天花粉。太陽病服桂枝湯，汗

解若滴點不成流者，邪猶在經，還須發散，用藥無疑。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俗人以血爲紅汗厥有旨哉！若得衄而解者，邪之輕也。得衄不解者，邪之重也。太陽病口乾鼻燥，脈浮緊，必衄血，黃芩湯。傷寒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熱乃解，若不解，陽氣重故也，宜汗之。衄家不可大發汗，汗之必額上陷，脈浮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芍藥地黃湯。陽明漱水不欲嚥，必衄，犀角地黃湯。陽明口乾鼻燥，脈浮數者，必衄，犀角地黃湯加乾葛。脈來輕輕在皮肉之間，尺中浮，目睛暈黃，必衄，脈浮數者，口乾鼻燥，必衄，並用犀角地黃湯。凡鼻衄無表證，脈不浮緊者，尚不可發汗，醫當慎之。若衄而煩渴，飲水即吐，先宜五苓散，次服竹葉石膏湯。凡衄血不止者，茅花湯加苓連京墨用劫法止之。若傷寒表證，衄血將解，不可用涼水及寒藥止住，必成畜血結胷難治，宜用犀角地黃湯，加當歸紅花，甚者加桃仁大黃，下盡黑物則愈。少陰但厥無汗，強發之必動其血，必從口目鼻耳齊出者，名上厥下竭者，難治，當歸四逆湯，仍灸太谿三陰交湧泉，一法黑錫丹治之。若人虛衄血不止者，三黃補血湯，加茅花京墨及劫法甚良。一切諸失血證，脈沉小身涼者生，脈浮大身熱者死。吐衄後脈微者易治，衄後復大熱脈反躁急者死。凡血得熱則行，得冷則凝，血屬南方丙丁火，見黑則止，腎屬北方壬癸水，蓋水能制火，故失血藥中加墨則效也。若衄而頭汗出，或身有汗不至足者，爲難治矣。

## ㈦畜血

夫畜血者，瘀血畜結於內也。表證當汗不汗，瘀血在裏必血結也。大抵看傷寒，必察病人心下兩脅小腹，以手按之則硬痛者，便當問其小便何如，若小便不利，乃水與氣，若小便自利者，乃爲畜血也。經云：『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若不愈，小腹急結痛者，用桃仁承氣湯下之。有表證者，先用桂枝湯以解外，後下盡瘀血爲愈。又太陽病六七日，脈微沉反不結胷，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小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太陽隨經瘀血在裏故也。桃仁承氣湯下盡黑物乃愈。太陽病身黃脈沉細，小腹硬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

若全不與飲，則內水乾燥，無由作汗，必加喘渴躁亂而死。若病人飲水，必須令人以手摩揉心胷脅下，使水氣行散不至停畜也。大渴舌乾胎燥者，用薄荷搗浸涼水，時時噙漱，以免乾燥而渴。其雜證陰火動而渴者，用四物湯加黃蘗知母天花粉黃連，若中暑脈虛而渴身熱者，白虎湯加香薷黃連辰砂調服。

(六八)口燥舌乾

舌乾口燥者，因邪熱聚胃，消耗津液，屬正陽明胃腑病，乃胃汁乾也，調胃承氣湯下之。其少陰舌乾口燥者，因內水枯竭，即熱消腎汁乾也，用大承氣湯急下之。其少陽口苦乾者，小柴胡湯加天花粉乾葛和之。陽明身熱背惡寒口燥舌乾者，白虎湯加人參。若脈沉足冷舌乾胎燥者多死。

(六九)吐血

吐血者，口中出血也。諸陽受熱，當汗失汗，使熱毒入深，積畜於臟，遂成吐血也。凡見眦閉目紅，神昏語亂，眩冒迷妄，煩躁漱水，驚狂譫語，背冷足寒，四肢厥冷，心胷腹脅滿痛，小水自利，大便黑者，皆瘀血證也。雖有多般，不必悉具，但見一二證，便作主張血證治之。初得此證，急宜用藥，有畜血上焦漱水不嚥者，犀角地黃湯。若吐鮮血血不止燥渴者，黃連解毒湯加丹皮生地，磨京墨吞下四生丸。

若血結滿硬而痛燥渴者，桃仁承氣湯，下盡黑物則愈矣。

凡病神昏者多死，此證神昏亦宜速下，遲之亦殺人，切記切記！

(七十)衄血

衄血者，經絡熱盛，逆血妄行於鼻者爲衄也。是雖熱盛，邪猶在經，然亦不可發汗，以桂枝麻黃治衄者，非治衄也，乃發散經中邪氣耳。且衄固爲欲解，其或頭面汗出。

口卽吐，心下兀兀欲吐復不能吐，手足寒，脈沉細者，四逆湯加半夏生薑陳皮之類。
凡厥陰嘔吐涎沫，逆冷，脈沉微者，茱萸四逆湯加半夏生薑陳皮厚朴之類。
若膈上有寒飲，乾嘔吐涎沫，四逆湯。
若吐利手足逆冷，煩躁甚者，茱萸四逆湯。少陰欲吐不吐，但欲寐，五六日利而渴，小便色白，四逆加生薑。
若似嘔似噦似喘，心下憒憒無奈，大橘皮湯。
若汗下後，關脈遲緩而吐，爲胃寒，理中湯。甚者加附子。
若吐後水藥不入口者，爲嘔逆，半夏茯苓湯。病瘥後，虛煩嘔吐，竹葉石膏湯，加生薑陳皮。淸嘔吐，穀不下，小半夏湯。
凡嘔吐脈滑數，或洪大發熱者，茅根湯。
若三陽發熱而嘔，通用小柴胡湯加陳皮生薑。
凡先嘔後渴，此爲欲解，宜與水解。
凡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宜茯苓半夏湯，加陳皮生薑。小便不利者，五苓散。有水氣或欬或悸，身痛自利，眞武湯，去附子加陳皮生薑。
凡病後餘熱在胃口，虛羸少氣，嘔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
若胃中有痰熱而嘔者，橘皮竹茹湯，加薑炒黃連山梔。
凡胃寒嘔吐不止者，藿香安胃湯，合理中湯主之。甚者加丁附。
凡胃熱嘔吐不止者，用小柴胡加竹茹乾葛陳皮薑炒黃連山梔石膏主之。
凡胃實嘔吐者，用香砂平胃散，去甘草加枳實青皮主之。
胃寒脛冷面浮者，尻骨痛。

者，爲有血也，宜桃仁承氣湯下之。又傷寒有熱，小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之，爲有血也，當下血爲愈。陽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也。所以然者，內有瘀血，故令人喜忘也。屎雖鞕，大便反見易，其色必黑，宜下血則愈。喜忘好忘有所見而如狂也。若畜血在上焦，胸中手不可近而痛者，犀角地黃湯。中脘手不可近，桃仁承氣湯。臍下小腹手不可近，抵當湯。蓋傷寒畜血，醫多不識，若能識者，則唾手取效也。血未下，犀角地黃湯中加大黃枳實桃仁紅花蘇木。

### ⑬嘔吐

嘔者，聲物俱有而出也。吐者，無聲有物而頓出也。若有聲無物爲乾嘔也，較之輕重則嘔甚於吐矣。蓋表邪傳裏，裏氣上逆則爲嘔也。大抵邪在半表半裏則多嘔，若初得病，嘔逆嘔噦清水嘔吐飲食者，宜加減藿香正氣散，虛者人參養胃湯加香附砂仁。若已發熱者，十味芎蘇散汗之。天寒，少加麻黃乾葛，若有汗者不可汗，宜正氣散去蘇葉以和之。

凡陽明壯熱，目痛鼻乾，乾嘔無汗者，用葛根半夏生薑湯。太陽陽明合病下利而嘔者，用半夏葛根生薑湯。太陽少陽合病下利而嘔者，黃芩湯加半夏生薑。凡食穀欲吐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得湯反劇，屬上焦也，用葛根半夏生薑湯。凡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凡嘔多者不可下，下之則利，利不止者死，利止者愈。故經云：『嘔多雖有陽明病，不可攻之，攻之爲逆，』爲其逆氣尚未收斂爲實也。

凡發熱口苦脈弦數而嘔者，屬少陽也。若心煩喜嘔，胸脅滿而嘔，往來寒熱而嘔，日晡發熱而嘔，皆屬少陽，並用小柴胡倍加半夏生薑主之。熱少去黃芩，口乾加乾葛，心煩喜唾加薑炒黃連，心下痞滿加枳實，若潮熱內實，不大便，嘔不止，心下鬱鬱微煩者，大柴胡下之。凡嘔吐胃家有熱，脈弦數，口苦煩渴；胃有寒，脈弦遲，逆冷不食，有水氣，先渴

通而致，輕則和解之，疏引之，甚則溫散之。嗽則腹滿，當審何部不利，前部不利者，五苓散加青皮木通。後部不利者，大承氣湯。人虛脈弱者，用大柴胡小承氣或蜜導法。若口苦脈弦數煩熱而嘔者，小柴胡加陳皮竹茹和之，渴加知母連梔。手足冷者，小橘皮湯加薑附，煩者橘皮竹茹湯。有鬱熱在胃中者，加味竹茹湯。嗽不止者，乾薑橘皮湯，加半夏附子。溫病有熱暴飲水而致者，茅根乾葛湯。溫病胃寒變嗽，茅根橘皮湯。若屬病後胃虛冷，脈沉遲者，理中湯，加丁香附子。又有初病陰寒入胃，無熱不渴，便作虛嗽，或有清水而嗽不止，脈沉遲者，用薑附理中湯，加藿香陳皮半夏薑汁。又有眞陰證初起無熱，惡寒厥冷，踡臥脈沉細作嗽者，用四逆湯，加丁香陳皮吳茱萸半夏溫之。有生冷飲食，傷在胃口，作嗽不止，用藿香安胃湯加丁香砂仁香附。甚者加附子薑汁。又有陰虛火動而嗽者，用四物湯加黃蘗知母梔連，佐以薑汁竹瀝。大抵病後嘔嗽，或久病胃虛不食，嘔嗽足冷，脈微遲及嗽家不屎者，皆難治也。其噫氣者，胷中氣不交通也。寒氣客胃，厥逆上行，復出於胃，故噫氣也。理中湯加陳皮香附丁香半夏溫之。傷寒汗下後不解，心下痞噫氣者，旋覆黛赭湯主之。

## ⑮呃逆

夫呃逆者，俗謂呃忒是也。纔發聲於咽喉則遽止，軋軋然連續數聲，其聲短促不長，古謂之噦非也。噦與乾嘔無異，但其聲濁惡而長，比之呃忒大有徑庭矣。若將呃逆，紊爲噦與欬逆，悞人尤多。然呃逆有因胃中實熱失下而作，有因胃中痰飲而作，有因服寒涼之藥過多胃中虛冷而作，且其氣皆從胃中起，至胷嗌之間而爲呃忒矣。胃熱失下，大便不通者，承氣湯下之；便軟者，以瀉心湯主之；有潮熱，小柴胡湯；胃虛有熱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有痰飲者，橘皮半夏生薑湯主之，加茯苓枳實陳皮桔梗；若胃冷者，橘皮乾薑湯主之，甚者丁附理中湯，加吳茱萸主之；若過服寒涼藥多胃寒呃忒者，丁附理中湯，加吳茱萸木香薑汁主之。凡其氣自臍下直衝於胷嗌間呃忒者，此陰證呃忒也，其病不在胃矣。其病下虛，內伏陰火，或悞服寒藥，遂至冷極於下，迫其相火上衝，卒集於胷中而爲呃忒，亦欲盡也。

胃熱煩渴，煩痛，口乾不合。
胃實則右關脈實，胃虛則右關脈虛。
若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加生薑主之。
若下利無脈，乾嘔煩者，白虎湯加猪膽汁主之。
其痰嘔吐不止，用二陳加薑汁炒黃連，梔子乾薑主之。
凡治嘔吐不可缺生薑，薑乃嘔家之聖藥，嘔家不喜甘甜之物，蓋甘能發嘔故也。一切嘔吐不止者，各湯中俱加薑汁調服，隨用生薑嚼之，過藥不可用棗子甜物，服藥徐徐服之，不可急。

## (十三)乾嘔

乾嘔者，但嘔而無物也。大抵熱在胃脘與穀氣，併熱氣上熏，心下痞結，則有此證。太陽汗出乾嘔，桂枝湯主之，自汗也。少陰下利乾嘔，薑附湯主之，下利也。厥陰吐涎沫乾嘔，吳茱萸湯主之，涎沫也。邪去嘔則止。又有水氣二證，又當以表裏別之。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身微熱，乾嘔微喘，或自利，小青龍湯。不發熱，不惡寒，脅痛欬而利乾嘔者，十棗湯。膈上有寒飲乾嘔，屬少陰四逆湯。胃熱煩渴乾嘔者，小柴胡加薑汁炒黃連山梔陳皮。口苦脈弦數，身熱而嘔者，屬少陽也，小柴胡加減治之。
少陰下利，乾嘔脈微，白通湯主之。下利不止，乾嘔而煩，厥逆無脈，白通加猪膽汁湯。
乾嘔吐痰沫頭痛，吳茱萸湯，得此湯反劇者，與小柴胡湯。乾嘔自利，黃芩湯半夏生薑湯。
太陽中風，陽浮陰弱，自汗惡風寒，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

## (十四)噦噫氣

噦者，氣忤也。忤，敵也，即乾嘔之甚，其聲濁惡而長，嘔則聲短而小，較之於嘔爲重，皆有聲而無物出。經云：「木衰者[illegible]胃中虛寒而然，或恣飲冷水，水寒相搏而然，此

在表，正屬少陽部分，只須小柴胡加枳桔以治其表，如未效以小陷胷合小柴胡去半夏，一服如神，世俗皆不知其妙。若眞結胷，不按自痛，連臍腹硬，手不可近，大熱大渴者，名大結胷，用大陷胷湯，若按之方痛，心下硬，名小結胷，用小陷胷湯。若懊憹發熱煩渴，心下痛硬，大便祕，昏悶，名熱結胷，少與大陷胷湯加黃連。若懊憹滿悶，身無熱，口不渴者，名寒結胷，用枳實理中湯，重則三物白散。若心下怔忡，頭汗出，無大熱，先渴後悶，痛揉之有聲汩汩者，名水結胷，用半夏茯苓湯。傷寒陽證吐衄血不盡，畜在上焦，胷腹脹滿硬痛，身熱漱水不嚥，喜忘如狂，大便黑，小便利，名血結胷，用犀角地黃湯。又有食結支結微結痰結，治各不同，要在明辨治之。凡結胷證悉具煩躁者，死。結胷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陽明病心下硬滿不可下，下之利不止者死。此邪氣自表傳裏，全未爲實，宜吐之。凡結胷有兼發黃發斑，有兼發狂或呃忒者最重，但脈微細沉小而手足冷者，皆難治也。若脈沉緊沉滑沉實或數大有力，乃可攻之。一切結胷證，先理其氣，用枳殼桔梗以寬之，外用薑柤揉熨法甚良。其食結開在食積條下。

(十八)心下痞

痞者，太陽證，當服麻黃湯發汗，而悞用承氣下之而成痞滿，此因虛邪留滯，若欲下之，必待表證罷而後可，宜用柴胡枳桔湯。如惡寒汗出痞滿者，附子瀉心湯。服後小便不利者，五苓散。表未解心下滿悶者，名支結，柴胡桂枝湯。如熱甚而痞者，大黃黃連瀉心湯。如冷熱偏勝者，附子瀉心湯，寒多熱少者，半夏瀉心湯。要知瀉心非瀉心火之熱，乃瀉心下之痞滿也，謂氣鬱不通泰故也。若下早而成者，則表邪乘虛內陷結於心胷間，但滿而不痛者爲痞氣。若不因下早而爲痞者，乃表邪傳至胷中，未入乎腑，證雖滿悶，尚爲在表，只用小柴胡枳桔湯，未效，只以小柴胡合小陷胷湯如神效。

(十九)自利

傷寒自利者，不因攻下而自瀉利，俗呼漏底傷寒是也。蓋下利者，有協熱協寒之別，要在明辨治之。夫傷寒下利，多

病人煩躁自覺甚熱，他人以手按其肌膚則冷，此爲無根失守之火，散亂爲熱，非實熱也，乃水極反似火，陰證類似陽也，若不識此，悞用涼藥下咽即死，當用羌活附子湯加官桂人參木香陳皮半夏砂仁，急溫其下，令其陽回陰火降，呃忒乃止也。若陰證及因胃寒呃忒不止者，外用乳香硫黃散嗅法，內用丁香柿蒂散服之則止，再灸期門中脘氣海關元，此良法也。但手足溫煖脈重者，爲有生矣。又瘀血有形之物，壅塞其間而呃，雖柿蒂亦不應。

## ⑯胷脅滿

胷脅滿者，胷滿乃腹間氣塞滿悶，非心下滿也。脅滿者，胷肋脹滿，非腹中滿也。蓋表邪傳裏，必先胷以至腹入胃，是以胷滿多帶表證，宜微汗；脅滿多在半表半裏之間，宜和解之。又有邪熱或痰食結在胷中爲實者，必須湧吐之也。傷寒胷滿心煩者，柴胡陷胷湯；脅下硬，加青皮牡蠣粉。往來寒熱胷脅滿者，小柴胡加桂白芍藥；脅下痛，加青皮川芎木香。若胷中痞氣滿悶，小柴胡加枳桔；未效加苦蔞黃連；渴，去半夏加貝母乾葛；渴甚加天花粉。治痞滿，須用枳殼桔梗爲要藥。經云：一病人手足冷，脈乍緊，邪結在心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病在胷中，宜吐之。又寸脈微浮，或伏，胷中痞硬，氣上衝咽喉，不得息，此爲胷中有寒者，宜吐之。有痰實結胷中者，亦吐之，用瓜蔕散。若胷脅不快，腹滿悶，唇青手足冷，脈沉細少情緒，或腹痛欲嘔者，此因生冷傷於太陰脾土，用理中湯去參朮加砂仁枳殼木香。內寒甚者加丁附；兼有外感寒者，用五積散加減治之。大抵枳殼瀉至高之氣，枳實瀉至低之氣，故心之上，胷之分，枳殼瀉之；心之下，胃之分，枳實瀉之，苦蔞仁能瀉肺，洗滌胷中痰垢之要藥，故胷滿而煩者加之。外用生薑搗柤去汁，炒熱揉熨胷脅。大抵陽證不可太熱，絹包漸漸揉熨胷脅，或痰或氣或滿或痛或硬或食或寒，俱用此法，以辛散之，自然寬矣。若悞服寒涼藥過多，反成寒實結胷脹滿不通，湯藥不入者，又當用薑附丁桂以溫開之，及中寒邪結胷脅間，與此治法同。

## ⑰結胷

太陰下利而不渴，脈沉者理中湯；寒甚脈細加附子；若腹滿小便不利者，五苓散合理中湯；若嘔加藿香半夏生薑；濕多而瀉不止者，倍加蒼白朮；如腹脹加厚朴；腹痛加炒芍藥及肉桂木香以溫之也。少陰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虛，故引水自救，下虛有寒，故便色白也，附子湯治之。凡泄利下重四逆者，四逆散，脈沉者加附子。凡傷寒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下利者，此有水也，眞武湯治之。凡下利脈微者，白通湯；若厥逆乾嘔煩躁無脈者，白通加猪膽汁湯，服後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若下利咽痛，胷滿心煩者，猪膚湯。凡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冷，脈微欲絕，其人面赤或咽痛者，通脈四逆湯。凡下利惡寒而踡臥，手足溫者可治；逆冷無脈者不治。若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厥陰傷寒，先厥冷發熱者，下利必自止，再厥者必復利也。凡厥逆而利，當不能食，反能食者，爲除中，脈不出者死。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冷，又下利厥逆惡寒者，茱萸四逆湯。大汗出，大下利，厥冷者，四逆湯。下利有微熱，脈弱者，令自愈。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者，令自愈。設脈緊者，爲未解也。凡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弱者爲欲愈也。雖發熱不死，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也。若微厥面戴陽利不止者，附子湯。凡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愈者，必便膿血，以有熱故也。凡下利脈絕，手足厥冷，卒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若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蓋有陰無陽故也。凡發熱而手足厥冷，七日下利者，爲難治。傷寒下後，續得清穀下利，裏寒外熱身疼痛者，當先救裏，四逆湯。清便自調，急當救表，桂枝湯。尺脈弦，腸鳴泄利腹痛者，冷痛也，小建中湯。寒毒下利面戴陽者，下虛也，四逆湯。胃寒下利鳴溏色白，臍下必冷，腹脹滿，小便清白，四逆湯。寒毒入胃，下利或如鴨溏色，理中湯，甚者加附子。凡傷寒傷水作利，脈浮表未解者，仲景以小青龍湯去麻黃，加芫花，蓋散表邪兼治水也。若小便不利，大便瀉水作利者，五苓散。甚不止，加芫花。蓋水去則利止也。凡傷寒上二部脈皆平，心下硬而利者，腸胃有宿積也，大承氣湯下之。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故設若

責於熱，熱邪傳裏，裏虛協熱，亦爲下利，雜病下利，多責於寒，傷寒三陽下利身熱，太陰下利手足溫，少陰厥陰下利身涼無熱，此其大槩耳。要知瀉青白爲寒，瀉黃赤黑爲熱。大抵瀉利如小便清白不澀，大便清完穀不變，有如鶩溏或吐利腥穢，小便澄清，口不燥渴，其脈沉細無力，或遲或微或伏，或身雖發熱，手足厥冷，或惡寒踡臥，皆屬寒也。若渴飲水漿，口中乾燥，小便或赤或黃或澀或不利，大便利下之物，皆如垢膩之狀，其色或黃或赤或黑，去後皆熱，臭氣熯如湯，後重如滯，其脈多數或浮有力，或濇或弦或洪或實，此皆屬熱也。亦有邪熱不殺穀消化者，但脈數而身熱，口燥渴而小便赤黃或澀，以此別之。夫寒因寒中臟腑，熱因熱邪傳裏表，因胃受風邪，木來侮土，故令暴下，或溫或攻或固下焦，或利小便，隨證施治。但凡下利切不宜發汗，若汗之，使邪氣內攻，復泄其津液，胃氣轉虛，必成脹滿也；當先治利，利止內實，正氣得復，邪氣自解，則微汗出而愈。蓋下利爲內虛，若發其汗，則內外俱虛，變證出矣。若夫下利讝語目直視者，下利厥逆煩躁不眠者，下利發熱厥逆自汗者，下利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脈不出者，下利一日十數行，脈反實者；下利脈弦大熱不止者，五者之中最急也。蓋五臟氣俱絕，利不止，六腑氣俱絕，手足寒；此名言也。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其脈浮而長，太陽證悞下早，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太陽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者，黃芩湯。其脈浮而弦，陽明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其脈弦長而滑，乃有宿滯也，宜小承氣湯下之。太陽證未解而悞下之，遂協熱利，心下痞硬，表裏未解，人參桂枝湯。凡下利煩熱而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內熱心煩，加炒黃連。腹痛，加炒芍藥；陽明下利，心煩不得眠，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下利熱甚，飲水下重者，白頭翁湯，下利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小承氣湯。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下利更心煩，心下滿而按之軟者虛也，梔子豉湯。凡濕熱水瀉注下，小便不利而口渴者，五苓散加滑石木通車前，腹痛加炒芍藥，凡內虛胃熱煩渴瀉利脈弱者，七味人參白朮散。若發熱者，用參胡三白湯，去黃芩加炒黃連。凡下利純清水，心下硬痛，口中燥渴，脈沉實有力者，急下之，大承氣湯。此利乃自飲湯藥而利，是旁流糞水，自有燥屎結實在內，非寒利也。凡協[illegible]黃芩湯。熱毒入胃下利，赤黃垢膩者，黃芩湯。協熱下利不止，三黃熟艾湯，已上

之輕重也。大抵熱入胃，胃中水涸，糞燥必發譫語。若其脈沉數，大便不通，燥渴譫語者，此爲邪氣實也。若其脈來沉遲而無力，大便下利，或清穀，無熱不渴，及亡陽火刼譫語者，此爲正氣虛故也。且夫譫語蓋非一端，有潮熱自汗內實者，有腹滿喘急內實者，有舌乾口燥內實者，有下利純清水心下硬痛者，有三陽倂病，有三陽合病者，有表虛裏實者，有熱入血室者，有汗多亡陽者，有大熱入胃，胃燥屎結實者，有過經不解，有下後驚惕，有火刼等證，有陽厥大便實，皆發譫語也。又有不可治者，直視下利譫語者死，汗多亡陽脈短譫語者死，舌強舌硬舌黑譫語者死，與夫喘滿氣逆上奔，自利氣脫而下奪，俱死證也。若陽證譫語妄言，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逆冷，脈沉細而微者，不過一日死矣。

若陽病內實者，其人日晡發潮熱，譫語，大便祕實，手足乍冷乍溫，面赤煩渴，手心腋下濈濈然汗出，其脈沉實或滑數，揚手擲足，揭去衣被，大渴譫語者，但當大柴胡湯下之；若轉屎氣者，急用承氣湯下之。凡潮熱譫語未可下者，且與小柴胡減半夏枳實。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人參白虎湯。若表裏大熱，煩渴譫語，脈洪數者，以小柴胡合白虎主之。若胃熱大便結者，調胃承氣主之。腹滿譫語者，以手按之，病人腹中硬痛，或喘滿燥渴，手不可近者，此乃燥屎內實，宜小承氣湯下之。若腹滿按之軟者，或時滿時減者，爲裏虛不可下也，宜理中湯溫之。下利譫語者，脈若滑數，有宿食也，用承氣下之。此燥屎結實，心下有硬痛燥渴，此利乃稀水或湯飲汁，旁流大腸而爲利也。要在脈滑數者，乃可下之。此通因通注。陽明倂病譫語者，與太陽病罷，但發熱，手足熱而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此陽明內實，故下之也。調胃承氣湯。陽明合病譫語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中不仁，面垢遺尿，自汗譫語者，白虎湯。表虛裏實譫語者，傷寒四五日至六七日，喘滿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難，譫語者，此表虛裏實也，宜調胃承氣湯下之。若未可下者，人參白虎湯主之。

熱入血室譫語者，在男子因邪熱傳入陽明病，則失血而致，在婦人則寒熱似瘧，邪乃隨經而入，此爲熱入血室，小

脈來浮因爾腸鳴者，當歸四逆湯。下利瘥至期年月復發者，以其病根不盡故也，宜下之，大承氣湯。陽明少陽合病，下利頭痛胷滿乾嘔，往來寒熱，脈長大而弦爲負，負者死。若長大不弦爲順，宜下之。下利嗽而嘔煩不得眠，猪苓湯。凡傷寒下利清穀者，卽米穀未化，此胃虛內寒，口不渴，身不熱，蓋不變而下也，宜溫之，以四逆湯主治也。

㊅便膿血

衝脈爲血之海，卽血室也。男女俱有此血氣，亦俱有此衝脈，得熱血必妄行，在男子則下血讝語，其邪熱由陽明而傳，在婦人則寒熱似瘧，邪乃隨經而入，此爲熱入血室，迫血下行，則協熱而動也。挾血之脈，乍澀乍數，或沉或伏，血熱交併，則脈洪盛。大抵男多於左手，女多於右手見之。又有陰寒爲病，下利膿血者，乃下焦虛寒，腸胃不固，清濁不分，而下利膿血也。一爲協熱，一爲陰寒，臨證精別。古人謂：『血熱無寒，』又云：『得熱則行，得冷則凝，』皆大概言之耳。大抵十分中有八九分屬熱，一二分屬寒，不可一例取之。陽證內熱，則下鮮紅之血，陰證內熱則下紫黑成塊，或如豚肝狀。夫陽證則脈數，若數而有力爲實熱，用苦寒之藥，若數而無力爲虛熱，不可用苦寒之藥，須補血藥內少佐一二味寒藥可也。若陰證則脈遲，若遲而有力爲有神，可治，遲而無力爲無神，難治也。凡下利膿血，身熱脈大爲難治，身涼脈小爲易治。凡下血脈洪大急硬不和者死，脈雖大而和者，乃可治也。太陽之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而血自下者，可用桂枝湯；若瘀血用桃仁承氣湯。陽明下血讝語，胷脅滿如結胷狀，夜則見鬼，此爲熱入血室，小柴胡加生地丹皮當歸；血不止，加黃連地榆；有瘀血，加紅花桃仁。少陰下利膿血，用桃花湯；腹滿或痛，身熱下利膿血，或如魚腦，或如爛肉汁，或如豆汁者，此濕氣毒氣入胃，並用桃花湯黃連阿膠湯選用。下利無表裏證，脈數不解，消穀易饑，數日不大便，此有瘀血，輕則小柴胡加桃仁大黃，重則用桃仁承氣湯。下焦有瘀血，如狂或喜忘，小腹滿硬，小水自利，大便黑或身目黃，桃仁承氣湯下之。

㊆讝語

生脈濇不利者死。若病熱輕，其脈滑數有力，大便不通，大柴胡下之，加芒硝。如未可下者，用小柴胡合白虎湯，加黃連芩桂主之。

狂言者，謂邪熱亢盛，發狂叫喊而言也。或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此陽明內實也，宜大承氣湯下之。備詳發狂條下。

傷寒痰結胷中難出，亦有煩躁亂語而言也。開後痰證類寒條下。

㈡鄭聲

鄭聲，如鄭衛之音轉不正也。蓋汗下後，病人失本音而正氣虛，則鄭重語散，不知高下，乃精氣奪之候。大抵鄭聲乃因汗下後，或自利，正氣內虛將脫，或手足並冷，脈息沉細無力，口鼻氣息短少，語言輕微，無力接續，出入之氣且促，或短氣難以布息者，皆是元氣將脫，是鄭聲也。若昏沉上氣喘促，或發呃不止，不知人事者，死也。如氣息不促，手足頗温，其脈沉細者，急以白虎湯加人參五味麥門冬，助其元氣；或濃煎獨參湯，徐徐呷之，亦良法也。

㈢懊憹

懊憹者，鬱悶不舒之貌，蓋表證誤下，正氣內虛，陽邪內陷於心胷之間，重則為結胷也。邪在胷中則宜吐，熱結胃腑則宜下。凡傷寒汗吐下後，虛煩不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若氣少加炙甘草，若嘔者加生薑。凡發汗或下之而煩熱，胷中窒者，梔子豉湯。凡傷寒五六日大下後，身熱不去，心下結痛者，梔子豉湯。若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梔子厚朴湯。若傷寒醫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治在發黃條下。陽明病脈浮而長，口燥咽乾，腹滿發喘，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者，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又陽明下之，心中懊憹而煩，此胃中燥屎內實，不大便，宜小承氣湯下之。若腹滿大便初鞕後溏者，不可下也。

㈣發斑

柴胡加生地丹皮當歸主之。若血畜下焦，其人喜忘如狂，小腹硬滿而痛，小便自利，大便黑，與夫下利無表裏證，脈數不解，入穀易饑，曾不大便，此爲畜血讝語，宜下血則愈，用桃仁承氣湯。

若男婦畜血上焦，結胷硬痛，燥渴漱水不欲嚥，或身黃者，口出讝語，經云：『挾血如見祟，』用犀角地黃湯，重則桃仁承氣湯下之。

大抵當汗失汗，熱畜在裏，熱化爲血，其人喜忘如狂，血上逆則喜忘，血下畜則內爭，是必小腹痛，俱當下血爲愈。

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采不與人相當，此太陽本病邪結膀胱，其人如狂，與五苓散利之，加辰砂末。

亡陽讝語者，因發汗過多不止，而爲亡陽，不可下，宜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其津液則愈。與夫濕溫風溫，重發其汗，亦爲亡陽，前湯主之。其亡陽讝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愈。

大熱入胃讝語者，太陽病，一二日煩躁，以火熨烘其背，而大汗出，此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擾至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難解，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出，欲小便不得而反嘔，又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硬，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也，其頭卓然而痛，其人足下必熱，此穀氣下流故也，此證最難治。

過經讝語者，十三日不解，謂之過經讝語，以有熱也，當下之，宜從緩治，調胃承氣湯。元氣弱者，大柴胡湯，虛甚用蜜導法。

驚惕讝語者，傷寒八九日下之，胷當煩滿，小便不利，一身盡痛，不可轉側，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火劫讝語者，因傷寒不得汗，以火劫取汗，因發讝語，用小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錯語者，乃語意差錯而胡說也。若自知覺者，邪之輕也。如差錯而自不知者，此邪熱甚而正氣衰也。若錯語呻吟，乾嘔不得眠，黃連解毒湯。或發熱，或日晡潮熱，往來寒熱，口苦胷滿錯語者，小柴胡加黃連主之。不得眠加山梔。若脈洪數，潮熱煩渴，心煩錯語者，人參白虎湯。若脈滑數，潮熱煩渴，口乾舌燥，大便不通讝語者，大柴胡湯下之。凡脈弱[illegible]

解毒湯加連翹、牛蒡、元參、升麻、桔梗、甘草；若斑出毒甚，黃連解毒湯加元參、大靑、犀角、石膏、知母；宜避忌香臭，蓋恐觸其斑也。凡斑已出未出之時候，不可急投寒涼之藥，併寒冷之物，恐致胃寒，必發嘔吐；又不宜汗下，虛其表裏。若脈弱者，必先因有房事，要在審問明白，如有夾寒者，必先助其元氣爲要也。

溫毒發斑，即時氣也。蓋冬時應天寒冷而反大溫，人感不正之氣而爲病也，治例與時氣同法。但溫毒尤盛。用元參升麻湯，犀角大靑湯，人參化斑湯，靑黛一物湯，黃連解毒湯，選用。其溫熱二證發斑者，治與傷寒同法。此由怫鬱之極，自內而發於外，亦非輕也。

陽毒發斑者，其證狂言下利，咽痛，斑如錦紋，用陽毒升麻湯，犀角元參湯，黃連解毒湯，人參化斑湯選用，備詳陽毒條下。

內傷寒發斑者，因暑月得之，先因傷暑，次食寒涼之物，幷以涼處，內外皆寒，逼其暑火浮遊於外而發斑也。曾治一人病發寒熱間作，有斑三五點，鼻中微血出，兩手脈沉濇，皮膚按之殊無大熱，此內傷寒發斑也，用調中湯數服而愈。若夾暑用香薷扁豆主之。

陰證發斑者，亦出胷背手足，但稀少而淡紅色也。此人元氣素虛，先因慾事內損腎經，或悞服涼藥太過，遂成陰證，伏寒於下，逼其無根失守之火，聚於胷中，熱上熏肺，傳於皮膚而發斑點，但如蚊蚋蚤虱咬痕，然斑大紅點，俱以調中湯溫胃，加以茴香炒芍藥。寒熱脈微者，大建中湯，則其陽回，陰火自降，其病乃愈，此治本不治標也。凡見斑不可專以斑治，須察其脈之浮沉，病之虛實，則爲善治斑也。

## 發黃

發黃，濕熱交併，民多病癉，癉者，單陽而無陰也。太陰脾土濕熱所蒸，色見於外，必發身黃，濕氣勝則如熏黃而晦，熱氣勝則如橘黃而明，傷寒至發黃熱勢已極，且與畜血證大抵相類。但小便不利爲黃，小便自利爲畜血。又有內傷

夫熱則傷血，血熱不散，裏寒表虛，熱氣乘虛出於皮膚而爲斑也，輕則如疹子，重則如錦紋。或本屬陽，悞投熱藥，或當汗不汗，當下不下，下後未解，皆能致此也，愼不可發汗，重令開泄，更加斑爛也。然斑之纔萌，與蚊跡相類，發斑多見於胷腹，蚊跡只見於手足，陽脈洪大，病人昏憒，先紅後赤者，斑也。脈不洪大，病人自靜，先紅後黃者，蚊也。其或大便自利，怫鬱短氣，燥屎不通，黑斑如果實黶者，此雖盧醫復生，不能施其巧矣。凡汗下後不解，足冷耳聾，煩悶欬嘔，便是發斑之候也。

傷寒發斑者，蓋因汗下失當，熱毒蘊於胷中乃發斑也。紅赤爲胃熱，紫色爲熱甚，紫黑爲胃爛，故赤斑五死五生，黑斑十死一生。大抵鮮紅起發稀朗者吉，雖大亦不妨，但忌發如針頭稠密，成片紫赤者難治，雜黑爛斑者死也。凡斑既出，須得脈洪數有力，身溫足溫易治；若脈沉小，足冷，元氣虛弱者，難醫。凡斑欲出未出之際，且與升麻湯先透其毒；若脈虛加人參；若食少大便不實加白朮；若斑已出不宜再發也。夫斑不可汗，汗之則增加斑爛不宜下，下之則斑毒內陷。如脈洪數，熱盛煩渴者，人參化斑湯；若消斑毒，犀角元參湯，及大青四物湯；如熱毒內盛，心煩不眠，錯語呻吟者，黃連解毒湯加元參升麻大青；熱盛煩渴喘欬者，解毒合化斑湯；若斑勢稍退，內實不大便，譫語潮熱者，大柴胡加芒硝；甚者用調胃承氣湯。曾治一人傷寒八九日發斑，四肢強硬，昏沉譫語，不知人事，大便四五日不通，以調胃承氣湯一下而愈。如未可下，有潮熱煩渴者，宜以小柴胡去半夏加苦蔞合解毒湯；若解胃熱斑爛之毒，必用黃連大青犀角元參升麻石膏知母黃芩山梔黃蘗之類，要在察其病情，合宜則用也。

時氣發斑者，乃天行時疫之氣也。人成者則憎寒壯熱，身體拘急，或嘔逆喘嗽，或胷中煩悶躁熱，起臥不安，或頭疼鼻乾，呻吟不得眠，此斑候也。一切斑來勢急者，發熱一二日便出斑，來勢緩者，發熱四五六日而出也。凡治斑必察病人元氣虛實，脈來有力無力爲主，若脈微弱元氣虛者，以柴胡三白湯。次察斑欲出未透者，以升麻葛根湯。如胃弱以四君子合升麻葛根，名升君湯也。如斑不透，加紅花；若斑疹初出有表證，憎寒壯熱，頭疼骨痛，拘急胷滿者，加

大抵身熱煩渴無汗小便不利者必發黃也

陰證，亦有發黃者，須當明辨之，不可混作濕熱而治。一切發黃，設或寸口無脈，鼻中冷氣，與夫形如煙煤，搖頭直視，環口黧黑，舉身發黃，此皆眞臟絕也。瘀熱在裏，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身無汗，渴飲水漿，小便不利，此爲瘀熱在裏因汗不越，必發黃，其色如橘子色之黃明也。大便不通者，茵陳湯，小便不利者，茵陳五苓散。

濕熱發黃，一身盡痛，發熱口渴，小便不利，色如熏黃，暗而不明也，用茵陳五苓散。大便實者，茵陳湯。

寒濕發黃者，病人身疼發熱而黃，頭疼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用瓜蔕散搐鼻中，取黃水出則愈；或用神朮湯，加麻黃茵陳微汗之。濕家發黃，一身盡痛，不能轉側，身熱，色如熏黃，小便不利，茵陳五苓散；小便自利，朮附湯；身煩疼，麻黃湯加蒼朮。

痞氣發黃，病人心下滿硬，按之不痛者是也，宜半夏瀉心湯，加茵陳枳實。小便不利，宜茵陳五苓散加山梔，蓋痞消則黃自退也。

結胷發黃，病人心胷滿硬，按之痛或手不可近，大陷胷湯加茵陳，蓋結去則黃自退也。

畜血發黃者，其人身黃，脈沉結，小腹滿硬，小便自利，大便黑色，其人如狂，此爲畜血在下焦，用桃仁承氣湯下之，蓋血下則黃退也。

內傷寒發黃者，其人脾胃素虛，或食寒涼生冷之物，或傷食結搏，停滯不散，中州變寒而發黃也。或嘔吐，或腹滿，或腹痛，或自利，小便短少者，宜調中湯加茵陳；或理中湯加枳實茵陳青皮陳皮草果。逆冷脈沉加附子溫之而愈也。

陰證發黃者，其人兩手脈沉細遲，肢體逆冷，肉上粟起，或氣促嘔悶，舌上白胎而滑，遍身發黃，或時煩躁面赤，或時欲投泥水中，或欲坐井中者，此陰黃也，輕用理中加茵陳，重用四逆湯加茵陳。

凡治陰黃，須用熱湯溫之。或以湯盛盆中，將病人坐於上，以布蘸熱搭其黃上，乃愈。

凡發黃，如合麴，相似，濕熱瘀血血證發黃者，則多有之。其內傷寒發黃陰證發黃者，則間或有之也。經云『脈沉渴

## 醫部彙考三百四十八

## 傷寒門十四

明陶華全生集

### ㈥發狂

傷寒發狂，最爲惡候，其例多般，要在明辨治之。陽盛發狂者，陽盛則四肢實，實則登高而歌也，此傷寒熱毒入胃，併入於心，遂使神不甯而志不定，始得少臥不安，妄語悲歎，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罵詈叫喊，不避親疎，併大渴欲飲，獨陽亢盛，重陽者狂，此神明之亂，皆非素所能爲，乃病之使然也。一切發狂奔走，勢不可遏者，須於病人處生火一盆，用酢一碗，傾於火上，其煙衝入病人鼻內，仍將薑汁噴於病人頭面身體手足，即安，方可察其陽狂陰躁用藥。若病初起，頭疼發熱，惡寒體痛，表證皆除，已後熱邪傳裏，大渴飲水，目赤脣焦，舌乾齒燥，狂妄不甯，脈來洪數有力，大便實者，急宜大承氣下之。不大下之，何能止也？如熱勢輕，未可大下者，宜加減三黃石膏湯治之。但見舌卷囊縮，難治，間有可生，亦宜急下，不可緩也，與陰證囊縮者大不侔矣。若發狂直視，便溺自遺，與夫汗後大熱，脈躁疾，狂言不能食，死也。陽明經病欲作汗而狂者，病人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骨節痛，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此水不勝土，穀氣與汗共併，故發狂，脈緊者，則汗出而愈也。

若發表用神朮湯加芎蘇。

若發狂無汗脈數大者，六神通解散汗之，熱甚者，三黃石膏湯主之。裏熱燥渴讝妄，大便實，脈洪大者，大承氣下之。一切熱證發狂，切不可掩閉牀帳，務用揭開，放入爽氣，良久隨用銅鏡按在心胷間，熱勢稍退卽除。若傷寒溫熱勢太盛，發狂燥渴不止者，將硝半斤研細，用水一盆，用青布方圓一尺許三五塊，浸於硝水中，微者以金制木之法也，取鐵性沉重之義，最能墜熱開結，倍以平肝降火之劑，若兼痰火內盛而狂者，宜入竹瀝薑汁加芩連降之，調辰砂末。

又有陰證發躁，如發狂狀，實非狂也，其病初起，無頭疼，不煩躁悶，蓋陰極發躁，欲坐臥於泥水井中者，或欲陰涼處坐，躁亂不安者，皆如狂也，但手足逆冷，脈沉細，雖煩渴不能飲水者是也，用霹靂散溫之，宜冷服；甚則身寒微熱，面赤戴陽，足冷煩躁不安，脈數大無力，乃裏寒下虛，此虛陽伏陰而躁，宜人參四逆湯冷服。但見厥冷下利，煩躁不眠，脈不出者，難治。庸醫不識陰證似陽，又不詳陰脈虛陽上隔而躁，見其面赤身熱而悞作陽狂實熱，反與涼藥，則反成大害矣。用涼水半盞試之，入口卽吐出而不納者是也。蓋水性則寒，故知陰極而躁也，須詳脈有力無力，此爲定法。

## (八七)心下滿

心下滿者，正在心之下，胃之上，此自滿也，非下之而滿也。若因下早而致滿者，此爲痞氣也，別有治條。凡心下滿，以手按之則散而硬者，此虛氣也，如不發熱者，以木香和中湯主之，若發熱者，以小柴胡加枳實薑炒黃連去黃芩治之。若按之汩汩有聲而軟者，此停水也，用小半夏湯合減桂五苓散主之。若按之硬痛者，有宿食也，輕則消導，重則用承氣下之。其少陽證寒熱嘔而口苦，脅痛脈弦，心下滿者，若未曾下，乃表邪傳至胷中未入乎腑，證雖滿悶，尙爲在表，正屬少陽部分，只用小柴胡加枳桔以治其悶，如未效，仍以小柴胡

若畜血發狂者，傷寒六七日或八九日，其人發狂，脈沉數，乃熱在下焦，小腹硬滿而痛，或身黃小水自利，以其有畜血也，宜桃仁承氣湯，下盡黑物則愈。熱輕者喜忘如狂，脈微身黃，脣痿舌青口燥，或但漱水而不欲嚥者，又無寒熱小便自利，大便黑色，此亦畜血證也，輕用犀角地黃湯；甚者桃仁承氣湯下血則愈。若太陽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而血自下者愈。若外不解，與桂枝湯，外已解內不消，但小腹急結或硬，三者雖如狂，未至於狂也。

驚狂者，傷寒脈浮無汗，醫以火逼取汗，必驚狂臥起，痛滿，小便自利，大便黑，亦畜血證也，桃仁承氣湯。此攪半乾，搭在病人胸膛，幷後心上，頻易冷者搭之，如得睡，汗乃愈。如熱極盛，此法不能解，當用解結湯，開在結胸條下，服後作寒戰，汗出乃愈。

若熱極舌出不收者，用麻黃湯洗淨，將冰片牛黃麝香研末點舌上即收，此爲良法。時行發狂者，與此同治法。大抵通治傷寒溫熱病，及時行發狂者。

若得汗出者生，不得汗出者死。

若脈小逆冷者難治，正謂溫熱時氣，不得汗出則發狂也，要在察而治之。

陽毒發狂者，其人素有積熱於內，因患傷寒，又失汗下，乃熱溫爲病，六脈洪大而數，其人舌捲，目赤，脣黑，鼻如烟煤，或面赤咽痛，狂言，下利赤黃，大渴欲死，或發斑黃，頭面胸背狀如錦紋，或如豌豆之類而發狂者，七日內可治，七日外則難治也，宜陽毒升麻湯，甚者三黃石膏湯。大抵與陽盛發狂治例相同，因有發斑咽痛，故曰毒也。

陽厥怒病發狂者，因陽氣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陽厥，蓋陽暴折鬱而多怒則發狂也，治以鐵落飲，不安，宜桂枝救逆湯調辰砂末。溫病發狂者，乃冬月伏寒所化，至春時因溫氣而發也，表證在者，芎蘇散合羌活沖和湯加柴葛；若半表半裏者，小柴胡湯；若脈大胸滿多痰發狂者，小柴胡加枳桔苦蔞山梔升麻吐之；若脈浮數壯熱而不得汗出者，宜六神通解散汗之；若表裏俱實熱盛者，宜三黃石膏湯主之。

凡汗後飲水者，水停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喘，或欬者，小青龍湯主之。凡發汗後，汗出而喘，無大熱者，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凡太陽病悞下之，利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凡陽明病內實不大便，潮熱，腹堅滿，自汗，燥渴而喘者，大柴胡加厚朴杏仁主之，甚者用承氣湯下之。凡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胷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凡陰證厥逆，脈沉細，氣短促，喘而無汗者，可治，宜四逆湯，加五味杏仁主之。若冷汗自出如油，或汗出髮潤，或額汗出如珠不流，喘而不休者，皆死證也。凡虛人脈伏，若手足厥冷而喘者，五味湯主之。凡暴感風寒，脈浮緊，無汗而喘者，蘇陳九寶湯主之。凡熱盛有痰，脈弦數而喘者，不可汗下，用小柴胡加知母苦蔞貝母桔梗陳皮和之。胷脅滿，加枳殼桔梗青皮，去甘草，心下滿，加枳實黃連，去甘草。舌燥飲水而喘者，加石膏知母天花粉，去半夏。然雖發喘，病之常也。其或直視譫語，或目上視，或目斜視，汗出喘滿者，俱不治也。

## (四)心下悸

悸者，怔忡也，心中築築然動，氣而不安也，其證有二焉：一者氣虛，一者停飲。其氣虛者，陽氣內弱，心中虛空而悸，又汗下後正氣內虛，亦令人悸，與氣虛而悸則又甚矣，治法皆須實其浮氣也。其停飲者，因飲水過多，停滿心下，心火惡水，不能自安而為悸也，治法須分水氣，雖有餘邪，必先治悸與水，免使水氣散之而成他證也。故經有云：「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少陰病四肢逆冷而心中悸者，四逆散，加茯苓桂主之。」凡飲水過多而悸者，宜茯苓甘草湯，合五苓散分利之。太陽病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下悸惕，欲得按者，宜桂枝甘草湯。凡厥而心下悸者，此有水氣，當先治水，茯苓甘草湯。不然，水入胃中，必作利也。凡汗下後，內虛而悸者，小建中湯，合人參三白湯主之。若脈沉細者，眞武湯主之。經云：「先煩後悸為熱，竹葉石膏湯加參。先悸後煩者為虛，宜小建中湯。」若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故心下悸，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小便少者，必裏急，猪苓湯。陽明病壯熱往來，心下悸，小便不利，心煩喜嘔，小柴胡加葛根猪苓。太陽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太陽汗不解，仍發熱，心

合小陷胸湯，一服豁然神效，世俗皆所未知也。

若寒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宜瓜蒂散吐之。陽明病心下硬滿者不可下，下之則利，利不止者死。又脈浮大有力，心下滿硬有熱燥渴讝語，大便實者，此屬臟病，宜攻之。按此言屬臟者，宿屎在臟也，故可下。若食在胃口未入於胃，亦未可下也。備詳食積類傷寒條下。

大抵腹中滿，心下滿，胸中滿，俱不可用甘草糖棗甘甜之物，蓋甘能補氣塡實故也。外用前擦法甚良。

㈥欬嗽

欬者，俗呼爲嗽，肺爲邪干，氣逆不下，有肺寒而欬，有停飲而欬，有邪在半表半裏而欬，治各不同。凡表寒欬者，脈浮緊，惡寒身痛，拘急無汗，用麻黃湯三物湯汗之。痰吐如膠者，金沸草散主之。若有熱者，參蘇飲去半夏木香加桑皮杏仁麻黃汗之，察時令用藥。若表寒未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小青龍湯主之。若虛人感冒風寒而欬，或惡風頭疼乾嘔，宜人參杏仁湯主之。凡傷寒三四日傳少陽經，脈弦口苦發熱惡寒而欬者，小柴胡去參加五味乾薑少許麥冬知母貝母；若發熱胸中滿而欬者，加苦蔞黃連；若渴，加天花粉去半夏；若胸脅滿發熱而欬者，加枳殼桔梗，凡少陰病脈沉四肢逆冷而欬者，四逆散加乾薑細辛五味；若少陰病四肢沉重痛而自利而欬者，此裏有水也，眞武湯主之。凡太陽病若身熱欬嗽乾嘔微喘而利，惡寒腹痛，小青龍湯主之；若身涼欬嗽乾嘔微利，心下滿，脅下痛，十棗湯主之。按小青龍湯，治太陽表寒停水也；十棗湯治太陽裏寒停水也，眞武湯治少陰裏寒停水也，各有加減法。凡陰證手足逆冷，脈沉而欬者，四逆湯加五味主之，大抵傷寒欬嗽，不與雜病同也。按仲景治法，有嗽者不分陰陽二證，俱用五味乾薑，病初起卒難便用五味，恐其酸收閉住邪氣故也，然後用五味者，蓋收肺氣保肺金而止嗽，以乾薑之辛温肺金而散逆氣先入肺矣用者詳之。

㈦喘

……，小腹滿而不堅，脈浮緊，惡寒身痛，無汗而喘，宜麻黃湯汗

## ㊂腹滿

腹滿者，腹中脹滿也。脾為中央之土，所以腹滿多屬太陰也。腹滿不減者為裏實，須下之，腹滿時減者，為裏虛，當溫之。若解表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亦未可下，是邪未全入腑也。若大滿大實大堅有燥糞，雖得四五日，亦可與下，謂邪已入腑也。若太陰腹滿時減，復如故，此虛寒從下上也，宜理中湯，加厚朴木香。若太陰證悞下，因時腹滿而痛，桂枝芍藥湯，痛甚者桂枝大黃湯。陽明證潮熱讝語，躁渴喘滿，不大便者，大柴胡湯。大實大滿者，用調胃承氣湯，噦而腹滿，小便難者，小柴胡加茯苓。三陽合病，腹滿身痛，難以轉側，讝語，口中不仁，小柴胡湯。有汗，白虎湯。凡太陽吐食腹滿，食不下，枳實理中湯，加丁香厚朴木香治之。少陰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痛，急下之，大承氣湯。腹皮痛者，脾不勝水，水與氣搏皮肉之間，腹滿而鳴，漉漉有聲，小半夏茯苓湯，加桂。下利腹滿，身疼痛，先溫裏以四逆湯，後攻表以桂枝湯。汗後腹滿，當溫，厚朴半夏生薑人參湯。吐後腹滿內實，當下，少與調胃承氣湯，下後腹滿臥起不安，當吐，梔子豉湯加厚朴。腹脹滿者，陰陽不和也，宜桔梗半夏湯。大抵陽熱為邪，則腹滿而咽乾，陰寒為邪，則腹滿而吐利，食不下也。一切腹滿，以手按之而痛，或手按之不可近者，此為內實，若按之可揉而軟者，皆為內虛也。

## ㊃腹痛

凡腹中痛，邪氣入裏，正氣相搏，則為腹痛。陽邪傳裏而痛者，其痛不常，當以辛溫之劑和之。陰寒在裏而痛者，則痛無休時，欲作利也，當以熱劑溫之。有燥屎宿食而痛者，則煩而不大便腹滿而痛也，當以苦寒之劑下之。諸痛為實，痛則痛隨利減，此為裏實。凡太陽證下早因爾腹痛者，屬太陰，桂枝加芍藥湯。大實痛者，桂枝大黃湯。凡中脘痛屬脾土，太陰證，脈沉遲內寒者，理中湯加木香砂仁；若下利清穀或欲絕者，四逆湯。小腹痛，屬厥陰，茱萸四逆湯，加當歸木香。凡內實腹痛，并遶臍硬滿刺痛，煩躁發作，及燥屎痛，宜下之，小承氣湯。若潮熱不大便，從心下至小腹硬滿而痛，手不可近者，用大陷胷湯。凡胷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如脈弦腹痛無寒熱者，芍藥甘草

下悸，頭眩，肌體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少陽耳聾目赤，胷滿而煩，妄加吐利。則悸而驚，與小建中湯；有熱小柴胡湯主治也。

㈣身振

振者，身振振而動搖也。蓋汗吐下後太過，使氣血虛而作也。若汗吐下後，心下逆滿，氣衝胷，起則頭眩身振振動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太陽發汗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眞武湯。大抵氣血俱虛，不能榮養筋骨，其身不能主持，故爲振搖也，須大補氣血，曾用人參養榮湯數服甚效。又一人身搖不得眠者，以十味溫膽湯倍用人參得效。

㈤戰慄

戰慄，陰陽相爭，故身爲之搖也。邪氣外與正氣爭則爲戰，邪氣內與正氣爭則爲慄。傷寒六七日欲解之時，必發戰而汗出解也。戰則正氣勝，故得汗而解。慄則不戰而但心戰，頭搖鼓頷，遂成寒逆者有之。此陰氣內勝，正氣虛極，不能勝邪，宜薑附四逆湯。故經云：『陰中於邪，必內慄而戰，邪在上焦，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皆此類也。凡戰主外，其人森然寒聳，則身戰搖，慄主內，則心戰也。經云：『寒之傷人，使人毫毛畢直，鼓頷戰慄而無汗者，此表寒而戰慄也，當發汗。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蓋其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爲本虛，故戰而汗出得解也』又云：『脈陰陽俱停，謂無偏勝，以其寸關尺三部大小脈沉同等，雖劇當愈，必先戰慄汗出而解也。若脈浮數，按之不芤，其人元本不虛，若欲自解，則汗自出而解，不發戰也。夫戰者邪氣將出，邪正交爭，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且正氣勝邪，則戰已發熱，大汗出而解也。若正氣不能勝邪，雖戰無汗爲難治。若得半日或至夜有汗者，亦爲解也。凡小柴胡湯證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不罷而仍在者，復與小柴胡湯服之，此不爲逆，服湯良久，必蒸蒸而振，發寒熱，汗出而解也。若不發戰而心慄者，此陰中於邪，必內慄也。凡正氣怯弱，寒邪在內，是必爲慄。蓋戰者正氣勝邪，欲解也，慄者，邪氣勝

膀[illegible]苓散，甚者茵陳湯

陽明病發，潮熱汗多者，小便固少不可利，恐胃汁乾也，若利之，必喘渴而死。脈洪大，舌乾口燥，飲水不止者，人參白虎湯。若大便乍易乍難，小便不利而熱者，此有燥屎也，調胃承氣湯下之。若頭汗出，壯熱，渴飲水漿，小便不利，及陽明無汗，心中懊憹，小便不利，此二者必發黃，茵陳湯加木通滑石去大黃。大便不通，加大黃下之。

少陽證發熱口苦，咽乾或嘔，或心下悸，胷脅滿，小便不利，脈弦數者，小柴胡去芩加茯苓，口渴加竹葉麥冬天花粉去半夏。

太陰腹滿自利，若小便不利，無熱，脈沉者理中合五苓散加厚朴木通，分利其小便，大便自止也。

少陰四五日，小便不利，四肢沉重，大便自利者，眞武湯。若四肢冷，或欬或悸，小便不利，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加熟附。

厥陰寒閉厥冷，脈伏，囊縮入腹，小便不利，四逆湯加通草茯苓茱萸當歸，再灸關元丹田氣海，兼熨法甚良。

凡治風溫風濕，小水不利者，詳見本條。陰虛火動，小便赤澀不利者，四苓散加木通滑石生地黃蘗知母。若內熱甚，大便不通，小水赤澀不利者，八正散。若不渴，小便不利者，熱在血分也，四苓散加黃蘗知母生地當歸木通白芍。

夫膀胱爲津液之腑，氣化則能出也，若有汗多者，津液外泄，小便固少，不可利，恐重傷津液也，待汗止，小便自行矣。

凡小便自利，不可妄利，恐引熱入膀胱，則變畜血證也。

㊟小便數

小便數者，頻欲便而不多也。腎與膀胱虛而挾熱，滑則水通，澀則小便難，故澀淋而數起也。若自汗而小便數者，雖有表證，不可用桂枝，爲亡陽走津液也。太陽自汗，四肢拘急，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小便數，悞服桂枝湯得之便厥者，與甘草乾薑湯加芍藥。太陽病吐汗下後，小便數，大便鞕而譫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下之。若陽明自汗而小便數，

湯。凡脈弦口苦發熱腹中痛者，小柴胡去參加炒芍藥。若寒熱交作腹痛，加肉桂芍藥；寒多，去芩倍加桂，熱多，去桂倍加芩連柴胡。凡少陰發熱手足冷腹痛，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瀉後重，四逆散加附子炒芍藥官桂吳茱萸；若發熱脈洪弦腹痛者，芍藥黃芩湯。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小腹者，欲作利也，四逆湯主之。大抵腹痛有虛有實，若可按可揉而軟者爲虛，若不可按不可揉而硬者爲實，又有寒有熱有血有食，當明辨之。治法先將涼水一盃與病人飲之，其痛若緩，身有熱者屬熱痛，當用涼藥凊之，凊之不已而遶臍硬痛，煩熱讝語，大便實者，屬燥屎痛，當用寒藥下之。如食積痛必噫氣，惡食酸臭，如痛處不移，或在脅下，或小腹必硬滿，小水自利，大便黑，此皆痛隨利減之法也。若飲水愈加作痛者，屬寒痛，當用溫藥和之，和之不已而或四肢厥冷腹痛吐瀉者，急用熱藥投之，須詳脈來有力無力，乃爲良法也。

(九五)小腹滿

小腹滿者，臍下滿也。若胷滿，心下滿，腹痛滿，皆爲邪氣而非物，今小腹滿，則爲有物而非氣矣。若小便利者，則爲畜血之證，小便不利者，乃溺澀之證。滲利之劑，宜分兩途。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小腹急滿者，小便自利，用桃仁承氣湯下盡黑物則愈。太陰身黃小腹滿，小便不利者，與五苓散利之，小便凊白爲愈。有陰虛寒證小腹滿痛者，又當茱萸四逆湯溫之。甚者灸關元氣海穴。又有病人手足厥冷，脈沉不結胷，小腹滿，按之則痛者，此冷結膀胱，宜四逆湯及灸關元穴。凡病人素有痞氣，連在臍旁，痛引陰筋者，名臟結死證也。大抵以手按小腹硬滿而痛者爲實，不痛者爲虛，乃良法也。

(九六)小便不通

邪氣聚於下焦，結而不散，甚則小腹滿痛，此小便不通也，大抵有所不利者行之，使其滲泄也。若引飲過多，下焦畜熱，或中熱發黃，水飲停滯，皆以利小便爲先，惟汗後亡津液，則以利小便爲戒，設或小便不利，見頭汗出者，乃爲陽



八

脈沉而遲，不渴，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不通者，此爲虛寒也，名曰陰結，用四物麻仁湯加熟附。若嘔者，用金液丹，外用蜜導法。

若陽脈浮而濇，小便數而大便難者，名曰脾約，宜麻仁丸。

太陽證曾經汗下吐後，微煩，小便數，大便鞕，用蜜導法。若再下之，必清穀不化。若陽明自汗過多，或已經發汗而小便自利，大便不通者，此爲津液內竭，不可攻之，宜蜜導法。若元氣實者，宜承氣下之。

凡傷寒陽證大便五六日不通，頭疼身熱躁渴者，又宜下之以大柴胡，甚者用大承氣湯，此因大便燥結不通，邪熱之氣上攻於頭而痛也。

㊁無表裏證

夫無表裏證者，又非表證之可發，又非裏證之可下，俱宜用小柴胡湯和解之。

㊂陰陽證

凡治傷寒，須辨陰陽二證，不可誤治也。且以陽證論之，則太陽陽明少陽三陽也。如病在太陽，則熱在皮膚之分，便有頭疼惡寒體痛等證，其脈必浮而緊；如病在陽明，則熱在肌肉之分，或壯熱，或蒸蒸發熱，或熇熇發熱，便有頭額痛，或潮熱自汗等證，其脈必微而洪；如病在少陽，則在肌，或半表半裏熱，或往來寒熱，便有頭角痛，口苦嘔而胷脅滿痛等證，其脈必弦而數。蓋陽證面紅光彩，脣紅，口乾舌燥，能飲水漿，其人身輕，易以轉動，常欲開目見人，喜欲言語，其聲響亮，口鼻之氣往來自然，小便或赤或黃，大便或祕或硬，手足自然溫煖，爪甲俱紅活，此皆陽證也。如以陰證論之，則太陰少陰厥陰三陰也。如病在太陰，手足溫而微冷，脈息漸沉，或自利腹滿，嘔吐不渴；如病在少陰，雖則發熱，手足自冷，脈必沉細；如病在厥陰，則手足厥冷，脈微而緩，甚則脣青舌卷囊縮。大抵陰證則面青黑，或有虛陽

脈浮數，胃不和而譫語者，調胃承氣湯。若太陽陽明小便數而大便祕，此名脾約，約者束也，儉也，爲約束津不行也，用脾約丸。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難，是爲脾約，用前脾約麻仁丸，又有腎虛陰少小便頻數者，淸心蓮子飲，加黃蘗知母麥冬治之。

(九八)小便難少

陰虛則小便難，陰虛者陽必湊之，因膀胱受熱，故小便赤澀而不能流利也。又云：雖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但初鞕後溏不定，或鞕，攻之必溏，須小便多屎定鞕，方可攻之，乃胃中水穀不分，雖通而不多也。陽明中風，脈浮緊，身黃鼻乾，氣短腹滿，潮熱而噦，心脅痛，小便難，小柴胡加茯苓。大便不通者，用調胃承氣湯下之。太陽病小便難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小便少者，必苦裏結也，猪苓湯主之。

(九九)小便自利

小便自利者，爲津液偏滲，大便必鞕，宜大柴胡下之。陽明自汗者，復發其汗，使津液內竭，屎雖鞕猶不可攻，須蜜導法。太陰發熱身黃，其小便自利，則濕熱內泄，不能發黃，惟血證則小腹急而如狂，腎與膀胱俱虛，不能約制水液，二者皆令小便自利也。又有少陰病四逆，小便自利，或色白，爲下虛有寒，眞武湯去茯苓，甚者用四逆湯。三陽合病，腹滿身輕，口中不仁，面垢遺尿者，不可汗下，用白虎湯。若寒邪中於下焦，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用四逆湯治之，及灸關元穴，甚良法也。

(百)不大便

不大便者，謂大便不通，皆因發汗利小便，耗其津液。所以腸胃乾燥，而轉屬陽明裏證多矣。有陽經邪熱，傳入正陽明胃腑，大便不通者，有邪熱傳入少陰經而大便不通者，有傳入厥陰大便不通者，俱當急下之，三承氣選用。大便通而熱愈也。有不當便下者，在於脈虛浮惡寒，舌上白胎，或嘔，此猶帶表邪未解，不可攻。其嘔者因邪全未入腑，雖

蓋太陽脈似少陰少陰證似太陽所謂相反而治有異也深究其旨均自脈沉發熱以其有頭疼故名太陽病陽證其脈當浮，今反不浮而沉者，裏虛必寒，正氣衰微之所致。今身體痛，故宜救裏，使正氣內強，逼邪出外，而用乾薑生附，亦能出汗而解。假若裏不虛寒，則見脈浮而正屬太陽麻黃湯證也。均自脈沉發熱，以其無頭疼，故名少陰病，陰證，當無熱，今反熱，寒邪在表，未傳在裏，但皮膚鬱閉而為熱，如在裏無熱，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發表間之汗，附子溫少陰之經，假使寒邪在裏，則外必無熱，當見吐利厥逆等證，而正屬少陰四逆湯證也。以此觀之，少陰表邪浮淺，發熱之反為輕，太陽正氣衰微，脈沉之反為重，此四逆為劑，不為不重於麻黃附子細辛湯也。可見熟附配麻黃發中有補，生附配乾薑，補中有發，所謂太陽少陰，脈沉發熱雖同，而受病有無頭疼，用藥有別，故併論之耳。

(又)陰證身熱面赤

夫傷寒頭不疼，身不熱，口不渴，初起怕寒戰慄，便四肢厥冷，嘔吐瀉利，踡臥，小腹痛，或口吐涎沫，六脈沉細無力，此蓋直中陰經眞寒證，用薑附湯溫之，人皆知是陰證必矣。若初起惡寒，厥冷踡臥，不渴，小腹絞痛，面脣赤色，六脈沉細，重則昏沉不省，舌卷囊縮，手足指甲皆青，四肢厥冷，過乎肘膝，心下脹滿，湯藥不受，入口則吐，或利，六脈沉細或伏絕，此蓋夾陰中寒，先用蒸臍灸關元氣海法，急用人參四逆湯倍加茱萸薑汁溫之為當矣。至於身熱面赤，足冷脈沉，此蓋夾陰傷寒，正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倍加人參乾薑溫經散寒為當矣。若其身熱面赤，足冷脈沉，如煩躁欲坐臥於泥水井中者，此陰極發躁，正用四逆湯合生脈散，入辰砂細茶白蜜冷服為當也。若身熱面赤，足冷脈沉，下利清穀，身體疼痛，此為陰利寒證，俗呼漏底傷寒，正用四逆加人參茯苓白朮肉桂肉果砂仁木通燈心升麻少許服之為當矣。若身熱面赤，足冷煩躁，揭去衣被，脈來數大無力，此蓋虛陽伏陰，正用加減五積散冷服之為當矣。藥服下咽，冷體既消，熱性乃發，此熱因寒用也。此幾證中醫不識，足冷脈沉，或數大無力，中無主斷，見其身熱面赤，煩躁，便認作陽證，誤投涼藥，死者多矣。殊不知陰證不分熱與不熱，面赤與不赤，憑脈下藥，最為切當，不拘脈之浮沉

泛上，面雖赤色而不紅活光彩，其人身重難以轉側，或向壁臥，或踡臥欲寐，或閉目不欲見人而懶言語，或氣少而難以布息，或口鼻之氣往來自冷，其聲音不響亮，或前輕後重，或時躁熱煩渴，不能飲水，唇口或青或紫，舌色或青或紫或白，胎鋪滿而滑，不見紅色，手足自冷，爪甲或青或紫，血不紅活，小便青白，或淡黃，大便不實，而或瀉，或熱在肌表之分，以手按之，殊無大熱。陰甚者，則冷透手也。陰證發熱，自與陽證發熱有異，不可以面赤煩渴為論，要在明辨治之。

㊂陽證似陰

陽證似陰者，乃火極似水也。蓋傷寒熱甚，失於汗下，陽氣亢極，鬱伏於內，反見勝己之化於外，故其身涼，手足逆冷而乍溫，狀若陰證。大抵唇焦舌燥，能飲水漿，大便閉硬，小便赤澀，設有稀糞水利出，此內有燥屎結聚，乃旁流之物非冷痢也。再審有屁極臭者是也。其脈雖沉，切之必滑數有力，或時躁熱不欲衣被，或揚手擲足，或譫語有力，此陽證也。輕則用四逆散合小柴胡湯，渴用白虎合解毒湯，潮熱大便實者，用大柴胡湯，重則燥熱堅硬痞滿全具者，用大承氣湯下之。故經云：『身寒厥冷，其脈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者，非寒也，此則陽盛拒陰也。』

㊃陰證似陽

陰證似陽者，乃水極似火也。蓋傷寒傳變，或悞服寒涼藥，攻熱太速，其人素本腎虛，受寒遂變陰證，冷極於內，逼其浮陽之火發見於外，其人面赤煩躁，欲坐井中，身有微熱，渴欲飲水，復不能飲，大便閉結不通，或自利，小水淡黃，或嘔逆，或氣促，或鄭聲，或咽痛，所以狀似陽證，庸醫不識，見其面赤煩渴便結，認作陽證，妄投寒冷之劑，下咽遂斃，可不謹哉！切其脈若沉細遲微，以通脈四逆湯倍加參附，以接眞陽之氣，設或救遲，遂至陰盛陽衰，雖使參附亦不能救，此與陰盛格陽例同。內經所謂『身熱脈數，按之不鼓擊於指下者，此乃陰盛格陽，非熱也。』又云：『面赤目赤，煩渴引飲，脈來七八至，而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脈，用人參四逆湯治之而愈。』此陰陽幽顯之奧，水火微兆之微

寒極而反成冽反能[illegible]

不識，疑是陰厥，復進熱藥，如抱薪救火矣。夫陰厥者，因三陰血分自受寒邪，其初病起無身熱，無頭疼，就便惡寒，四肢厥冷，直至臂脛以上，過乎肘膝不溫，引衣踡臥不渴，兼或腹痛吐瀉，或戰慄面如刀刮，口出涎沫，脈沉遲無力，此爲陰經自中寒證，不從陽經傳入，謂之陰厥也。輕則理中湯，重則四逆湯溫之。

傷寒寒熱而厥，面色不澤，冒昧，兩手無脈，或一手無脈，此時要有汗出，如重陰欲雨之狀。多用綿衣蓋煖手足，或用火磚布包放於足下，急用熱薑汁調稀米湯服之，溫覆取汗乃愈。若汗出不止者，用人參熟附子乾薑桂枝麻黃根五味子麥門冬煎湯救之。若汗不止，脈不至者死。

## ㊁蚘厥

蚘厥者，其人手足冷而吐蚘也。厥陰病，其人素有寒，妄發其汗，或汗後身熱，以致胃中虛冷臟寒，饑不能食，食即吐蚘，蚘入膈，故乍靜乍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蚘聞食即出，輕者吐小蟲，重者吐長蟲，舌乾口燥，常欲飲水漱舌，不欲嚥，蚘上煩躁，昏亂欲死，兩手脈沉遲，足冷至膝，甚者連蚘并屎俱出，或大便祕而不行，此證雖出多端，可救治也，加味理中安蚘湯主之。又有胃中空虛，蟲無所安，反食其眞臟之血，病人心胸脅下有痛陣，必攢眉呻吟，或時下血，如豚肝色，或如濕毒膿狀，或如鮮血色，或下利急迫，或昏沉不省人事者，一切吐蚘，雖身火熱，不可與涼劑，服之必死，俱用理中安蚘湯加減治之，待蚘定，却以小柴胡退熱。夫蟲者上半月蟲頭向上易治，下半月蟲頭向下難治；先以肉汁或糖蜜引蟲頭向上，然後用藥中病則止。又有厥陰病消渴，氣上沖心，饑不能食，食即吐蚘，既曰胃寒，復有消渴之證，蓋熱在上焦，而中下焦則俱寒而無熱，此實至言也。若大便實者，用理中湯加大黃入蜜少許微利之。

## ㊂冷結膀胱

凡手足厥冷，脈沉細無結胸，但小腹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膀胱，須灸關元穴，宜服茱萸四逆湯，滋陰湯。

大小，但指下無力，重按全無，便是陰證，故足冷也。雖有身熱，不可與涼藥，服之則渴甚而急死，當用五積散溫解表裏之寒，隨手而愈。內有虛寒，必須薑附以溫之，切忌發泄。凡下手脈來雖洪大，而數按之不鼓擊於指下者，即無力也。重按全無者，即空大而散，是無根之脈也。而亦載陽者，乃虛陽泛上下虛故也。身微熱者，裏寒故也。煩躁者，陰盛故也，此蓋取脈不取證也。原夫夾陰伏陰，眞陰陰躁陰利等證，皆爲色慾內傷，腎經虛損，復受寒邪，陰氣獨盛，陽氣以衰，故有此證此脈。諺云：「傷寒偏死下虛人，」誠哉是言也。腎經眞氣者，人命之根也，可不謹養乎！

（二七）陰毒

陰毒者，其人腎經本虛，素有積寒在下，或又先因慾事，已後著寒，或悞服寒涼藥，或食生冷物，內既伏陰，復加外寒，內外皆寒，遂成陰毒。蓋積寒伏於下，微陽消於上，陰氣極甚，陽氣衰微而成毒也。陰毒傷寒，則額上手背冷汗自出，其毒氣漸深，則鼻如烟煤，舌上黑胎而滑，其候目睛疼，身重如被杖痛，背強，小腹裏急絞痛，或咽喉不利，致毒氣攻心，心下脹滿，結硬如石，四體堅冷如冰，湯藥不受，或氣促嘔悶，或冷汗不止，或煩躁吐利，甚則神思昏沉，手指甲青脣青舌卷囊縮，六脈沉細而疾，或六脈伏絕，此皆陰寒毒氣入深，先用薑汁好酒各半盞熱服，脈來可治，察其虛寒伏陰用藥，又當知病人有無痛處，若痛甚者，脈必伏，急用蒸臍熨法，灸關元氣海法，灌入煎藥，此爲斡旋之功矣。

（二八）胷中冷厥

凡手足厥冷脈乍緊者，此邪結在胷中也，故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此病在胷中，宜吐之，用瓜蒂散主之。

（二九）除中

凡傷寒脈遲，厥深下利，當不能食，若反能食者，名曰除中，此證必死也。

（三〇）寒熱二厥

陰陽二厥，治之一差，死證立判。陽厥者，先自三陽氣分，因感寒邪，起於頭疼發熱惡寒，已後傳進三陰血分，變出四

不眠者，陽盛陰虛，則晝夜不眠。蓋夜以陰爲主，陰氣盛則目閉而臥安，若爲陽所勝，則終夜煩躁而不寧，所謂陰虛則夜爭也。

太陽脈浮，身痛無汗，煩躁不眠者，宜汗，此則邪在表也。

陽明經頭額痛，目疼鼻乾，身熱不眠，脈微洪，則邪在表，宜葛根湯以解肌。若自汗脈洪數，表裏俱熱，煩渴舌燥飲水者，人參白虎湯。若蒸蒸發熱，或潮熱自汗，大便實燥渴讝語，宜調胃承氣湯下之。又若大熱錯語，呻吟乾嘔不得眠者，黃連解毒湯主之，此則熱在裏也。若表裏大熱，舌燥飲水不眠者，白虎合解毒湯主之。大抵胃不和則睡不安，故宜解熱，胃和則已。少陽發熱，嘔而口苦，脅痛心煩不眠，脈弦數者，小柴胡湯加黃連山梔主之，此則邪在半表半裏也。虛人津液不足者，加麥門冬。

少陰證二三日，心中煩不眠者，黃連雞子湯。又下利六七日欬而嘔，心煩不眠者，此停水也，猪苓湯。

太陽病發汗後，不得眠，脈浮數，微熱煩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若大汗胃中乾燥，煩渴欲飲水者，宜少與之卽愈，不與則喘渴而死。脈數大，用人參白虎湯加竹葉，不可用五苓也。若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者，必反覆顚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若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裏證，脈沉微，無大熱，乾薑附子湯。汗下後，虛煩不眠者，溫膽湯加竹葉石膏山梔烏梅辰砂主之。若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微熱而喘不得眠者，有燥屎也，大承氣下之。傷寒瘥後飲酒煩悶，乾嘔口燥，呻吟錯語不得眠者，黃連解毒湯加烏梅乾薑乾葛主之

瘥後不眠者，卽熱氣與諸陽相倂，陽氣未復，梔子烏梅湯。

陽挾陰，狂言不眠，亂夢心煩，氣乏者，酸棗仁湯。陰挾陽則驚悸昏沉，溫膽湯。

若汗下太過而陽氣衰，不得眠，若無熱證，又當四逆湯主之，以退陰復陽也。

㊂短氣

短氣者，乃鼻中呼吸之氣，出入短少而不相接續也。表證不解，汗出不徹，其人面色緣緣正赤，煩躁不安，其身不知痛處而短氣者，宜發汗則愈。心腹堅滿，自汗多短氣者，邪在表而爲虛，宜用桂枝湯實表則愈。陽明內實，不大便，潮熱自汗，躁渴讝語，心腹堅滿而短氣者，邪在裏而爲實，宜大柴胡下之，重者用調胃承氣湯。陰證脈沉細，手足冷惡寒，面如刀刮，口鼻之氣難以布息而短氣者，宜人參四逆湯溫之。因汗吐下後元氣虛弱，脈微細，氣不能相接而短少者，宜人參養榮湯。乾嘔短氣，痛引脅下，汗出不惡寒，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短氣煩躁，心中懊憹者，梔子豆豉湯。風濕相搏，一身盡痛，汗出小便難，惡風不欲去衣被，短氣者，甘草附子湯。食少飲多，水停心下，滿悶短氣者，茯苓甘草湯。小便難，五苓散主之。

㊃多眠

多眠者，衞氣晝則行陽，夜則行陰，行陽則寤，行陰則寐，陽氣虛，陰氣盛則目瞑，故多眠，乃邪傳陰不在陽也。昏昏閉目者，陰司闔也，默默不言者，陰主靜也。脾肝腎經，謂之陰司，太陽證十餘日，脈浮細嗜臥者，外已解，神將復也。設胸滿脅痛者，屬少陽也，小柴胡加桔梗。若浮緊無汗者，太陽未解也，宜麻黃湯汗之。若鼻乾不眠者，風熱內攻，不干乎表，熱氣伏內則多眠，小柴胡湯。凡汗後身涼脈靜而好睡者，病之愈也。少陰脈微細，但欲寐，或踡臥惡寒，或喜向壁臥，或身體沉重欲寐，脈沉逆冷者，皆屬陰證也，附子湯。風溫脈陰陽俱浮者，汗出身重，鼻息鼾睡，語言難出，用葳蕤湯。狐惑脣口生瘡，咽乾聲啞，面乍白乍黑，但默默欲眠，治在本條。

㊄晝夜偏劇

凡病晝靜夜劇者，熱在血分，宜四物湯加黃蘗知母芩連山梔丹皮軟柴胡主之。若夜靜晝劇者，此熱在氣分，宜小柴胡湯加山梔黃連知母地骨皮主之。若晝夜俱劇者，此熱在氣血之分，宜小柴胡合四物湯加連梔主之。若有表

（二九）驚惕

驚惕者，心中動悸惕然而驚也。太陽病加溫鍼，必驚惕也。又傷寒八九日下之，胷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痛，用柴胡龍骨牡蠣湯主之。又少陰病耳無所聞目赤，胷滿，不可吐下，若吐下則生驚惕也。又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用炙甘草湯。凡風濕被火，則如驚癇也，陽明被火發熱汗出，不惡寒，加溫針，必驚惕而煩躁不眠也。太陽脈浮，宜以汗解，妄以火迫必驚狂，起臥不安，宜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大抵傷寒汗吐下之後虛極之人，或因事驚恐，遂生驚惕者，宜養心血安神之劑主之。

（三十）奔豚

奔豚者，如江豚之狀，氣從小腹上沖心而痛也。凡欲作奔豚者，其氣在臍下築築然而動也，宜理中湯去白朮加肉桂主之。痛甚加茱萸。凡燒針令其汗出者，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也，宜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若痛甚手足厥冷者，宜當歸四逆湯加肉桂吳茱萸主之。蓋桂大能泄奔豚，茯苓能伐腎邪，故加之，朮能燥腎閉氣故去之。藥中不可不愼也。用甘爛水煎藥，取其力薄，不助腎邪也。

（三一）狐惑

狐惑濕䘌，皆是蟲證。蓋傷寒失於汗下不解，多日傳變，因腹中有熱，食入無多，腸胃空虛，三蟲求食，而食人五臟。且狐惑者，如狐之下冰，取猶豫不決，進退之義，若蟲食其肛則聲啞，蟲食其臟則咽乾，當看上唇有瘡，蟲食其肛，下唇有瘡蟲食其臟，面色乍白乍赤乍黑，變易無常，四肢沉重，惡聞食氣，默默欲眠，目閉舌白齒晦，殺人甚速，越人望而畏之。

（三二）漱水不欲嚥

陽明證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必作衄，用犀角地黃湯。若畜血下焦，其人喜忘而如狂，小便自利，大便黑色，口燥

少陰寒證陰極發躁不得眠，脈沉細，足冷面赤，或下利身疼痛不得眠，脈微者，四逆湯加參朮主之。
中風汗出脈濡弱將厥而且寒煩躁不眠宜小建中湯。

## ㉗咽痛

咽喉不利，或痛或嘔，皆毒氣上攻，有陰陽二毒，有少陰，有伏氣，要在審察治之，不可一例作爲風熱治也。陽毒咽喉腫痛，乃熱極也，陰毒咽喉不利，乃寒極也，治在本條。
少陰病二三日咽喉痛，用甘桔湯。若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用猪膚甘桔湯。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微欲絕，面赤咽痛者，用通脈四逆湯。伏氣者亦屬少陰，謂之腎傷寒，因冬月伏寒在於腎經，頭疼腰痛，脈微弱，發則咽痛，後必下利，用蜜煮附子四逆湯，以溫腎經則愈，不可用寒涼之藥也。少陰病咽中生瘡，不能言語聲不出者，用苦酒湯。

## ㉘怫鬱

怫鬱者，陽氣蒸越，形於頭面肌膚之間，聚赤而不散也。太陽病發汗不徹，併於陽明，續自微汗出，面色赤者，陽氣怫鬱於表，面色緣緣正赤，其人煩躁不知痛處，用葛根湯解肌。若太陽病發汗不徹，脈浮緊而面赤者，表未解也，用麻黃湯汗之。若面赤身痒者，以其不得小汗出故也，用桂枝麻黃各半湯。病人大便乍難乍易，小便利，有微熱，怫鬱不得臥，此有燥屎作實，用調胃承氣湯下之。吐汗下之後，虛極，胃中虛冷，外色怫鬱，假色於面，乃內寒也，宜用理中湯。手足冷者加附子。吐下之後虛矣，或復汗之，其人怫鬱，復與之水，因而得噦，此胃寒也，用桂枝人參湯加茯苓。吐汗下之後，得噦怫鬱者，內虛也，用人參四逆湯。傷寒被火劫，汗出不解，邪熱與火交攻而發怫鬱，蒸於肌膚，身目俱黃，用茵陳湯。陽明內實熱盛，脈洪大，面色赤，煩渴舌燥飲水者，用人參白虎湯。潮熱自汗讝語，面赤燥渴大便實者，用大柴胡湯加芒硝。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或身痛，脈微欲絕，面赤或咽痛者，用通脈四逆湯加葱白。有下利脈沉遲，面色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大抵陰證怫鬱，并下[illegible]赤而光盛也。要在審其虛實寒熱，不可見其面赤

㉟肉瞤筋惕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發汗過多，津液枯少，陽氣偏虛，筋肉失所養，故惕惕而跳，瞤然而動也。非溫經助陽，何以治之？惕者，筋脈跳動也，瞤者，肌肉蠕動也。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仍發汗，頭身瞤動，振振欲擗地，用眞武湯合人參養榮湯，倍用歸芪亦效。若不因汗之過多，其人惕惕然筋脈跳動者，此人素稟，血少，邪熱傳於六脈之中，使之動惕也。用加味人參養榮湯最妙。如傷寒發汗過多，或虛人取汗，或傷風取汗，妄用麻黃青龍等湯，大發其汗，便有厥逆筋惕肉瞤之證，並用眞武湯，瘦人去芍藥，恐其入榮故也。有熱去附子，恐其大熱，以瘦人火多故也。若傷寒發汗，腹中有動氣者，汗之則肉瞤筋惕，或頭眩汗不止，其證最逆，急用防風白朮牡蠣湯，次用小建中湯，乃可十愈一二。若汗吐下後，心中滿，氣上沖胷，起則頭眩，脈沉緊，身振搖者，用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久則成痿。心下滿去甘草，加枳桔。予嘗治一人，傷寒不經發汗，七八日筋脈動惕，潮熱甚，其肉不瞤，大便祕，小便赤，以手按腹中鞕痛，此有燥屎，大柴胡湯下之，則愈。一人傷寒十餘日，曾三次發汗過多，遂變肉瞤，身振搖，筋脈不惕，此氣虛也，用人參養榮湯而愈。一人汗後虛煩不得眠，筋惕肉瞤，內有熱，以加味溫膽湯治之，乃愈也。

凡傷寒口脣下頷顫動者，有虛有實，此熱在手足陽明二經之分也。脈虛者，以人參三白湯，加麥冬五味，先生其脈，次用竹葉石膏湯主之。

若舌燥煩渴能飲水者，人參白虎湯主之。大抵此證不解，昏迷逆冷者，多不能救也。

㊱肉苛

人之肉苛，雖近衣絮，猶尙苛也。傷寒發汗過多，亡其血者，乃變此證。蓋榮虛而衞實，則血氣不得通和，肌肉失所養，故頑痹不仁，痛癢不知也。用羌活沖和湯，加桂枝當歸木香主之。

㊲鬱冒

舌乾，但漱水不欲嚥者，此有瘀血結於下焦，宜桃仁承氣，下盡黑物則愈。少陰證脈沉細手足冷，或時煩躁，渴欲漱水不欲嚥者，宜四逆湯。又下利厥逆無脈，乾嘔煩，渴欲漱水不欲嚥者，宜白通湯加猪膽汁人尿服之。有厥陰蚘厥煩躁，吐蚘口燥舌乾，但欲涼水浸舌并口脣，時不可離，但不欲嚥下，宜理中湯，加烏梅花椒主之。大抵陰證發躁煩渴不能飲水，或欲勉強飲下，良久仍復吐出，或飲水而嘔逆者，皆內寒也。宜四逆湯溫之。蓋無根失守之火，遊於咽嗌之間，假作燥渴，故不能飲水也。若能飲水而不吐者，熱也。

## ㊂百合

百合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無復經絡傳次也。蓋欲臥不臥，欲行不行，寒又無寒，熱又不熱，坐又不坐，欲食不食，口苦小便赤，藥入口即吐利，狀若鬼神爲禍。大抵汗吐下之後，元氣虛弱，多變此證。若惡寒而嘔者，病在上焦，二十三日愈。若腹滿微喘，大便堅三四日一行而微溏者，病在中焦，六十三日愈。若小便淋瀝難者，病在下焦，三十三日愈，若溺時頭覺痛，六十日愈。如頭不覺痛，灑淅惡寒者，四十日愈。若溺時覺快然，但有頭眩者，三十日而愈也，宜百合湯以治百合病也。

## ㊂瘈瘲

瘈者，筋脈急而縮，瘲者，筋脈緩而伸。一縮一伸，手足牽引，搐搦不已，大抵與嬰孩發搐相類，謂之瘈瘲者，此證多屬於風，蓋風主搖動也。又心主脈，肝主筋，心屬火，肝屬木，火主熱，木主風，風火相熾，則瘈瘲也。若夫不因汗下所生者，當平肝木，降心火，佐以和血之劑，用羌防芩連柴芍歸地川芎天麻之類。若兼痰者，必加南星半夏竹瀝薑汁。如風邪急搐，須兼全蠍殭蠶。若曾經汗下之後，多日傳變而得此證者，爲病極也。蓋因虛極生風，用小續命湯加減，凡傷寒汗出露風則汗不流通，遂變筋脈攣急，手足搐搦，用牛蒡根散主之。風溫被火劫，發微黃色，劇，如驚癇時發瘈瘲者，宜用葳蕤湯主之。若夫瘈瘲戴眼反折，反而上視，曰絕汗乃出，如貫珠不流，此太陽絕也。又有四肢漐漐動而不止，[illegible]由畜者，此肝絕也。蓋汗下後虛，變生此證者多死，若用小續命湯，有汗去麻黃，無汗去黃芩，要在

# 醫部彙考三百四十九

## 傷寒門十五

明陶華全生集

### ㈢瘖瘂不言

瘖瘂不言者，若少陰病咽中生瘡不能言語者，以雞子苦黃酒湯。若狐惑上脣有瘡聲啞者，治在本條。痓病口噤不能言，治在本條。熱病瘖啞不言三四日不得汗出者，死。若熱甚火傷肺金不能言者，宜淸肺降火則愈。若風熱擁盛欬嗽聲瘖瘂者，以淸風熱降痰火則愈。又有失於發散，風邪伏於肺中者，當以發散爲主也。

### ㈢遺尿

遺尿者，小便自出而不知也。三陽合病，身重譫語遺尿者，用人參白虎湯。大抵熱盛神昏遺尿者可治，若陰症下寒逆冷遺尿脈沉者，多難治，宜四逆湯加益智仁主之。厥陰囊縮逆冷，脈沉遺尿者，宜四逆加茱萸湯，陽不回者死。傷寒汗下之後，熱不解，陰虛火動而遺尿者，用人參三白湯，加黃蘗知母麥冬五味歸地主之。若狂言直視遺尿者，是腎絕也。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又水泉不止者，膀胱不藏也。腎與膀胱表裏俱虛則膀胱之氣不約，故遺尿也。溲便遺尿，肺金虛當補肺也。大抵肺虛腎虛，熱盛遺尿者，皆可治，惟腎絕遺尿者，不可治。

鬱冒，人氣昏沉迷逆，如物之蒙冒其首，蓋諸陽乘寒而爲厥，鬱冒不仁者，謂不柔和，痛癢不知，針火不知，卽不仁也。此寒氣乘虛所中，用四逆湯加人參歸桂芎芪天麻主之。太陽病下早不愈，仍復發汗，以致表裏俱虛，其人致冒，冒家汗自出而愈，乃表和也。若不得汗而不解者，用人參三白湯，加芎歸天麻。下虛脈微足冷，加熟附溫經固本。經云：「蔭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少陰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此腎絕也。凡頭目眩運，非鬱冒也，蓋眩運爲輕，鬱冒爲重，新產婦人病多鬱冒者，此血虛也。用加味四逆湯主之。又惡露未盡，上衝鬱冒，此血暈昏迷，亦宜四物湯加紅花桃仁乾薑肉桂推陳致新治之。

㉘過經不解

傷寒十三日不解，謂之過經，若脈尺寸陷者，大危也，陷者，卽脈伏也。若過經不解，或已經二三十日之後，其柴胡證未罷，先與小柴胡和之。若嘔不止，心下鬱鬱微煩者，大柴胡下之。凡胸脅滿而嘔，日晡潮熱者，此爲實也，先以小柴胡解外，次以大柴胡下之，加芒硝。若過經不解，人弱脈虛者，不可下，以參胡三白湯加減治之。若虛煩少氣者，人參竹葉湯主之。若虛煩不得眠者，參胡溫膽湯主之爲當也。

㉙目直視

直視者，目睛圓圓，正直視而不轉動也。凡直視搖頭者，心絕，狂言目反直視者，腎絕，直視喘滿下利者，皆死。直視讝語不止者，死。目斜視者，死。若其目正圓直視口噤，或角弓背反張者，痓病也，多難治。若戴眼反折者，此爲上視，絕汗乃出，大如貫珠不流，此膀胱絕也。凡目中不明，非直視也，此目中乃視物，但見一半，不見一半。有所讝妄而胡言也。若大便實者宜下之，目自明也。內虛者難治。

服，外用芒硝赤小豆青黛爲末，以鷄子清和猪膽汁調和敷瘡上，最效，勿令動之，待其脫落，無痕。

傷寒瘥後，小便澀而有血者，名曰內外瘡，皆黑黯，不出膿者死，亦是餘熱毒也，用黃連解毒湯加生地當歸連翹木通滑石牛膝萹蓄琥珀甘草梢，加燈心水煎服。

㊴勞復

病新瘥後，血氣未平復，餘熱未盡，如水浸牆壁，水退土尚未堅，不可動也。非但負重涉遠，雖梳頭洗面亦傷神也。若勞動再發爲勞復，血氣尚虛，但當安臥守靜以養血氣，設或早晚勞役，使血氣沸騰，而邪熱遂還於經絡而發熱，謂之遺熱。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者以下之。若不應汗下者，以參胡三白湯，加調理藥，但濈然汗出而解，或寒戰汗出而解；若虛煩不眠，用參胡溫膽湯，加棗仁遠志；氣虛煩嘔，竹葉石膏湯；燥渴去半夏，加知母倍多天花粉；若虛熱不止者，千金麥冬湯；若身熱食少無力者，參胡溫膽湯；無熱下虛有寒，人參養榮湯加熟附；若陰虛火動者，宜補中益氣湯，加黃蘗知母以滋腎水也。

㊵食復

新瘥後多食而復發者，爲食復，緣新瘥不能勝穀氣，遂發虛熱也。大抵傷寒病後，只宜先進稀米飲，次進薄粥，又宜少少與之，常令不足，不可盡意。諸般肉食，不可食之。若瘥後病已解，但日暮微煩者，此食穀早或多食故也。胃虛弱而不能消穀食，宜損穀則愈。食後復發熱，大便難，燥渴讝語，關脈實者，用枳實梔子湯，加大黃下之。熱不解，大便如常者，參胡三白湯加減治之。心下痞滿，加枳實黃連桔梗。有痰嘔，加橘紅半夏。米食不化，加神麯麥芽。肉食不化，加草果山楂治之。

㊶女勞復

㉜循衣摸牀

傷寒循衣摸牀者死，兩手撮空者死，向壁踡臥，逆冷鄭聲，循衣摸牀者死。凡循衣摸牀，直視譫語，脈弦者生，脈濇者死。小便利者可治，不利者不可治，謂津液枯竭也。大抵陰陽二氣俱絕，則妄言撮空也，若大便祕結，撮空譫語，燥渴者，此爲實熱，宜承氣湯下之。若因汗下虛而大便自利，譫語撮空，逆冷脈小者難治，以升陽湯刼之。

㉝舌卷囊縮

凡舌卷囊縮者，難治也。若陰陽易病，卵入腹則舌吐者死。且夫囊縮有陽證，有陰證，其陽證囊縮者，因熱極而縮，蓋熱則燬燃，其陰證囊縮者，因寒極而縮，蓋寒則收引，皆是宗筋也。婦人亦有囊縮可辨，但其乳頭縮者，卽是也。凡陽證囊縮舌卷者，急用大承氣下之，若陰證囊縮舌卷者，急用四逆加茱萸湯溫之，先灸關元氣海丹田及蒸臍熨法甚效。

㉞手足攣搐

傷寒大汗已出，因而露風，則汗不流通，風邪乘虛襲於經絡，故手足攣搐，不能屈伸，而筋脈拘急也。用牛蒡散治之。

㉟瘥後發腫

傷寒瘥後浮腫者，此水氣也，以牡蠣澤瀉散主之。

㊱瘥後喜唾

病新瘥後，口中和，喜唾不止者，此胃中有寒，宜理中湯溫之。瘥後口乾喜唾，或咽痛，人參竹瀝湯加烏梅黃連知母天花粉主之。咽痛者，用山豆根磨水噙之，復用甘桔湯加芩連山梔連翹薄荷主之。

㊲瘥後遺毒

傷寒汗下不徹，邪結在耳後一寸二三分，或兩耳下俱硬腫者，名曰發頤，此皆餘熱之毒不除也，宜速消散緩則成

者因強食穀食早而不消化也，宜損穀則愈。且夫前用知母麻黃取汗者，但虛病後血氣兩虛，豈可再發汗者，人元氣壯盛，脈來有力者，乃可汗之。若脈虛人弱者，只用十味溫膽湯。若有寒熱潮熱，日晡發熱者，以參胡溫膽湯，加芩連主之。要在脈證詳辨，不可執一也。

(四十五)瘥後飲酒復劇

酒能發散溫經，其味苦辛，乃大熱有毒也。且寒月惟酒不冰可見矣。緣傷寒熱病，本熱未解，若飲酒則病增劇，轉加熱盛而助火邪也。若脈弦數者，用小柴胡合解毒湯，加烏梅乾葛砂仁。若脈洪大者，用人參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加乾葛烏梅砂仁主治可也。

(四十六)臟結

臟結者，臟氣閉結而不復流布也。一息不運則機緘窮，一毫不續則霄壤判，臟結之理如此。其外證如結胸狀，但飲食如故，時時下利，為異耳。其脈寸浮，關尺沉細而緊，陰筋引臍腹俱痛是也。病人脅下有痞氣連在臍旁，痛引小腹陰筋者，此冷臟結者死。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不可攻也，宜灸關元，仍與茱萸四逆湯溫之。寒甚加附子。

(四十七)痓病

痓證身熱足冷，頭項強急，惡寒，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手足攣搐角弓者，是也。起於太陽，先傷於風，重感於寒，無汗為剛痓；起於太陽，先傷於風，重感於濕，有汗為柔痓。仰面而臥，開目為陽；合面而臥，閉目為陰。脈浮緊者屬陽，脈沉細者屬陰。口中燥渴者屬陽，口中和者屬陰。脈緊急而強直下行者成痓。又發汗太過，亦成此病。大發濕家汗，幷發瘡家汗，皆成痓也。新產婦人血虛汗出當風，亦成痓也。陽證易治，陰證難醫。太陽無汗，小便少氣，上沖口噤，欲作剛痓，麻黃加葛根湯。若人參羌活散，加麻黃乾葛，亦佳。太陽病几几身體強痛，脈反沉細，此為痓，宜

傷寒男子病新瘥，早犯女色而爲病復發者，名曰女勞復也。其候頭重不舉，目中生花，腰背痛，小腹裏急絞痛，或憎寒發熱，或時陰火上衝頭面烘熱，心胸煩悶者，以竹皮燒裩散；若有熱加柴胡調赤衣散。人虛弱者，用參胡三白湯，調赤衣散；若小腹急痛，脈沉足冷，用當歸四逆湯，加熟附茱萸，送下赤衣散。若見卵縮入腹，脈離經者死也。

(四)陰陽易

陰陽易者，如換易之易，以其邪毒之氣，交相易換也。男子病新瘥，婦人與之交而爲病者，名曰陽易；婦人病新瘥，男子與之交而爲病者，名曰陰易。其候身重氣乏，百節解散，頭重不舉，目中生花，熱上衝胸，憎寒壯熱，陰火上衝，頭面大熱，在男子則陰腫小腹絞痛，在婦人則裏急連腰胯內痛，病甚者，手足冷攣拳，男子卵陷入腹，婦人痛引陰中，皆難治也。若見舌吐出者，死。予曾治一人，見舌出數寸者，卽死矣。宜用竹皮燒裩散，加人參當歸知母。若卵腫痛，倍加竹青黃連滑石生地鼠糞韭根甘草青皮木通，有粘汗出而陰頭腫爲效。有熱加柴胡；陰火上衝加黃蘗知母；若傷腎經虛損，眞陽衰脫，有寒無熱，脈虛足冷者，以人參四逆湯，調下燒裩散。若傷肝經，以當歸四逆湯加茱萸熟附，送下燒裩散，用分寒熱而治。

大抵傷寒大病之後，房幃之事，切宜謹戒。若未瘥後，因交接淫慾，而無病人反得病，此爲陰陽易也。若瘥後因交接淫慾病人自病而復發，謂之女勞復。此乃仲景不傳之妙論，醫當玩之！

(四)瘥後虛弱

傷寒瘥後虛弱無力者，先因汗下過多，病久元氣虛弱，調養失宜，須漸漸進食，守靜不可太急。治傷寒雖無補法，若果病久元氣虛憊，或勞力所傷，不得不補，此合宜則用也，宜補中益氣湯。

(四)瘥後昏沉

傷寒瘥後昏沉者，或半月以來，或十餘日漸見昏沉，終日不醒，又有寒熱，錯語失神，如見鬼狀，或呻吟者，或寒熱似[illegible]故也。醫作風壁治之，非矣，當以知母麻黃湯，取微汗則愈。

察，不可執一說也。凡溫病發於三陽者多，發於三陰者少，若發於陰者，必有所因也，或因飲食內傷而得之，或因慾事先傷腎經而得之，治例皆與傷寒傳變各條同治，惟發表不與傷寒同也。三月得此病者爲晚發，治法同溫病。壯熱脈浮大有力可治，細小者難治，所以溫病大熱滾滾，脈小足冷者，多死也。

（五十）熱病

夫熱病乃冬時感寒不卽病，伏藏於肌膚，至夏時其伏寒各隨時令改變爲熱者，因炎暑將發，又受暴寒，故夏變爲熱病。既變之後，不得復言爲寒矣。所以仲景有云：『夏時人感壯熱，不惡寒而渴者。』其理可見。熱病也不惡寒，則病非外來，渴則明其熱自內達，其無表證明矣。治熱病與溫病同，夏至以後時令炎暑，人感壯熱，煩渴不惡寒，乃爲熱病。熱病之脈，亦隨其經而取之也。發於太陽脈浮緊，發於陽明脈浮長，發於少陽脈弦數，發於三陽者多，發於三陰者少，亦有所因也。治依溫病條下。若表邪傳進三陰者，治法與傷寒條內下證同。若脈沉小足冷者，亦發於陰則難治也。大抵熱病比溫病尤加熱也，脈得洪大有力，或滑數有力，乃爲病脈相應，謂之可治，若細小無力，謂之難。醫入虛脈弱者，主扶元氣，兼解邪熱，不可峻攻，若見表證在者，治例與溫病同。若夾暑，加香薷扁豆雙解之。若夾內傷生冷飲食停留，或嘔吐，或惡心，中脘痞悶，發熱惡寒拘急，用藿香正氣散，加香薷扁豆葛根黃連。若熱渴大便自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去桂加葛根黃連香薷滑石甘草主之。表熱甚者加柴胡。若時令熱病發黃，名曰瘟黃，用瀉濕熱，茵陳五苓散。凡熱病一二日瀉利，腹滿熱甚者死，三四日目昏讝語，熱甚脈小者死，五六日舌本焦黑燥渴者死，七八日衄血吐血下血，燥熱脈大者死，八九日發痓兼昏沉者死。凡熱病脈促結伏沉小，皆難治；熱不得汗，脈躁急者，亦難治，已得汗而熱反盛，脈躁急者，死也。

（五一）時氣

蔞桂枝湯。若有汗，宜桂枝湯，加羌活防風。胃弱加參朮。凡剛痓若胷滿，口噤咬牙，脚攣急，宜大承氣湯下之。要在脈實有力可下，若脈沉細無力者，不可下也。陰證脈沉細，用附子散加桂枝白朮，若血虛發痓，八寶湯加羌活防風黃芪桂枝。脈小加熟附，或用續命湯。治剛柔二痓，有汗去麻黃，無熱有寒去黃芩防己，有熱無寒去附子，用者詳之。

(四六)大頭傷風

大頭者，一曰時毒，一曰疫毒，蓋天行疫毒之氣，人感之而爲大頭傷風也。若先發於鼻額紅腫，以至面目盛腫不開，幷額上面部焮赤而腫者，此屬陽明也。或壯熱氣喘，口乾舌燥，或咽喉腫痛不利，脈來數大者，普濟消毒飲主之。內熱甚者，通聖消毒飲。若發於耳之上下前後，幷頭角紅腫者，此屬少陽也。或肌熱日晡潮熱，往來寒熱，口苦咽乾，目疼脅滿，宜小柴胡加天花粉羌活荊芥連翹芩連主之。若發於項上，幷腦後項下及目後赤腫者，此屬太陽也，宜荊防敗毒散主之。若三陽俱受邪，併於頭面耳目鼻者，以普濟消毒飲，外用清涼救苦散敷之。大抵治法不宜太峻，峻攻則邪氣不伏，而反內攻，必傷人也。且頭面空虛之分，既著空處，則無所不至也。治法當先緩後急，則邪伏也。先緩者宜退熱消毒，虛人兼扶元氣。胃氣弱食少者，兼助胃氣，候其大便熱結，以大黃下之，拔其毒根，此先緩之法也。蓋此毒先腫鼻，次腫於耳，從耳至頭上，絡後腦，結塊則止，不散必成膿也。

(四七)温病

蓋冬感寒不卽病，伏藏於肌膚，至春時天道温煖，其伏寒各隨時氣改變爲温者，因温氣將發，又受暴寒，故春變爲温病。既變之後，不得復言爲寒矣。所以仲景有云：『春時人感，壯熱，不惡寒而渴者，』其理可見。温病也不惡寒，則病非外來，渴則明其熱自內達，言無表證明矣。温病大熱，不宜發汗，不在表也。已經汗下，亦不在表也。其温熱二病所起所因所感所發，治例一同，若誤下之，未必不爲害，誤汗之，變不可言。温病之脈，散在諸經，而動各隨其經取之。脈如尺寸俱浮緊者，發於太陽，宜羌活湯加葱白蘇葉柴胡葛根。自汗者去葛根蘇葉柴胡蒼朮，加桂枝芍藥。脈若……明，宜解肌湯合芎蘇散。脈若尺寸俱弦者，發於少陽，宜小柴胡合芎蘇散。兼有太陽者，羌活散

上如胎者，此丹田有熱而胸中有寒也。渴欲得水而不飲，則口燥煩也。若誤下之則噦，煩躁者，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也。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而黃而喘，頭疼與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以瓜蔕散搐鼻中，黃水出則效也。濕家爲病，身盡痛，身如熏黃，凡傷濕必身重而不便也。

㉞濕温

濕温寸濡而弱，尺小而急，素傷於濕，因時中暑；濕與熱搏，卽爲濕温，其狀胸腹滿，目疼，壯熱多汗，妄言，雙脛疼，倦怠惡寒，朮附湯加人參香薷扁豆。若發其汗，使人不能言，耳聾，不知痛處，其身赤面色變，是醫殺之也。且濕温在太陰，蒼朮白虎湯加桂。濕氣勝，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茵陳五苓散。臟虛自利，朮附湯，脈大有力，煩渴自汗者，人參白虎湯加香薷扁豆黃連治之也。

㉟風温

風温尺寸脈俱浮，素傷於風，因時傷熱，風與熱搏，卽爲風温。又發汗已後，身灼熱者，名曰風温，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爲風温，其證四肢不收，身熱自汗，頭疼，喘息，欬，發渴昏迷，鼻鼾語澀，體重不仁，愼不可汗，汗之則讝語，煩躁擾亂，目無睛光，病在少陰厥陰，葳蕤湯，未醒，柴胡桂枝湯；汗後灼熱者，知母葛根湯；大渴者，栝蔞根湯；脈浮身重，防己湯；懊汗風温，防己黃芪湯治之。

㊱温瘧

温瘧，傷寒壞病，前熱未除，其脈陰陽俱盛，重感寒邪，變爲温瘧，寒熱往來，口苦胸滿者，小柴胡加桂枝芍藥湯。寒多倍桂，熱多倍柴胡；熱甚煩渴者，人參白虎湯；痰多熱盛者，小柴胡合二陳湯；食少胃弱，加白朮；心滿者，加枳實黃連；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若寒邪結裏，大便不通，大柴胡下之。若變瘧已正，又當補而截之。

㊲温疫

時氣者，乃天時暴厲之氣，流行人間，凡四時之令不正者，則有此氣行也。若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涼，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此時行不正之氣也。邪傷眞氣，若近穢氣而傷眞氣，正如牆壁不固，賊乃敢入，若正氣既盛，邪氣難侵矣。其病勢與傷寒相類。蓋傷寒因寒而得之，時氣，乃感疫癘之氣而得之，不可與傷寒同治，惟發散之藥則同矣。凡發散湯劑，春感寒邪在肝，升麻葛根湯，夏感涼邪在心，調中湯，秋感熱邪在肺，蒼朮白虎湯，冬感溫邪在腎，葳蕤湯，瘟疫敗毒散。若表不愈者，用羌活沖和湯，正氣散，沖和羌活散，芎蘇散，選而用之。其瘧痢等證，亦時行也，已開雜證條下。

## ㉕冬溫溫毒

冬月非常之煖，名曰冬溫，蓋此即時氣也。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遇濕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此前熱未已，又感溫熱者也。若發斑者，名曰瘟毒，亦時行發斑也。蓋因冬月感寒毒異氣，至春而發，表邪未解，毒氣未散，故發斑也。其證心下煩悶，嘔逆欬嗽，後必下利，寸脈洪數，尺脈大，用元參升麻湯，人參化斑湯。又傷寒壞病，蓋因前熱多日不解，更感溫熱之氣而爲重也。若無汗，以三黃石膏湯，有汗，人參白虎湯，煩熱錯語不眠，白虎合解毒湯。表熱甚者加柴胡，內實不大便者，大柴胡加芒硝下之。若斑出如錦者，難治。

## ㉖傷濕中濕風濕

傷濕者，濕傷太陽經起也。中濕者，濕中太陰脾經或腎經也。風濕者，或先濕而後傷風，風濕相搏而後爲病也。其證一身盡痛，不能轉側，額上微汗，惡風寒，不欲去衣，大便難，小便利，熱極日晡而甚，治宜微解肌，但微微似欲汗出，濈濈身潤者，則風濕俱去，不可大汗。若大汗則風去濕在，非惟無益而反害之，宜羌活沖和湯。濕多身痛，小便不利，甘草附子湯。煩渴，小便不利，五苓散。外不熱，內不渴，小便自利，朮附湯。緩弱昏迷，腹痛身重，自汗下利不止，白通湯加白朮甘草。身腫滿痛，微喘惡風，敗毒散加杏仁。熱而煩渴，苦蔞根湯。若誤下之，小便必不利，五苓散。中濕小便不利，

湯調一椀服，探吐，用鵝翎吐出所傷之物，最爲良法。莫與米湯，服之即死，是穀氣反助邪氣也。若吐瀉多而元氣虛脫者，方可少與淸粥湯以助元氣。若熱多渴甚飲水者，五苓散。中暑霍亂，加香薷扁豆葛根薑汁炒黃連。若寒多或吐瀉腹痛不飲水者，理中湯。手足厥冷脈伏者，加附子，嘔吐者加藿香葉陳皮半夏厚朴，名藿理湯。瀉多小便少者，理中合五苓散，名理苓湯。若臍上築築然動者，藿苓湯加薑炒黃連乾葛。若瀉不止，倍用蒼朮白朮，炒用升麻少許。脈虛加參芪，轉筋加木瓜。寒痛甚者，加茱萸。若厥冷脈沉細，或下利淸穀，裏寒外熱者，用附子理中湯。若吐瀉發熱，汗出惡寒，四肢厥冷拘急者，四逆湯。若吐利止，小腹復痛，大汗出，或下利淸穀，內寒外熱，脈微絕者，四逆湯加猪膽汁。若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者，四逆湯加猪膽汁。大抵霍亂邪在上焦，吐而不利，邪在下焦，利而不吐，邪在中焦，既吐且利。如夏月霍亂脈虛，不用薑附，蓋非眞陰寒則不可也。

## (二六)婦人傷寒

凡婦人傷寒，治法皆與男子相同，惟經水適斷適來，熱入血室，與胎產傷寒則不同治。

### (二七)熱入血室

婦人中風發寒熱，經水適來而得之，七八日熱退而脈遲身涼，胷脇滿如結胷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當以小柴胡加生地丹皮歸尾枳殼香附乾薑，少用紅花去黃芩。

婦人傷寒發熱惡寒，經水適來，晝則明了，夜則譫語，如見鬼狀，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中二焦，必自愈也。犯胃氣則謂攻下，犯上焦則謂發汗，犯中焦則謂取吐也，是以不可汗吐下，必待自愈，故設小柴胡加生地丹皮。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當用小柴胡加生地丹皮以散血結也。

婦人陽明經病，下血譫語，此爲熱入血室，用小柴胡加生地黃丹皮，男子陽明經病，下血譫語者，亦是熱入血室也。

經曰：『陽脈濡弱，陰脈弦緊，更遇瘟氣，變爲瘟疫也。』此先因傷寒前熱未除，更感時行瘟氣，而爲瘟疫，治之當與瘟瘧同也。

### (三六)中暑中暍

凡中暍者，卽熱也。蓋熱傷太陽經，與傷寒相似，故曰中暍也。中暑熱傷心脾二經，而不在太陽，故曰中暑也。動而得之爲中熱，靜而得之爲中暑。經曰：『太陽經中熱者，卽暍是也。其人必汗出身熱煩渴，宜人參白虎湯。若身重而疼者，人參敗毒散加黃連香薷主之。中暑者其證面垢自汗，煩躁而渴，身熱脈虛，或伏或遲，洒然毛聳惡寒，口開前板齒燥者，人參白虎湯加連薷扁豆。或背惡寒者，蓋暑傷心，心不受邪，則包絡受之，包絡相火，此火助火，則熱盛而昏不醒也。大抵淸利小水，黃連香薷飲浸冷服之，煩渴熱甚，自汗者，人參白虎湯加竹葉；若煩渴小便不利者，香薷飲合四苓加木通滑石。若大便瀉而小便少者，亦以此湯主之。內熱心煩者，加薑炒黃連山梔，調辰砂末，虛者倍用人參。若嘔吐頭疼瀉利，胷滿或腹痛者，藿香正氣散加香薷扁豆，名二香湯。若小便不利而大便自利者，以正氣散合五苓散。轉筋者加木瓜。大抵不可作傷寒妄治。所謂夏月有四證，傷寒傷風，脈證互見，中暑熱病，疑似難明。若脈緊惡寒，謂之傷寒；脈緩惡風，謂之傷風；脈盛壯熱，謂之熱病；脈虛身熱，謂之傷暑，以此別之也。

### (三七)寒疫

寒疫者，乃天之暴寒爲病也。四時之中，天令忽有暴寒之作，若感冒卽病者，名曰寒疫也。其證與正傷寒同，但暴寒爲輕耳。若病初起，頭疼發熱，憎寒拘急，或吐逆惡心，中脘痞滿，或飲食停留不化，或腹中作痛，未發熱者，宜藿香正氣散加減治之。若已發熱者，十味芎蘇散汗之。若身痛骨節疼，發熱者，羌活沖和湯加紫蘇主之。若有汗不可再發汗，宜加減沖和湯主之。若邪熱不解，傳入裏變證者，宜從正傷寒條內治之。

### (三八)霍亂

若產後蒸乳發熱惡寒者，必乳間脹硬疼痛，令產婦揉乳汁通竅，其熱自除，不藥而愈矣。

大抵胎產數證，俱有發熱惡寒頭疼，實非傷寒也。若悞治之，殺人甚速。且夫產後雖有寒熱骨痛，及口眼喎斜，手足搐搦者，蓋血虛所致，不可作中風寒證治之。乃若果因產後不謹，虛中入風者，當以四物湯加防風荆芥白芷人參香附烏梅殭蠶乾薑治之。

又產後血虛昏沉不省者，用四物湯加參朮乾薑香附茯苓治之。若有瘀血衝上，昏運不省，又當如前惡露不盡方內治之，吞下益母丸最效。

又有產後不謹，感冒傷寒，發熱惡寒，頭疼骨痛，脈浮緊，表證宜汗者，用四物湯加羌活蒼朮白朮乾薑蘇葉梔子，少佐葱頭，用水煎，取微汗爲效。若自汗去蒼朮蘇葉加白朮，熱甚者可加軟柴胡乾薑少許加炒黃芩佐之。若熱邪傳裏，口燥渴，大便不通，脈沉實或熱甚讝語，宜下之，輕則蜜導法，重則四物加柴胡炒黃芩枳殼熟大黃微下，就用四物湯加乾薑少許，大用參朮以溫補其血氣。若熱邪傳至半表半裏證，寒熱嘔而口苦，若脈弦數者，以四物湯合小柴胡主之。若產後妄用汗下吐法太過，遂變鬱冒昏迷，肉瞤筋惕者，必用四物湯合四君子湯加減治之。茯苓乾薑乃爲主藥，不可少也。經云：『胎前宜養血安胎，產後須大補氣血，雖有雜證，以末治之。』此誠格言也。予雖不專產科，但恐各證與傷寒相似，有誤，故併開明以備緩急爾。

## (臺)痰證類傷寒

凡中脘停痰留飲，亦作寒熱，狀類傷寒，但頭不痛，項不強爲異耳。若痰在上焦，則寸口脈沉滑或沉伏，痰在中焦，則右關脈滑大，痰在下焦，隨火而動，則脈洪滑。有氣鬱，右脈必沉滑，有飲內痛，右脈必沉弦，若關脈左右滑大者，膈上有伏痰也，目如炭烟者，多痰也，昔肥今瘦者，亦痰也。凡治痰以二陳爲主，隨證加減。若痰飲凝結，憎寒壯熱，隱隱頭疼，胷膈滿悶，上氣喘急，咽喉不得息，宜瓜蔕散吐之。若痰飲心包寒熱，胷膈滿氣急，出語無倫，曰痰結，此挾痰如見

輕用犀角地黃湯，重用桃仁承氣湯下之。男女俱有此血氣，亦俱有此衝脈，何但婦人有之耶？

（六三）姙娠傷寒

凡姙娠傷寒，須要安胎爲主，兼傷寒藥爲當，不可獨用發表攻裏之劑，恐傷胎氣，若有表證宜汗者，用羌活沖和湯，加柴胡當歸芎藭蘇葉葱白，即四物沖和湯汗之。有氣滿喘急加香附砂仁去生地，外用護胎法最效。若裏急實熱證，大便不通燥渴者，當用大黃轉藥，不必疑矣。須酒製用，有病病當之，無病胃傷之。經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上無殞，令無害其母，下無殞，令無害其子。』姙婦設患眞寒證，脈伏厥冷者，當用薑桂附子，不必慮也。薑桂附雖熱炒製無害，必加黃連甘草兼製沉香墜之。

（六四）產後傷寒

產婦患傷寒，不可輕易而發汗下也。蓋恐產時傷力發熱，有去血過多發熱，有惡露不盡發熱，有三日蒸乳發熱，或早起勞動發熱，或飲食停滯發熱惡寒，一概狀類傷寒，要在仔細詳審，不可便用發表攻裏之劑，實因產後之氣血空虛，若汗之必鬱冒，筋惕肉瞤，昏迷不省，或入風手足搐搦不定，或大便祕結而難通，若下之則利不止，亦變肉瞤筋惕，鬱冒昏沉厥逆等證，此皆爲害非小。凡有傷力發熱，有早起勞動發熱，或去血過多發熱，脈必虛大無力，內無痛者，此熱非有餘之熱，乃陰虛不足而生熱，爾用四物去芎藭，恐其酸寒伐生發之氣，必加參朮茯苓淡滲其熱，如大熱不止，必加煨乾薑神效。夫乾薑之辛熱能引血藥入血分以生新血，引氣藥入氣分補氣，有陽生陰長之義，非元機之士豈能知此妙乎？

凡產後惡露不盡，亦有發熱惡寒，必脅肋脹滿，連大小腹有塊作痛。凡產後腹痛者血也，腹滿者非是食，即是瘀血而作也，宜用四物湯加靈脂丹皮桃仁紅花延胡索香附青皮乾薑肉桂酒水各一鍾，黑豆一撮，後磨木香入童便薑汁溫服，取下瘀血爲效。後以四物湯加參朮乾薑茯苓陳皮少佐童便炒香附調理。

[illegible]膈飽悶，右關脈緊盛，一般發熱惡寒頭痛，必用治中湯，加山楂神麴

加乾薑枳殼蘇子南星枳實烏藥木香桔梗薑汁。若元氣本虛，人下焦少痰，痰作喘咳，至午夜間發寒熱者，名曰痰火，二陳去半夏，加當歸生地芍藥黃蘗知母麥冬五味杏仁桑皮片芩橘紅竹瀝薑汁少許。氣虛加參朮，虛熱虛汗，加黃芪。其痰隔中焦，小便不通，二陳加木通滑石蘇子枳實砂仁黃連木香磨薑汁竹瀝。若痰飲欬嗽，氣急滿悶，一寒一熱，坐臥不甯，有時而煩，有時而躁，名曰痰躁，二陳合溫膽湯加砂仁竹瀝薑汁少許。若肥人日常頭眩眼昏時卒運倒者，名曰痰運，二陳加川芎天麻蒼朮南星生烏藥桔梗枳殼酒芩羌活去甘草竹瀝薑汁少許。若痰在心下滿悶者，二陳去甘草加苦蔞黃連枳實砂仁桔梗貝母香附蘇子竹瀝薑汁磨木香傳送，外用炒薑柤揉熨法最效。此乃痰家要藥不可缺也。若寒痰不宜用竹瀝芩連涼劑，醫家當愼之。若痰發出者，宜吐不宜留，此穢濁之物，留則反生別病矣。要在明辨痰證，不可混作傷寒治之，悞也。且痰家之藥，枳實瀉痰，能衝牆倒壁。黃芩治熱痰，假以降其火也。海石朴硝治頑痰，味鹹以軟堅。痰在脅下，非白芥子不能達。蒼朮治痰飲成窠囊，行痰極效，取燥以去濕。苦蔞桔梗，能開膈上稠痰，砂仁治痰行氣故也。竹瀝降痰，無薑汁不能行經絡，貝母治膈上鬱痰，最效。天花粉大能降膈上熱痰，青黛治痰火上淸咽膈，此治痰之妙用也。人身之痰，如魚之涎，若地之泉，隨氣升降，無處不到，設有阻其道路，爲腫爲塊爲喘爲欬，爲噎爲噦爲寒爲熱，爲嘔爲吐，爲泄瀉，爲嘈雜，爲噯氣，爲怔忡，爲驚悸，爲關格，爲煩躁爲痞滿，爲麻木爲癱閉，爲厥逆爲眩運，爲胡言爲顛呆，爲不語爲健忘爲不仁爲積滯，爲牽引爲走串，皆痰之患也。善治痰者，兼治氣，氣順則痰利也。

㊅食積類傷寒

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停滯中焦不化，作爲頭疼發熱惡寒，但身不痛，與傷寒爲異耳。必左手脈平和，右手脈緊盛，是傷食必惡食，理必然也。或噯氣，或作酸，或惡聞食臭，或欲吐不出，或吐之不盡，或惡心，或短氣，或痞滿，或腹脹，或胃口作痛，或腹中痛，或心下痞塞，按之則痛，以香砂平胃散，依後法加減治之。若停食傷感，卽夾食傷寒，左右脈俱

暈，皆痰之使然，用二陳湯加蘇子枳實芩連苦蔞貝母桔梗山梔前胡，去甘草以薑汁調辰砂溫服。若痰涎壅盛，昏迷不省者，用吐法後以加減二陳湯治之。若有遍身四肢骨節走注疼痛，牽引胷膈心背，亦作寒熱喘欬煩悶，或作腫塊，痛難轉側，或四肢痲痹不仁，或背心一點如冰冷，脈來沉滑，乃是濕痰流注經絡，關節不利故也。用二陳倍加蒼朮羌活酒炒黃芩白芷南星白芥子竹瀝薑汁磨木香。若骨體痛甚及有腫塊作痛者，名曰痰塊，前方加乳香木香海石朴硝薑汁少許。大便自利，內無熱，少用朴硝。頭項痛加川芎威靈仙，脚腫加牛膝黃蘗防己龍膽草木瓜。若手臂髆痛，加薄桂引南星等藥至痛處。若作寒熱，加柴胡桂少許。獨熱減桂，倍柴芩，內熱加炒梔連。若痰流在脅下，痛結脹滿，寒熱難轉側者，二陳加柴芩川芎蒼朮青皮白芥子白芍竹瀝薑汁磨木香。脅下硬塊不消作痛，再加朴硝薑汁海石，取鹹以軟堅。喘欬加杏仁五味桑皮，氣急加蘇子葶藶。若身熱咯吐紅痰，與上焦痰鬱火邪，即血痰也，二陳減半夏，加炒芩連山梔杏仁桔梗苦蔞貝母青黛麥冬五味，加竹瀝薑汁少許，磨金墨服之。氣虛加參朮，血虛加當歸生地。若痰飲氣鬱結滯，寒熱胷滿喘欬者，二陳去甘草半夏，加蘇子桑皮苦蔞貝母枳實黃連桔梗杏仁五味竹瀝薑汁磨木香。熱甚去木香加黃芩。無熱而氣不調者，還用木香薑汁。若胷滿喘欬痰涎如膠者，二陳去甘草半夏，倍加芩連貝母苦蔞桑皮杏仁五味桔梗金沸草前胡竹瀝薑汁少許。外有熱加柴胡酒芩。若有內熱，以痰作欬，二陳去半夏甘草，加芩連貝母苦蔞五味乾葛桔梗山梔杏仁竹瀝薑汁少許。若熱痰在胷膈間不化，咯吐不出，寒熱氣急滿悶作痛者，名曰痰結，二陳去半夏甘草，加貝母苦蔞芩連桔梗枳殼杏仁山梔蘇子桑皮，少佐朴硝薑汁磨木香，如外熱加柴胡，仍用薑粗揉熨法。胷中有風痰頑老氣壅盛者，二陳加南星枳實羌活荊芥防風蘇子蒼朮苦蔞竹瀝薑汁磨木香。若胷中有寒痰留飲，喘急無熱者，二陳加桂枝枳殼桔梗蘇子砂仁蒼朮薑汁磨木香。若喉中痰涎，漉漉有聲如水車響者，難治，用皂莢末鵝翎蘸桐油探吐痰，大吐者為愈，已後隨證用藥。如用吐法痰不出者，必死矣。若胷中有痰壅塞，喘急滿悶，兩脅脹痛，脈沉者，名曰痰氣，二陳湯去甘草加香附乾薑官桂蘇子厚朴[illegible]揉熨法。若痰核在咽喉中，咯不出，嚥不下，或升或降，窒礙不通者，名曰

腳氣之作必發寒熱嘔逆但起於腳膝酸軟爲異耳須要察其足脛焮赤腫者濕熱也黃白腫者寒濕也脈浮主風，小續命湯加羌活木通木瓜龍膽草牛膝。脈沉遲或緊，主寒，桂枝湯加羌防木瓜木通牛膝蒼朮。脈數有力，主熱，小柴胡加黃蘗知母牛膝羌活防風木通。脈沉濡，主濕，五苓散加蒼朮木通防風羌活牛膝木瓜。然傷寒則無足痛之患，以別之，因有發熱惡寒，故狀類傷寒也。

(三九)瘀血發熱類傷寒

凡跌撲損傷，或被人踢打，或物相撞，或取閃肭，一時不覺，過至半日或一二三日而發者有之，十數日或半月一月而發者有之，一般寒熱交作，其心胸脅下小腹滿痛，按之手不可近者，此有瘀血也。或一時傷重，就發寒熱，瘀血上沖，則昏迷不省，如死之狀，良久復甦，輕則當歸導滯湯，重則桃仁承氣湯加蘇木紅花牛膝桔梗薑汁，量其元氣，下其瘀血則愈。若醫家不識，見其寒熱脹滿，罔察其痛處，若有痛腫，手難近，按其脈，芤濇或數以明之。蓋肝爲血海，凡有瘀血，必畜積於心胸脅下，或小腹之分，乃肝部也。心主血，肝藏之，脾爲統之，但小便如常者，畜血證也。內傷瘀血證，必自汗。

## 樓英醫學綱目

(一)節候用藥

治中風自汗，用桂枝湯，治傷寒無汗，用麻黃湯，此仲景表散之法，百世不易者也。若元氣暴虧者，以參芪與桂枝麻黃等藥表散，此丹溪補仲景之法，亦百世不易者也。至於韓祇和戒桂枝，而以中風傷寒通作一法治之者，此當時之權變，非百世之常行也。王海藏云：『仲景用桂枝，當漢之末也。韓祇和戒桂枝，當宋之隆也。時世之異，不可不知。』今編祇和之法於篇末，以廣後學之見云。

緊盛，外證頭疼身熱，惡寒拘急，惡心中脘痞滿，或嘔或吐，或痛或瀉，以藿香正氣散合養胃湯加香附砂仁。若肉食不化，加神麴麥芽生冷肉食果子不化，加草果砂仁乾薑枳實青皮，飲食不化，加萊菔子神麴山楂酒食不化，加砂仁蘇葉乾葛黃連烏梅。心下痞滿，加枳實黃連，胷脅脹滿，加枳殼桔梗，腹中窄滿，加蒼朮厚朴倍多，腹脹加萊菔子大腹皮。若胷中脹滿疼痛，氣虛不順，加木香砂仁，胃弱加神麴白朮，內寒不熱加薑桂，外熱加柴芩，頭疼加川芎，大便實熱，腹中滿加大黃下之。腹中有食積塊，悠悠作痛者，加蓬朮。嘔吐薑汁。小便澀加木通猪苓。大抵惡寒未甚熱者，用此方加減。若已發熱無汗，必須先解其外，以十味芎蘇散汗之。身體痛發熱者，羌活沖和湯，加乾葛葱白汗之，然後消其食也。若食在上口，未入於胃，乃可吐之。如不吐則消導，待食下入於胃，變化糟粕，外證已解，乃可下其食也。外證無惡寒惡風乃可下，熱多者大柴胡下之。凡治夾食傷寒，不可先攻其食，待發散寒邪已解，次可攻食，劫吐法，開霍亂條下。

## (六七)虛煩類傷寒

凡諸虛煩熱，狀類傷寒，但頭身不痛爲異耳。蓋煩卽熱也，心中鬱鬱不安，謂之虛煩，若飲食不節，內傷勞役而發熱者，則手心熱而手背不熱也。蓋外感有餘，則口鼻之氣俱盛，內傷不足則少氣懶言而煩作也。凡諸虛作熱，狀類傷寒，不可不辨而治，若誤作外感以汗吐下法治之，豈不死哉？原虛煩之脈雖大，按之無力，或尺脈多浮大，左寸關脈或濡或弱或微或濇，乃虛脈也。且脈數主熱，數而有力爲實熱。又云：『平人脈大者爲虛勞。』又云：『陰虛生內熱。』又云『勞則喘而自汗出，則氣耗矣。』若飲食失節，喜怒不調，房事勞役，皆損其眞氣，氣衰則木旺，木旺則伐其脾土，四肢困倦而熱，少氣以動，懶言沉臥，動則氣促喘乏，或表虛自汗惡風，當以甘溫之劑，補其中氣，溫其眞陰，其熱自愈。大抵勞者溫之，損者益之。蓋除大熱最忌苦寒之劑，重瀉其脾土也。且參芪甘溫，乃除虛熱之聖藥，專以補中益氣，少加黃蘗以滋腎水，其效如神。又房勞陰虛相火發熱者，幷大病後虛弱，皆宜此湯，輕劑爲妙。又竹葉石膏[illegible]用之。虛煩有熱不可攻熱，熱去則寒起，誠格言也。

[illegible]立春已後至清明已前宜解肌湯主之，清明已後至芒種已前宜芍藥湯主之，芒種已後至立秋已前，宜知母湯主之。

仲景云：『傷寒爲病，脈緩者名中風，脈緊者名傷寒，』今分此二端，何也？始因冬寒毒之氣中人，其內伏之陽沉潛於骨髓之內，每至春夏發時，或因外傷寒而引內邪出，或因外傷風而引內邪出，及乎內邪既出而爲病一也。古人云立此二端，恐後人疑其脈緊與緩脈治別也。若中風與傷寒脈異，故何仲景無別法治之？此乃後人不究仲景之心也。病人始得病一二日至五六日，尚有表脈及表證，亦可依脈證投藥，凡投解表及發表藥，每一日可飲三服，病證甚可至五服外，不可頓服藥也。如證未解，次日依前再投，如證依前未解，可作熱粥投之，粥內加葱白亦可。如有汗出勿厚衣蓋覆，恐汗出太過作亡陽證也。海藏云：『韓氏微旨可汗一篇有和解因時法，言傷寒之脈，頭小尾大，傷風之脈，頭大尾小，李思訓保命新書亦分尺寸與仲景同之，非若前人總言尺寸脈俱浮而緊，尺寸脈俱浮而緩，緊則爲傷寒無汗，緩則爲傷風自汗。又有傷寒有汗者，傷風無汗者，脈亦互差，與證不同，前人已盡之矣。惟韓李所言頭小尾大即爲傷寒，尾小頭大即爲傷風，人病間有脈證未顯於尺寸者，故韓李述爲和解因時法也。又恐後人疑其不與前聖合，遂於本方內又立加減法數條，亦不越前人之意，何其當哉！蓋二公者，當宋全盛之時，故又戒麻黃桂枝不可輕用，改用石膏升麻葛根柴胡之平劑，當時則可，非百代常行之道，時世遷移之法也。可汗一篇，若隨湯液隨證應見，自有定規，雖明哲不可踰也。』

又寸口脈小，飲冷與霧露所傷，同作中焦治，今韓李云傷寒寸小者，勿認與飲冷霧露同傷一體也。飲冷霧露所傷，寸口舉按全無，是陰氣在胃不和，陽氣不能升越也。傷寒寸口小者，只於關部，下至膀胱本部見之，寸口雖小，只是舉之微小沉按之有也，非若飲冷舉按全無也。若果寸口舉按全無，即不可解表，只宜溫中，不可不知。夫傷寒之說，始自黃帝以開其端，至於仲景方陳其條目，自後膚淺之學莫知其數，立言者只云病在表可發汗，病在裏可下，或

傷寒病有可汗者，論中但統言其可汗證，及可汗脈，或云脈浮而數，或云脈浮緊，或云脈浮無汗而喘，或云脈浮爲在表，今略舉數條，後人但憑其脈之大概，並不分脈浮有陰陽虛盛之理，又不知有可汗不可汗之證，誤投發表藥，則多變成陽毒之患矣。今舉病人有汗惡風，無汗惡寒分二等，及據立春已後立秋已前氣候輕重各立方治之，庶學者易爲開悟耳。

病人二三月以前，兩手脈浮數或緩或緊，按之差軟，寸關尺若力齊等，其力不甚大不甚小者，亦未可便投解表藥，此是見裏證未見表脈也，宜候寸脈力小如關尺，即可投解表藥。大抵治傷寒病，見證不見脈，未可投藥，見脈未見證，雖少投藥亦無害也。凡治雜病，以證爲先，脈爲後，治傷寒病，以脈爲先，證爲後。

病人兩手脈浮數而緊，名曰傷寒，若關前寸脈力小，關後尺脈力大，雖不惡風不自汗出，此乃陰氣已盛，先見於脈也，若不投藥和之，後必惡風及自汗出。若立春已後至清明已前，宜調脈湯主之，清明已後至芒種已前，宜葛根柴胡湯主之，芒種已後至立秋已前，宜人參桔梗湯主之。

病人兩手脈浮數而緩，名曰中風，若寸脈力小，尺脈力大，雖不惡風不自汗，此乃陰氣已盛，先見於脈，若不投藥和之，後必惡風自汗出。若立春已後清明已前，宜薄荷湯主之，清明已後芒種已前，宜防風湯主之，芒種已後至立秋已前，宜香芎湯主之。

病人兩手脈浮數或緊緩，寸脈短反方小於關尺脈者，此名陰盛陽虛也。若自汗出惡風，是邪氣在表，陰氣有餘也。素問云：『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即可投消陰助陽表劑以治之。若立春已後清明已前，宜六物麻黃湯主之，清明已後芒種已前，宜七物柴胡湯主之，芒種已後立秋已前，宜發表湯主之。

病人脈浮數或緊或緩，其脈上出魚際，寸脈大於關尺者，此名陽盛陰虛也。若發熱冒悶，口燥咽乾者，乃是邪氣在表，陽氣獨有餘也。素問曰：『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是也，可投消陽助陰藥以解表。若立春已後至清明已前，宜[illegible]，[illegible]種已後至立秋已前，宜石膏湯主之。

病人服前藥，胷膈不滿悶者，此上焦有陽也。或藥力太過，上焦有熱，腹滿虛鳴，時時疼痛，此是被陽藥消逐，得上焦陰氣，并入下焦也。雖是下焦積寒冷，奈上焦陽盛，更難用溫下焦藥也，當用灰包熨之。其法用稻草灰或桑柴灰二三升許，入好酢拌和，乾濕得所，銚內炒令灰熱，以帛包裹，置臍下熨之，須先炒灰包常更換，令常熱，以腹不滿痛爲度。初熨時，病人不受者勿聽，但令亟熨之不住可也。如灰包熨後，得下利三兩行，或小便二三升，或微似有汗，此是陰氣外出或下泄也，勿疑之。病輕者，乃得愈，後出餘氣而解。病人三部脈沉，寸脈小於關尺，此爲陰盛，當溫中藥以消陰氣，宜厚朴丸。

神朮湯亦同治陰躁而渴，不可悞用涼藥，若熱藥冷服，內有伏陽則可，若脈已虛，按之全無力，或病人素無食養者，只可溫服。

## ㈡陰毒

陰毒本因腎氣虛，或因慾事，或食冷物後傷風，內既伏陰，外又感寒，或先感外寒而後伏陰，內外皆陰，則陽氣不守，遂發頭痛腰重，腹痛眼睛疼，身體倦怠而不甚熱，四肢逆冷，額上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或可起行，不甚覺重，診之則六脈俱沉細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無，六脈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陰證也。若服涼藥過多，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證者，急服還陽退陰之藥即安，惟補虛和氣而已，宜服正元散，退陰散，五勝散。陰證不宜發汗，如氣盛脈大，身熱未瘥，用藥發汗無妨。陰毒漸深，候積陰感於下，則微陽消於上，故其候四肢沉重逆冷，腹痛轉甚，或咽喉不利，或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爪甲面色靑黑，六脈沉細，而一息七至以來，有此證者，速宜於氣海關元二穴灸二三百壯，以手足溫煖爲效，仍服金液丹，來甦丹，五勝散，還陽散，退陰散。

云不可汗不可下，未嘗有溫中之說。仲景傷寒例云：『尺寸俱沉細，太陰受病也。尺寸俱沉，少陰受病也。尺寸俱微緩，厥陰受病也。』又辨太陰證云：『太陰病脈浮可發汗，宜桂枝湯。又手足溫自利不渴者，宜四逆湯。又腹滿時痛，桂枝加芍藥湯。』辨少陰證云：『少陰病始得之，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又少陰病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又少陰病手足寒身體痛骨節疼脈沉者，附子湯。又厥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又少陰病脈沉急溫之，宜四逆湯。』今舉仲景論中數條，最是三陰病之良法，於今世用之，尚有未盡證者。愚嘗校之，自至和初歲，迄於今三十餘年，不以歲之太過不及爲則，每至夏至已前，有病傷寒人十中七八，兩手脈俱沉細數，多是胷膈滿悶，或嘔逆，或氣塞，或腸鳴，或腹痛，與仲景三陰病說理同而證不同。因茲不敢妄投仲景三陰藥方，纔見脈沉及胷膈滿，便投下藥下之，往往不救。常斟酌仲景理中丸與服之。其病勢輕者，胷中便快，其病勢重者，半日許滿悶依然，或有病人脈沉細遲，投仲景四逆湯溫之，以藥力大熱，後必發煩躁，因校量此形證，今別立方以治之，藥多對證，不可不傳焉。

病人但兩手脈沉細數，或有力或無力，或關脈短及力小，胷膈塞滿，氣短不能相接者，便可隨脈證投溫中藥以治之。

病人兩手脈沉遲或緊，皆是胃中寒也，若寸脈短及力小於關尺者，此陰盛陽虛也。或胷膈滿悶，腹中脹滿，身體拘急，手足逆冷，急宜溫之。若立春已後至清明已前，宜溫中湯主之。清明已後至芒種已前，宜陳皮湯主之。芒種已後至立秋已前，宜七物理中丸主之。

病人脈沉細無力，雖三部脈力停等，亦是陰氣盛也，更不須候寸脈短治之。或胷脅滿悶，身體拘急，疼痛，手足逆冷，速宜溫中藥和之，[illegible]丸主之，清明已後至芒種已前，宜白朮湯主之，芒種已後至立秋已前，宜橘皮湯

# 醫部彙考三百五十

## 傷寒門十六

明李梴醫學入門

㈠太陽經證

頭疼身熱脊強，此太陽正病也。以後凡言太陽證，即頭疼身熱脊強也。凡言表證者，亦即太陽證也。各經倣此。陽從下起，三陽之長曰太陽，脈尺寸俱浮，浮緊傷寒，浮緩傷風。太陽受病，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頭者諸陽之會，氣病則痲，血病則痛。身熱者，寒客皮毛，鬱閉其陽而後發熱，陽雖入身正氣，鬱則為邪為熱，熱雖甚不死，蓋傷寒始於寒而終成於熱也。惟不發熱而但惡寒者，邪發於陰也。或熱多寒少，或不大便而泉清頻數，或熱結膀胱溺澀，或汗多溺難，或汗後不解，或汗漏不止，或過經不解，或畜血發黃，或喘或嘔，皆太陽所主。

㈡陽明經證

陽明夾於二陽之中，陽氣盛極，故曰陽明。脈尺寸俱長，長而微洪，經病，長而沉數，腑病。太陽脈靜則不傳，如脈數急欲吐者，此寒邪變熱，傳於陽明，當二三日發，以其經中客邪，故目痛鼻乾身熱者，陽明主肌肉，邪甚則身前皆熱，不眠者，煩盛津乾，胃氣不和也。太陽未罷者，發熱惡寒，太陽已罷者，不惡寒而反惡熱，煩渴作嘔，津乾便鞕，或即狂言，

陰毒沉困之候，與前後漸染之候皆同，而更加沉重。六脈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即無，一息八至已上，或不可數，至此則藥餌難爲功矣。但於臍下灼艾火如棗大三百壯，以來手足不和煖者不可治也。倘復和煖，以前硫黃及熱藥助之。若陰氣散，陽氣來，則漸減熱藥而和治之，以取瘥也。

有人初得病，四肢逆冷，臍下築痛，身疼如被杖，蓋陰證也，急服金液破陰來復等丹，其脈遂沉而滑。沉者陰也，滑者陽也。病雖陰證而見陽脈，有可生之理，仲景所謂『陰病見陽脈者生』，仍灸氣海丹田百壯。手足漸溫，陽回得汗而解。』或問『滑沉之脈，如何便有生理？』予曰：『仲景云「翕奄沉名曰滑，」何謂也？沉爲純陰，翕爲正陽，陰陽和合，故名曰滑。古人論滑脈，雖曰往來前却流利旋轉，替替然與數相似，仲景三語而足也，此三字極難曉，翕合也，言張而復合也，故曰翕爲正陽。沉，言忽降而下也，故曰沉爲正陰。方翕而合，俄降而沉，奄爲忽忽間，仲景論滑脈可謂諦當矣。其言皆有法，故讀者難曉，宜細思之！

力當溫浮緩病自愈。厥陰受病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故脣青舌捲而煩滿者，胷中氣滿急也。或囊拳者，陰囊縮也，在女子則陰戶急痛，引小腹，此傳經厥陰，風熱毒深於內也。肝木移熱剋脾，脾受賊邪，五臟六腑皆困，榮衞不通，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則死，速下以救五死一生。或下利讝語者，內有燥屎也，仍宜下之。或嘔而發熱者和之，或發熱惡寒，如瘧，囊不縮，脈微浮微緩，胃之脈。脾氣既全不受賊邪，榮衞將復，水升火降，寒熱作而大汗解矣。或下利腹脹身疼者，當先救表而後溫裏。若下利清穀，大汗出而厥，四肢疼，小腹拘急，或乾嘔吐沫，或氣衝心痛，發熱消渴，吐蛔，皆厥陰寒證也，宜溫之。已上正文六言，乃萬病之祖，非得之內經，不能六言包括無遺如此。凡言六經所見之證，卽此三陽三陰經證也，雜病亦然。

## ㊆日數

經云：『一日，足太陽膀胱之經，二日，足陽明胃之經，三日，足少陽膽之經，四日，足太陰脾之經，五日，足少陰腎之經，六日，足厥陰肝之經。』又云：『傷寒不加異氣不傳經者，七日足太陽病衰，手太陽受之，頭痛少愈；八日足陽明病衰，手陽明受之，身熱少歇；九日足少陽病衰，手少陽受之，耳聾微聞；十日足太陰病衰，手太陰受之，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足少陰病衰，手少陰受之，渴止舌乾已而嚏；十二日足厥陰病衰，手厥陰受之，囊縱少腹微下，大氣乃止。病再傳六經有自安者。』活人云：『一二日可發表而散，三四日宜和解而痊，五六日不解便實方可議下。』此皆論其常耳。解惑論云：『病人有虛實，邪氣有遲速，豈可拘於日數？日雖多，尚有表證而脈浮數，猶當發汗，日雖少，已有裏證而脈沉細，卽當下之。但隨證虛實與脈而汗下之。』陶節菴云：『但見太陽證，卽用麻桂汗，太陽見少陰證，卽用四逆溫，少陰見陽明證，卽用承氣下，陽明見眞寒證，直入陰經，卽救眞寒，此最活法。』有循次傳者，天運主氣者，初氣厥陰風木，二氣少陽相火，三氣少陰君火，四氣太陰濕土，五氣陽明燥金，六氣太陽寒水，人生順受其氣，病則逆其氣而傳變，自下而上，自外而內，究其所以然者，陽主動而位外，陰主靜而位內，人身膀胱氣血之會，自頭

謂之正陽明。少陽陽明脅滿不大便而嘔，或瘀血發黃，或下血譫語，或胷煩懊憹，皆此經所主，然亦有裏寒下利，或寒氣結積而爲痼瘕者，不可不知。

### ㊂少陽經證

少，初也，陽氣初嫩，亞於陽明，故曰少陽。脈尺寸俱弦，弦而滑數者，陽極發厥，弦而和者，病欲散。少陽受病，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脅絡於耳，故風熱上壅不利，則耳聾脅痛，寒熱往來，不食，嘔而口苦，咽乾目眩。若不嘔吐而能食者，爲三陰不受邪也。若身無大熱躁悶者，陽去入陰無疑矣。似瘧，婦人血結，皆此經所主。

### ㊃太陰經證

陰從天降，首曰太陰，在陽爲表，在陰爲裏，邪在表則見陽脈，邪在裏則見陰脈，故尺寸俱沉。沉實有力當下，沉細無力當溫。太陰受病，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咽嗌，故腹滿或痛，而嗌喉下乾燥，或大便不通，小便如常，或自利手足溫而渴者，爲傳經腑熱，或自利不渴手足冷者，爲直中陰證，或因內傷飲食冷氣入脾，必腹痛胷膈不快。然太陰乃三陽之終，三陰之始，陽經表證未盡，宜汗，半表裏胷滿多痰宜吐，傳經裏熱宜下，直中陰經宜溫，調脾勝邪，正在此關。

### ㊄少陰經證

次於太陰，故曰少陰，脈尺寸俱沉，沉實有力當下，沉微無力當溫。少陰受病，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起於足心，貫腎絡於肺繫，故舌乾口燥而渴，或自利清水，心痛腹脹，或大便閉鞕，不欲厚衣者，皆熱入裏之深也。若厥逆畏寒，欲吐不吐，腹痛自利，小便白色，或乾嘔亡陽，咽痛脈微欲寐者，乃陰毒入臟之深也。或下利體痛欬嘔者，水氣也。或飲食入口則吐，脈弦遲厥逆，心下實者，不可下也，宜吐之。或脈沉發熱者，汗之。蓋有初得病直攻少陰，不先自太陽傳次而入也。

手足乍冷乍溫，大便實滑溏，煩滿者爲熱，大承氣湯；似瘧不嘔，二便自調者，必自愈，不愈脈遲有汗者，小建中湯；脈濇無汗者，桂麻各半湯。其囊乳縮證，寒證亦有之，學者於此而一悟焉，則病機到手矣。自非仲景玉函內祕，其孰與於斯乎？此後汗吐下溫和解諸方，不甚詳載，止言宜汗宜吐宜下宜和，悟之。

### ㊈榮衛

榮行脈中，在血脈，其病深；衛行脈外，在皮膚，其病淺。榮血陰也，主閉藏，故寒，喜傷榮而無汗；衛氣陽也，主開泄，故風，喜傷衛而有汗。然豈獨太陽爲榮衛之會，而有風寒之別乎？陽明善饑爲傷風，不食爲傷寒，少陽耳聾胷滿而煩爲傷風，口苦咽乾目眩爲傷寒，三陰傷風，但四肢煩疼耳，太陽爲之先者，傷寒因腎水虧損，至春木無生意，故發爲溫病，至夏絕生化之原，發爲熱病，所以太陽少陰二經受病最多最先。

### ㊉經腑

表多裏少爲在經，宜清肌解表，裏多表少爲在腑，宜和肌通裏。蓋陽明標雖主肌，而其本則胃也，然豈獨陽明爲十二經之長，而有經腑之異乎？仲景曰：『三陽受病，未入於腑，可汗而已。三陰受病，已入於腑，可下而已。』則三陰有在經者，仍宜微汗之。蓋榮衛屬太陽，主皮毛，胃腑屬陽明，主皮膚之下，肌肉之上，及腸胃也。胷脅屬少陽，主血榮百節，流行三部。臟屬三陰，主筋骨幷兩足。故太陽爲陽之表，胃爲陽之裏，若但以臟腑而分表裏，則腑爲表，臟爲裏，若合榮衛臟腑而分表裏，則表者榮衛之所行，裏者胃腑之所主，而臟則又深於裏，但病入胃則亦不更傳，不可不知。

### ㈡少陽禁汗禁下

少陽居太陽陽明之中，半表半裏，禁汗恐犯太陽，禁下恐犯陽明，禁滲恐生發之氣陷入陰中，只宜和之，以小柴胡湯，犯三禁則變不可勝窮。他如太陽經禁下與滲，犯之則動血熱入裏而難解，陽明經禁汗與滲，犯之則竭津液畜下而如狂，益津液者，連鬚葱白湯是也。又下證中治見合病。

背至足，無所不主，故風寒每先犯之。其次胃氣流行無息，自鼻腹至足，皆其所主，故太陽行督而交任，必及於陽明也。又其次少陽清氣，主行榮衛脅肋身側，皆其所主，故胃邪必移於膽部，此三陽皆身之外而動者，故爲表至於太陰，人身五臟脾爲死陰，至靜不動，其所消食者，全賴胃氣升降，故自少陽脅肋下肚腹，宜乎先入太陰也。其次腎主受水穀之精而至靜，惟子時濁氣一動而已，故自中腹移至臍腹，必及於腎也。又其次肝，惟主散血藏血而極其凝靜者，此天然之序，不可亂者如此。若夫太陽自傳於太陰者，作渴溺澀，因誤滲也，太陽併傳陽明者，當用麻黃而反用葛根以引之也。太陽越經傳少陽者，當用麻黃而反用柴胡以引之也。太陽傳少陰者，當用桂麻而反下以陷之也，太陽傳太陰者，當用桂枝而反下以入之也。此醫之誤，而亂其傳之序也。又有太陽卽傳厥陰，頭項痛甚，二經脈絡相接，同督脈而上行也。有太陽傷風，以致陰血自燥，熱畜膀胱，逆傳小腸與心，謂之寃熱，有風寒自背入者，直中太陽少陽，自面入者，直中陽明，有首尾只在太陽經而不傳諸經者，有間傳一二經者，有不傳而罷者，有不罷再傳者，有不自陽經直中陰經者，此邪無定體，不可拘於日數也。活人云『六氣之邪，乘虛之經得之。』

## ㊇標本

標者梢末，本者根本。以主言之，各經絡爲標，各臟腑爲本，如太陽經爲標，膀胱爲本，餘倣此。以客邪言之，先受病爲本，次受病爲標，標本相傳，治其急者，請詳言之。太陽膀胱爲本，故頭疼脊強，小腸爲標，與心爲表裏，故發熱，冬月麻黃桂枝，餘月九味羌活湯。陽明大腸爲標，與肺爲表裏，故微惡寒發熱，爲經病，葛根解肌湯，渴而有汗不解者，白虎湯。胃爲本，目痛鼻乾，潮汗閉澀，滿渴狂讝，爲腑病，調胃承氣湯。少陽三焦相火爲本，遊行一身，故微熱，膽爲標，耳聾脅痛，寒熱嘔而口苦，緣三焦無形，膽無出入之路，故從中治，標本俱小柴胡湯。太陰肺爲標，咽乾身目黃，脾爲本，腹滿痛，謂之腑熱，咽乾腹滿，手足温者，桂枝加大黃湯，或大柴胡湯，身目黃者，茵陳湯，胷滿者，瓜蔕散，如自利不渴或嘔吐者，屬臟病，理中湯丸。少陰心爲本，故舌乾口燥，或遶臍硬痛，或心下硬痛，或下利純清水，或讝語便閉，小承氣湯。腎爲標，面寒如刀刮，唇青不渴，吐利胷腹絞痛，四肢厥逆，指甲黑，踡臥，身如被杖，古薑附湯。厥陰心胞絡爲標，故

笑身熱者兼心有熱也，脈緩而黃身重肢疼嗜臥者兼脾有濕也，脈澀而白帶憂喘嗽下衄者兼肺有燥也，脈微而黑，善恐耳閉氣逆而泄，兼腎有寒也。凡邪出於外，則爲腑爲表，入於內則爲臟爲裏，不拘何臟何腑，表證必同歸於太陽，裏證必同歸於陽明。噫！法無定用，病有定體，知此則百病機關一悟可了，又何疑於手經之不受病耶

㊄論表裏

表證屬太陽，凡見頭疼發熱惡寒，清便自調，腰項脊強，脈浮緊者，即是表證，不拘日數多少，便宜解表，不宜下滲。有汗爲表虛，宜解肌，無汗爲表實，宜發汗。但發汗亦有輕重不同，古謂春夏宜汗者，借天時而喻陽邪在外也。其實春月陽氣尚微，秋月陽氣欲斂，俱不可大汗。夏月天氣熱，元府開，不必大汗，冬月陽氣伏藏，感冒輕者，尤不宜汗。惟傷寒重者，時令嚴慄，皮毛堅緻，非大汗無由得散，不得已而從權也。至於陰證，但厥無汗者，妄汗動經則死。或有表邪，辛熱微汗以散之可也。

裏證始焉脈浮而大，今則沉而數，始焉惺而靜，今則躁而動，始焉頭疼發熱惡寒，今則不惡寒反惡熱，煩躁倍加，胸連臍腹滿痛，脅下掌心自汗濈濈，以致胃乾糞燥，大便不通，小便赤澀，口乾，發狂讝語，撚衣揭被，揚手擲足，六脈有力，即是傳經熱證。又謂陽盛誤汗即死。或有初病即見此證者，不拘日數多少，便宜通利先下，則血氣不通而發厥矣。抑又有說焉。純乎表而裏無一毫病者，當解表時勿攻裏。純乎裏而表無一毫病者，當攻裏時勿解表。如表裏俱見，或表多裏少，表急裏緩，則先治其表而後攻其裏，或裏多表少，裏急表緩，則先攻其裏而後救其表也。又表虛裏實，則藥宜辛涼，裏虛表實，則藥宜辛熱，皆以裏爲主，內氣正而後可以治表，雖莫急於內，表亦不可緩也。表裏虛實而醫之，大分明矣。

凡病或渴或不渴，或胸中煩不煩，或嘔不嘔，或腹脅痛不痛，或欬或心下悸，或小便不利，或有爲之證，少陽所主也。邪在表則多寒，邪在裏則多熱，邪在半表裏則寒熱往來，邪在表則心腹不滿，邪在裏則心腹脹滿，邪在半表半裏

㊁三陰有中有傳

三陰最不可執，有宜下者，有宜溫者，自三陽氣分傳入三陰，謂之傳經，陰證傳非傳入脾腎肝也，乃入三陰血分胃與大小腸之腑也。故仲景謂『已入於腑可下』者是也。若不自陽經傳來，直中三陰之經，初起厥逆腹痛自利不渴，太陰自受寒也。上證加之嘔吐，少陰自受寒也。又加之小便清利，厥陰自受寒也。熱藥溫之，猶恐或遲，陰陽一差，生死立判。雖然，傳經直中，先賢發之盡矣，然豈無傳變者乎？假如傳經之際，輕生者或被生冷，或犯房慾，或粗工猛施汗下，眞氣衰弱，陽證變爲陰證，如俗所謂陽證歸陰，仍宜直中寒證法治。故內經止言傳變而不言直中者，蓋言變則包直中，今局方言傳陰傳陽則不是，當言傳陽變陰，庶乎傳經爲裏熱，直中與變爲裏寒，臨證叅脈，直中三陽，傳經三陽，病在於表，脈浮長弦，傳經三陰，病在於裏，脈沉數實，直中三陰，病在於經，脈沉微緩，此表裏虛實大分，非專以陽爲熱陰爲寒也。

㊂論傷足不傷手

手之六經，主於春夏，足太陽少陽，正司冬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能傷之。足陽明與冬本無與，然寄旺四季，寒熱溫涼之氣皆能傷之，況表邪傳裏，必歸脾胃而爲燥糞，用湯藥下之而胃和矣。

㊃辨傳足不傳手

人身之氣，每日周行三百六十五骨節，以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血亦隨氣運行腠理，以爲一身動靜云爲之主，所以一脈愆和，百脈皆病，況風寒中人，先入榮衞，晝夜循環，無所不至，豈間斷於手經哉？七日不愈，而再傳者，乃足經移熱，傳於手經，如寃家之相摭也。雖然，手足亦推本言耳。上古止分三陰三陽而不分手足，其意甚深。況手足三陽，同手走頭至足，手足三陰，同足走胷腹與手，豈有經絡同而受病又有不同者哉？即如喘欬發熱，分明手太陰太陽病也，狂言譫語，分明手少陰病也，胷滿乾嘔耳聾，分明手厥陰少陽病也，認眞五臟六腑俱有表裏二證，蓋人之情

君而佐以熱劑。亦非判然如庸醫之差訛，也借有熱病服熱藥，而愈者，必先服寒藥過多寒病服寒藥而愈者必先服熱藥過多故耳。若夫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此爲逆治逆治者正治也正治之法人孰不知之乎？

㈦表裏俱無

傷寒頭痛，寒熱，表也。口失滋味，腹中不和，或閉或泄，裏也。若四五日後，以至過經十三日，既無表證，又無裏證，身微熱，者虛熱耳，小柴胡湯和之，不可汗吐，以犯上焦清氣，不可大下，以犯下焦腎氣。身熱，日中不了了，睛不和，大便鞕者，乃可大柴胡小承氣下之。設或已下而脈數消穀，善饑，六七日不大便者，瘀血證也。

㈧表裏俱有

表裏俱見，必分多少治之。脈浮而大爲表，煩渴尿赤爲裏，五苓散主之。頭疼身熱便閉爲裏，小便清利爲表，桂枝湯主之。心滿不食便閉爲裏，惡寒頭汗爲表，小柴胡湯主之。太陽病因下早而協熱下利，心痞鞕者，謂之表裏不解，桂枝人參湯。太陽病因下早而腹痛有積者，謂之太陽太陰，又謂之裏傳表，桂枝加芍藥湯。甚者加大黃。太陽病下早利不止，脈促喘而汗出，表未解也，葛根芩連湯。脈弦胷滿者，梔豉湯吐之。通治表多裏少者，白虎湯，或合小柴胡湯。裏多表少者，五苓散，或合小柴胡湯。表裏俱急者，防風通聖散，大柴胡湯。

㈨當汗

太陽證脈浮緊者，宜汗，汗之不解者，再與汗之。若失其汗，則寒邪傳經，當看傳過何經，變出何病，若因汗而反下滲，表邪乘虛內陷，則熱畜於裏，變爲瘀血懊憹痞氣結胷等證。

㈩當下

裏證具而脈沉實者，宜下。若下後熱不退，脈未和者，猶當量虛實再下。若失下則邪無從出。又或應下而反汗之，則津液內竭，變爲動悸等證。

則胷脅滿，邪在表則呻吟不安，邪在裏則狂言亂語，邪在半表裏則欲言不言，邪在表則小便清而易，邪在裏則小便濁而難，邪在半表裏或利或不利，邪在表則不煩不渴不嘔，邪在裏則煩滿而渴，故或煩或嘔者，邪在表方傳裏也。若見耳聾脅痛，寒熱嘔而口苦，胷脅緊滿，脈見弦數者，即是半表半裏。脈大胷滿多痰者，或挾宿食可吐。百問云『氣浮上部，塡塞心胷，頭痛多涎，此吐證也。』內經云：『其高者因而越之，脈雖大無甚痰者不可吐，只當和解。』古謂春宜吐者，順陽氣發生於上也，秋冬宜下者，順陽氣收斂於內也，此亦道其常耳，有病皆當從權。

## (六)辨陰陽

概言之，三陽經病即陽證，手之三陽，從頭走足，故頭疼身熱云云。三陰經病即陰證，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故腹痛自利云云。然陰陽俱有表裏二證，陽證表裏同歸於熱而已。陰證，表鬱似陽，入裏則有傳經直中之殊。大抵陽證之表，發熱惡寒，清便自調。面光聲亮，鼻息往來如常，手足溫。陽證之裏，脣焦舌燥，爪甲紅活，身輕易於轉側，煩渴，掀衣揚手擲足，大便或閉或鞕，小便或赤或澀，脈浮洪數，宜汗吐下和四法以治之。陰證之表，無熱惡寒，面慘聲短，鼻息往來，氣冷手足厥逆。陰證之裏，脣紫舌卷，爪甲青黑，身重難於轉側，不渴，引衣臥多踡足，大便泄利，小便清白，脈細沉微，每與陽證相反。蓋陽證自下而上，故初起有頭疼，陰證則無頭疼也。陽證自外傳入，故鬱而爲熱，陰證則無身熱而反厥冷也。陽證搖手擲足，陰證則臥多踡足。陽證內熱而渴，陰證則不渴。陽證二便閉，陰證二便清且利也。惟有腹痛與嘔，陰陽二證俱有。然陰脈沉微，凡言陽證，多得之風寒暑濕，邪生於太陽也。凡言陰證，多得之飲食起居喜怒，邪生於少陰也。故云：『傷寒挾內傷者十居八九，』此陰陽正病也。

陽邪不深不能至於厥逆，陰邪不甚不能至於煩躁，此水極似火，火極似水，謂之反化，亢極則害之義也。陽證潮汗祕赤滿渴狂讝，甚則斑血喘急，然熱極忽然熱伏於內，故身寒四肢厥逆，狀若陰證，但身雖冷而不欲近衣，神雖昏而氣色光潤，脈必沉滑而有力，此陽極似陰也，宜大柴胡湯下之，或白虎湯竹葉石膏湯。陰證，厥冷吐利不渴靜踡，甚則咽痛鄭聲，然寒極忽然火浮於外，發躁擾亂，狀若陽證，然身雖煩躁而引衣自蓋，口雖燥渴而飲水不下，脈必

脈沉厥冷，腹上寒飲，乾嘔，或時頭痛，皆寒氣上攻也，急溫之，三味參萸湯。內寒已極，厥逆吐利，不渴靜蜷，陽和之氣欲絕，六脈若有若無，急溫之，四逆湯。凡言急者，病勢已篤，將有變革，非若他病可以緩也。他如太陽汗出不止，汗後惡風，汗後煩躁，心悸身痛，皆宜急用附子加於桂枝芍藥之類。三陽脈遲腹痛，建中湯當先施也。但一服中病即止，傷寒之藥皆然。

## ㉗過經不解

傷寒六日，傳經已遍，七日當解，再傳至於十三日以上，不愈，謂之過經，汗下失宜，以致邪氣流連不已，神昏讝語，胸滿潮渴，隨其表裏證見而調之，或從輕再汗再下，如脈亂發躁。尺寸陷者危。如脈緩安睡，邪未淨者，正未復耳，參胡芍藥湯調之。有大便下利而脈和者，諸醫以丸藥下之，停留餘熱。凡過經氣虛或加異氣，宜與壞證參看。

## ㉘暫補

凡尺寸遲弱，血少也，不問風寒初證雜證，俱忌汗吐下，宜先以小建中湯，或黃芪建中湯救。脈如素實者，小柴胡湯亦好。俟脈不遲，方可施治。

## ㉙大法

陰陽病者爲虛，不病者爲實。表病裏和，則邪出於外而爲陽虛陰盛，故發表不遠熱，而用辛甘之劑，所以扶陽也。裏病表和，則邪入於內而爲陰虛陽盛，故攻裏不遠寒，而用酸苦之藥，所以扶陰也。若陰經自受寒邪，則爲臟，設陰陽氣將脫，急宜辛熱回陽抑陰，故曰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乃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醫殺之耳。此汗下之樞機。

汗吐下溫解，五法各有不同。汗有大汗發表，微汗解肌，以別輕重，下有急下，少與微和滲利，以分清濁。溫有兼補者，吐有宣湧探引，或只寬利而不敢吐者，和解則一而已。或曰傷寒無補法，熱氣得補復盛，更復下之，是重困也。惟虛

㈡不可汗

可汗者，脈證全在表也。若太早太過，則津液竭而變生焉。有不可汗者，諸虛損咽乾口燥咽痛，瘡瘍淋瀝，經水適至，諸失血吐沫欬嗽壞證，臍中上下左右動氣，風溫風濕濕溫脈遲微濇者，或厥而脈緊者，俱宜和解不宜汗。若強發之，病微者難瘥，劇者言亂目眩而死。

㈢不可下

可下者，脈證全在裏也。若太早太過，則水穀脫而變生焉。有不可下者，諸虛咽腫嘔吐厥逆，結胸不轉失氣，臍中左右上下動氣，脈浮細浮虛浮濇，帶表惡寒等證，下之則危，隨宜以溫熱藥救之。

㈢不可灸

陰陽二毒，及少陰證吐利，及口和背惡寒，脈微濇，屬陽虛者，宜灸。陰虛挾火，脈微數者，不宜灸，蓋外火能助內火，灸則下體必重，皮骨焦肉消，或因此遺精潮熱，欬唾見紅，皆火氣之所使也。活人云「凡灸後燒鍼後證與火邪發狂者，同小柴胡加龍骨牡蠣治之。」

㈣不可吐

膈上寒飲乾嘔，少陰病也。四肢冷，胃虧也。脈微下，虛也。誤吐，內煩損傷元氣，遂致不救者有之。若應吐而反溫之，則毒氣鬱結於胃而為發狂等證。

㈤急下

傷寒熱氣入臟，流於少陰之經，咽絡焦口燥渴，腎水乾也，熱病熱不已，目睛不和，亦腎水乾也，皆急下以救腎水。陽明發熱汗多，或已汗不解，腹滿痛，或譫狂不大便者，皆急下以存胃液。傷寒脈弦而遲，弦為寒，遲為臟，脈大而緊，大為陽，緊為寒，俱謂之陽中伏陰，急下以分陰陽。又下利三部脈平，心下鞕者，內實也。下利脈遲而滑，或浮大，按之反……只宜用大黃蕩滌。

湯，但三陰藥皆寒熱似非傷寒家治何嘗治傷寒傷風表證分有汗無汗裏證同於利解通利更無分別今詳桂陈八物，恐亦風邪直傷陰分，其人素虛或房室後傷風則可，若緊作表藥，誤人多矣。蓋傷風發表，辛熱不如辛溫，辛溫不如辛涼也。或疑六淫仲景獨詳於風寒，而略於暑濕，且不及燥火，何也？蓋暑火同氣，燥濕同源，風寒傳變六經，暑濕性偏，著人五臟，壯者氣行則已，怯者乃著爲病故耳。前所謂嗇嗇不足也，洒洒，洒淅也，皆惡風之貌。

㊂兩感

兩感者，半入於陽，半入於陰，陰陽兩感，臟腑俱病。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頭疼，爲太陽邪甚於表，口乾而渴，爲少陰邪甚於裏。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身熱譫語，爲陽明邪盛於表，不欲食腹滿，爲太陰邪盛於裏。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耳聾爲少陽邪盛於表，囊縮而厥，爲厥陰邪盛於裏也。五臟六腑俱病，欲治表而裏急，欲治裏而表急，必死之證。但稟厚而感邪淺者，或挾異氣風溫風濕之類，猶可救療，所以仲景有治有先後發表攻裏之說，法當審其表裏緩急虛實何如，如表裏俱急者，大羌活湯主之。如陽證陽經先受病，身體痛而不下利者爲表急，先以葛根麻黃發表，後以調胃承氣攻裏。如陰證陰經先受病，身體痛而下利不止者爲裏急，先用四逆救裏，後以桂枝救表。陰陽未分者，陶氏沖和湯探之。古法：一日太陽少陰，五苓散主之，頭痛加羌活防風，口渴加黃蘗知母。二日陽明太陰，大柴胡湯。三日少陽厥陰，危甚，大承氣湯加川芎柴胡救之。活人不分陰陽，專用四逆桂枝，先輩皆以爲謬。大抵兩感脈從陽可治，從陰難治。

㊃傷風見寒傷寒見風

先傷寒而後傷風者，證傷寒也，而見傷風之脈，先傷風而後傷寒者，證傷風也，而見傷寒之脈，此乃榮衛俱實，故無汗而煩躁，大青龍湯。不煩躁者，桂麻各半湯。通用大羌活湯，九味羌活湯，加人參大棗或神朮散香蘇散。

㊄合病

煩裏寒，陰證不在此例。得中者五法動中肯綮，太過者，粗工猛進，不及者，中工從緩從輕。凡傷寒汗下藥一服中病卽止，不必盡劑，與雜病不同。傷寒不過汗吐下三證，若用之得當，有何傳變？全在醫者精明審處之耳。傷寒題目未定之時，不知有無風濕勞役痰食等項相兼，似是而非，最宜詳辨。故不知者寗可不治。班固有言曰：『有病不治得中醫，倘一藥之誤，悔將噬臍！』噫！古以醫藥救夭札，今以醫藥治其生，治生可也，而誤人於死，豈不與謀刦者同哉？愼之愼之！

㈡論正傷寒名義

曰傷寒，曰傷風，曰傷風見寒，曰傷寒見風，曰合病，曰併病，曰兩感，曰中霧露，曰中暑暍，曰熱病，曰晚發，曰痓痙，五種濕病，風濕濕溫寒濕中濕濕痹五種，溫病，春溫風溫溫疫溫瘧溫毒發斑，其水證黃證，乃傷寒之大關鍵也，故幷提之。共二十四種，濕溫居半，可見濕熱爲病最多。

㈢傷寒

霜降後，春分前，人有衝斥道途，履霜蹋冰，冒犯寒氣，卽發爲病，名曰傷寒，必先惡寒頭痛甚，鼻無涕，其聲前輕後重，口中和，雖不食，亦不惡食，手足不熱，病深重者，必身痛發熱，冬月麻黃湯，輕淺者，陶氏麻黃湯，虛者人參順氣散，三時羌活沖和湯，小柴胡湯通用，麻黃杏仁飲。此專辨無汗爲傷寒，蓋風暑濕皆有汗，惟寒泣血則無汗，至於初證傳變雜證，詳後。

㈢傷風

傷風初證，惟頭疼口和，不惡食，與傷寒同。緣寒乃陰邪，風乃陽邪，所以傷寒鬱而後能發熱，傷風卽能發熱，傷寒手足微厥，傷風手足背皆熱，傷寒鼻無涕，傷風鼻流涕，其聲如自瓮中出，傷寒面慘身痛，傷風面光身重，傷寒無汗惡寒不惡風，傷風有汗惡風不惡寒，甚者自汗出不止，灑灑惡風，復嗇嗇惡寒，冬月桂枝湯。自汗小便數者，芍藥甘草湯。自汗小便利脚攣急者，桂枝湯加參附，輕者柴胡桂枝湯，自汗渴而小便難者，邪漸傳裏，五苓散，自汗不渴者，邪

鄉村者，用如意丹亦妙。

## (元)溫熱病

經曰：『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以傷寒為毒者，其以最成殺厲之氣也。其有傷於四氣，當在何經而發何病。大槩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瘧痢，秋傷於濕，冬必欬嗽，冬傷於寒，春必痎瘧。痎者二日一發，瘧者一日一發。秋傷於濕病欬嗽者，及冬風寒相搏，痰涎生而為欬嗽，冬傷於寒，病痎瘧者，及春溫氣相搏，變為溫病，是四時正氣，亦能愆期而發，皆因發動之時，逆推致病之源，非受傷之時，預擬今日之病，故有久而消散不成病者，豈可執一論哉？但稍覺氣淫於內，心腹不快者，不換金正氣散加減以正胃氣。

溫病者，春分後有太陽病，發熱欬嗽，身痛口渴不惡寒，其脈弦數不緊，右手反盛於左手，怫熱在內故也。或散在諸經，各取其經而取之。熱病卽與溫病同，但發在夏至後，脈洪數，熱渴更甚耳。雖因冬時受寒，伏於肌骨，然人身隨天氣化，春分則寒變為溫，夏至則寒變為熱，所以傷寒惡寒而不渴，溫熱不惡寒而渴，不惡寒則病非外來，渴則自內達表，熱鬱腠理，不得外泄，乃復還裏，終是裏多表少，間有惡寒者，乃冒非時暴寒，或溫暑將發，又受暴寒，非冬證之甚也。法當治裏熱為主，而解肌次之，亦有專治裏而表自解者。誤下猶可，誤汗則變為嘔噦狂斑而死。蓋溫熱在經而不在表，安可例用傷寒汗法？惟兼暴寒者，乃可表裏雙解，亦不敢用冬月辛溫之藥。

春溫表證，天溫升麻葛根湯，天寒柴胡桂枝湯。太陽合少陽，升麻葛根湯合小柴胡湯。半表裏小柴胡，裏證大柴胡，重者一時表裏俱發，防風通聖散。表裏俱熱，大便自利者，柴苓湯加山梔木通。虛煩，竹葉石膏湯。變雜證者，治同傷寒。

夏熱表證，太陽九味羌活湯。汗後煩渴，脈洪大，背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益元散。裏證大柴胡，重者一時表裏齊發，

或一陽先病，一陽隨病，或二陽同病，三陽同病，不傳者謂之合病。自利者，下利溏泄，三陽合病，寒邪盛而裏氣不和也。氣行下則利，氣逆上則嘔，太陽合陽明，自利惡寒，升麻葛根湯，惡熱者白虎湯。太陽合少陽自利者，黃芩湯，嘔者並加半夏生薑。陽明合少陽自利最重，小柴胡合升麻葛根湯。有宜下者，本太陽病因汗下滲亡津液，胃腑燥實，轉屬陽明，謂之太陽，陽明脾約丸潤之。本少陽病，因汗滲熱入胃腑，大便燥者，大柴胡微下之。本陽明經病，熱盛傳入胃腑，謂之正陽陽明，乃本經自病也，宜調胃承氣湯從中治之。又三陽合病，面垢腹脹痛，身重難轉側，讝語遺溺，口燥不仁，大便難者，白虎加參湯主之，不可汗下，亦中治法也。蓋太陽少氣少陽少血，惟陽明居二陽之中，氣血俱多，所以從中治陽明，而不敢犯太陽少陽也。有宜汗者，表證頭疼惡寒未除，爲太陽尚未過經，尤宜發汗。如太陽陽明喘而胷滿者，麻黃湯。太陽少陽麻黃湯合小柴胡湯。通用九味羌活湯加石膏知母枳殼，蓋在經則汗，過經則下也。

㊱併病

併者，催併逼迫之意。始初二陽合病，後一陽氣盛，一陽氣衰，併歸一經獨重，初證亦不解罷。陽明併太陽者，太陽證未解，陽明證又至，麻黃湯合升麻葛根湯。如太陽證重，加太陽經藥，陽明證重，加陽明經藥，後倣此。少陽併太陽者，太陽證未解，少陽證又至，麻黃湯合小柴胡湯。頭痛項強眩冒，如結胷狀者，亦宜通用九味羌活湯。少陽併陽明者，爲木剋土，難治，小柴胡湯合升麻葛根湯，柴胡升麻湯救之。是併病在表者，皆可汗，若太陽證罷，乃入胃腑者，謂之傳經，非併也，宜體量攻下。舊云三陰無合併二病，然三陰亦自有相合併者，但非兩感，必無陰經與陽經合併之理。

㊲疫厲

疫疾如有鬼厲相似，故曰疫厲，又曰時氣。春應煖而反清，夏應熱而反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非其時而有其氣，凡感之者，卽發頭疼身痛寒熱，一方長幼病皆相似。治與傷寒微異者，春清責肝，升麻葛根湯，夏熱責……白虎加蒼朮湯，茵陳五苓散，冬寒責腎，葳蕤湯，甘桔湯，土旺四季，隨經取之，治與傷寒

春分至秋分暴寒曰寒疫，非冬月傷寒比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傷之者其病與温暑相似，而治則殊者，蓋温暑伏寒自內而發，寒疫自外而入，宜調中湯爲主，隨時氣候寒熱輕重，而以辛涼辛温之藥加減。蓋折者，折抑陽氣，鬱而爲熱也。感之輕而陽氣不爲所折，未至發熱者，當於感冒藥中求之。

春三四月間，暴熱傷之者，亦名温病。傷寒汗下過經不解者，亦名温病，但當隨各經見證治之，皆不宜汗下。暴温，梔子升麻湯，九味羌活湯。過經，和解散，參胡芍藥湯。

㊸風温

太陽病發汗則身涼，如發汗身猶灼熱者，乃風温也。當春温氣大行，又感風邪所致。惟風傷衞，四肢緩縱不收，若癱瘓然。惟温傷氣，氣昏而鼻息不利，語言謇澀，身熱自汗，多眠，治在心火肝木二經，忌汗下針。誤汗則身必灼熱，甚則煩渴，讝黃，下則遺溺，針則耳聾，惟清解肌表爲佳。宜葳蕤湯，敗毒散，或小柴胡加桂枝微汗之。渴甚者，栝蔞根湯，痰喘者，金沸草散加杏仁細辛五味子。誤汗，防己黃芪湯救之。讝語，獨語及直視遺尿者，難治。

夏月先傷濕而後傷暑，名曰濕温，濕與熱搏，兩脛逆冷，甚則遍身亦冷，胷滿頭痛，壯熱自汗，若再發汗，令人嘔聾，身變青色，不語，名曰重暍，必死。治在心火脾土，茯苓白朮湯。濕勝溺澀便利者，五苓散，除濕湯。臟滑者，朮附湯。暑勝壯熱二便澀者，香薷散，六合湯。便閉渴讝，白虎加蒼朮湯。

㊹風濕

先傷濕而後傷風，風先上受，濕先下受，風濕相搏，風在外而濕在內。大汗則其氣暴而內邪不能出，故風去而濕存，濕流入裏則病重，微汗則其氣緩而內外之邪俱去，或濕證去而風證未去者，不久自解。寒熱身痛，麻杏薏甘湯。體痛發熱，小便不利，麻黃湯加蒼朮。肩背脊腰強痛者，羌活勝濕湯。腫痛微喘，杏仁湯。汗多，漢防己湯。虛者，身重難以

雙解散。熱病脈細無力，足冷已得汗而躁盛者，此陰脈之極也，必死，詳温暑門。

(三九)晚發

先輩云：『清明至夏至前太陽病者，謂之晚發。比之温病稍輕。』蓋以感之輕者發之早，感之重者發之遲，從立秋至霜降，有患太陽證者，亦名温病，治法同温熱，但加燥劑於解肌藥中，裏證一同傷寒，但既以三月至夏至爲晚發，春分前又爲正傷寒，不知春温在於何月？更考三月至夏至前名爲春温，則晚發當屬於秋矣，立秋前後病因濕熱而發，處暑後病者，因燥熱而發，庶乎四時六氣，備而不混，而治之各隨其時耳。大槩表證九味羌活梔子升麻湯，裏證大柴胡湯加生地，或導滯通幽湯。變雜證者隨宜施治。

(四〇)冬温

冬有非時之煖，名曰冬温，與春秋暴寒暴温，總謂之時行氣，與傷寒相似，但脈不浮耳。治法大同。春温表證，葳蕤湯，九味羌活湯。入裏加大黃，重者雙解散，輕者加減調中湯。

(四一)暑暍

暑暍皆自汗煩渴，脈虛，面垢昏倦，靜而熱，傷心脾爲中暑，與夏熱病相似，但熱病脈洪緊，中暑脈細數而沉，動而熱傷太陽爲中暍，脈浮似夏傷風，但汗出惡風身熱而不渴者，傷風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中暍也。加之身痛且重者，必夏月傷冷，或澡浴水行皮中所致。

中暍，心腹疼痛，霍亂吐瀉轉筋，甚則發厥昏悶，香薷散。痰逆惡心惡寒者，橘皮竹薷湯。汗多渴而不惡寒者，竹葉石膏湯。暑濕相搏，身痛頭痛，煩渴惡心，尿赤者，五苓散。濕盛胷滿者，瓜蔕散吐之。若小便已洒洒然毛聳，口開前版齒燥，小有勞身卽熱者，表裏俱病也，白虎加人參湯。有濕者，白虎加蒼朮湯和之。切忌汗下鍼灸，汗則惡寒，下則內虛變淋，灸則助火發熱。中暑發熱，煩躁口渴者，小柴胡湯加香薷。瀉利口渴者，香薷散合四苓散。元氣素弱，脈虛身倦

痓,身熱譫語似剛,微厥便滑似柔,宜小續命湯加生附子。有汗下後,乍靜乍躁,偏左眼左手足牽搐者,少陽痓也,小柴胡加防風。又血虛之人,及產後傷風過汗,破傷風證發痓,俱不可純作風治,四物湯加防風,或八物湯去茯苓,加黃芪羌活防風救之。凡痓脈如雨濺散出指外者立死。又戴眼反折,瘈瘲,汗出如珠,或反張離席一掌許,小兒離席二指許者,皆死。風熱痰火虛痓見雜病。

## ㊽溫瘧

傷寒汗吐下後,餘熱未淨,重感於寒而變瘧,或過經舊熱未解,新感六淫之氣而變瘧,皆曰溫瘧者,俱先熱後寒故也。寒多熱少,或單寒者,太陽邪變也,柴胡桂薑湯。熱多寒少,或單熱骨節煩疼者,陽明邪變也,白虎湯加桂。寒熱相等,或先熱者,少陽邪變也,小柴胡湯。渴者去半夏,加天花粉知母。寒熱大作,戰慄汗出不散者,太陽陽明合病也,桂枝石膏湯。服此後瘧愈甚者,三陽合病也,恐傳入陰經,急用桂枝黃芩湯。如傳入陰分,從卯至午發而嘔吐大便閉者,大柴胡湯下之,從午至酉發而腹滿便閉者,大承氣湯下之,從酉至寅發而欲狂喜忘便黑者,桃仁承氣湯微利之,不敢下者,梔子升麻湯。傷寒與雜病瘧不同在此。間有挾痰與食積,嘔吐不食者,二陳湯對金飲子。尿澀煩渴,或因瘴氣不伏水土者,五苓散,俱加黃芩柴胡,此等瘧與雜病無大異。日久勢發稍緩,則截之。痰飲在上膈,欲吐不吐者,瓜蔕赤小豆雄黃等分為末,水調五分服之,以吐為度。或祛邪丸亦好。久不愈者,勝金丹老瘧丸以消之。

## ㊾霧露

陰脈緊者,霧露濁邪中於下焦少陰之分,故曰渾,因表虛裏微,遂使邪中於陰,為慄,令人足脛逆冷,便溺妄出,或腹痛下利,宜理中湯四逆湯熱藥以散其邪。陽脈緊或帶濇者,霧露清邪中於上焦太陽之分,故曰潔,令人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痠,宜九味羌活湯加藁本。或惡寒欲吐者,藿香正氣散五積散,仍量加藁本。

陰陽脈俱緊者,上下二焦俱中邪也,必吐利後脈不緊,手足溫則愈。若吐利後脈遲不食者,脾胃虛而內停水飲也。

轉側，桂枝湯加白朮。身重昏迷，自汗失音，下利不禁者，白通湯加白朮甘草。身痛小便不利者，甘草附子湯。身重走痛者，小續命湯去麻黃附子。熱而重痛煩渴者，敗毒散去柴胡人參加苦蔞。小便自利及下利不止者死。

㊺寒濕

傷寒無汗，寒濕相搏而有汗，不能遍身，惟在頭耳。身背強者，表不利也，證與風濕相似，滲濕湯主之。帶表五積交加散；裏寒，理中湯，加附子；寒多浮腫，朮附湯妙。

㊻中濕

濕即水也，東南窊下，風雨襲虛，山澤蒸氣，人多中濕。濕在經則日晡發熱，鼻塞，在關節則一身盡痛，在臟腑則清濁混而大便濡泄，小便反澀，腹或脹滿。濕熱相搏，則遍身黃如熏色，輕者面目微黃而已。誤下則為喘噦，誤汗則發痙而死。惟利小便為佳，五苓散除濕湯主之。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甘草附子湯。二便利不發黃者，朮附湯。身痛鼻塞者，黃芪建中湯。中氣堅滿癃閉者，枳朮湯加葶藶。發黃見後。

㊼濕痹

痹者痛也，太陽病脈沉而細，關節煩疼，皮膚麻木自汗者，防己黃芪湯。無汗者五積交加散主之。然濕氣四時有之，兼風兼熱兼寒者，隨證加減。

㊽痓痙

太陽病純傷風純傷寒則不發痓，惟先傷風而後又感寒，或先傷風而後又感濕，過汗俱能發痓。重發太陽汗，大發濕家汗，皆能發痓。外證寒熱類傷寒，但脈沉遲弦細，搖頭露眼，口噤，手足搐搦，項強，背反張如發癇，終日不醒為異。風性勁，為剛痓，因重感寒或冷，故無汗，宜葛根湯加羌獨活防風。濕性緩，為柔痓，因先傷風，故有汗，宜桂枝湯加天花粉葛根。其或痰塞氣壅，則南星半夏白茯以消痰，枳實陳皮紫蘇以順氣。痰消氣順，然後分剛柔治之。通用小續命[illegible]剛痓二三日，仰面壯熱，胸滿如結胸狀，便閉腳攣臥不著席者，大承氣湯下之，輕者

發黃與治濕相似，輕則滲利和解，重則大下水利，黃自退矣。但寸口無脈，鼻氣冷，爲不治。形體煙熏黑色，搖頭直視，環口黧黑，柔汗發黃，脾臟氣絕也。凡初發黃，先以口含水，用瓜蔕末一字搐入鼻中，吐出黃水，內服茵陳五苓散，或酒蒸黃連丸，外用生薑同茵陳搗爛遍身擦之。諸發黃皆小便不利，惟瘀血發黃小便自利。且瘀血與瘀熱外證俱頭汗作渴，脈浮數，但熱結下焦則熱耗津液而小便不利，血結下焦則熱但耗血而不耗津液，故小便自利。治詳血門。

(十三)冒風

肺主皮毛，通膀胱，最易感冒，新欬嗽惡風，鼻塞聲重，噴嚏是也，柴胡半夏湯，參蘇飲，寒月麻黃杏仁飲。重者頭疼身痛，寒熱咽乾音啞，柴胡桂枝湯，防風沖和湯。頭痛甚者川芎茶調散。痰多者金沸草散。挾熱，人參敗毒散，升麻葛根湯。挾寒，十神湯。挾寒濕，消風百解散。挾濕，神朮散。挾暑，香葛湯。時行，柴胡升麻湯。服食過厚，素有痰火，時常鼻塞流涕，聲重欬嗽，略被外感，則甚者防風通聖散，或大黃黃芩等分爲丸，白水下。素虛者，只用防風羌活川芎，隨宜加入補藥痰藥中。傷食加白朮陳皮青皮山楂麥芽，挾形寒飲冷，加薑桂，挾房勞，加參朮歸地，挾勞役傷氣者，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風虛甚者，羌活丸，加味烏金丸。風中傳裏，一同傷寒治法。風能燥血散氣，故古用桂附八物等湯，久不愈者，只宜三白湯加減斂之，切忌疎泄，雖初起非寒月，無汗麻黃禁用。

## 趙獻可醫貫

(一)論傷寒

傷寒專祖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爲兩門，始易以通曉，爲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悞，幸歷代考證者漸明，逮陶節庵六書，吳綬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余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

若陰陽脈俱緊，口中氣出，脣口乾燥，踡臥足冷，鼻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又有陽病上行極而下，陰病下行極而上，上下必干中焦，於是三焦溷亂，內外氣塞，以致口糜唱嚏，下爲小便黃，大便血凝如猪肝，熱氣勝而脾胃不運，榮衛凝滯則生瘡癰，虛寒甚者，脾胃獨弱，下焦不約，清便下重，臍築湫痛而死。蓋臍爲生氣之源，築痛乃生氣已絕也。

(五二)水證

或因飲食生冷，或洗浴過度，內熱者，得之即自消爍，內寒者，得之即自停畜。傷寒表熱與水氣相合者，水，陰也，寒也。發熱怔忡，乾嘔喘嗽，小腹滿，小便不利，小青龍湯。半表裏證，但頭汗出，身無大熱，心下滿，揉之汩汩有聲者，謂之水結胷，小半夏湯，甚者大陷胷丸下之。或傷寒厥而心下悸，乾嘔餛逆者，茯苓桂甘湯，赤茯苓湯。裏寒與水氣相合者，四肢疼痛，腹痛，嘔泄，小便不利，眞武湯。甚則成癖，脅鞕者，十棗湯。表裏俱見，渴欲飲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滲之。若病在陽，宜汗而反以水噀面，閉熱，肉上粟起，欲飲水而不渴者，單用文蛤爲末，沸湯調服方寸匕，流入皮膚浮腫者，牡蠣澤瀉湯，五苓散，防己黃芪湯，朮附湯選用。

(五三)黃疸

經曰：「濕熱相交，民病癉。」癉即黃疸，陽而無陰也。傷寒發黃雖不一，皆因內熱而誤用溫藥，或被火攻太甚，或失汗下與滲，以致陽明經中血熱，而見眞色於肌膚，謂之瘀熱發黃。頭汗作渴，小便不利，色黃而明，茵陳湯，茵陳三物湯，陶氏茵陳湯。有濕熱鬱而發黃者，身痛發熱，色黃而晦，茵陳五苓散。有寒濕發黃者，太陽病，寒濕在裏，發汗過多，則寒去而濕在，麻黃連軺赤小豆湯。身痛鼻塞者，急用後瓜蒂搐鼻法，內服茵陳五苓散。頭痛甚者，神朮散加茵陳。有中濕發黃者，一身盡痛，誤汗則眼目俱黃，茵陳五苓散，梔子蘗皮湯，防己黃芪湯，身體煩疼者，麻黃湯加蒼朮。有傷風發黃者，易饑鼻乾，腹痛潮熱欬嗽，小柴胡加茵陳，如嗽加茯苓，甚者用大柴胡。兼之往來寒熱者，小柴胡加山梔茵陳。有內傷中寒發黃者，脾胃素虛，或傷冷物停滯不散，或嘔逆腹滿，或大便自利，理中湯加茵陳，枳實青皮。腹……黃者，四肢逆冷，脈沉，或陰盛發躁，四逆湯。有結胷發黃者，心胷滿鞕，按

陰俱入臟而爲裏

大凡傷寒之證，邪熱傳裏結實，須看熱氣淺深用藥，今之醫不分，當急下可少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下之，因玆枉死者多矣。余謂傷寒之邪傳來非一，治之則殊耳。病有三焦俱傷者，則痞滿燥實堅俱全，宜大承氣湯，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寒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邪在中焦，則有燥實堅三證，故用調胃承氣湯，以甘草和中，芒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實厚朴，恐傷上焦元氣，調胃之名由此立矣。上焦受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湯，枳實厚朴之能除痞，大黃之泄實，去芒硝，不傷下焦眞陰，謂不伐其根本之法也。若夫大柴胡，則有表證尚未除，而裏證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可以此湯通表裏而緩治之。尤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不宜用此，故經云：『轉藥孰緊，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大柴胡又次之，其大柴胡加芒硝方，爲轉藥，蓋爲病輕者設也。仲景云：『蕩滌傷寒熱積，皆用湯藥，切不可用丸藥。』不可不知。如欲用此三方，須以手按病人自胷至小腹，果有硬處，手不可近，方敢下手。然至妙處，尤須辨舌胎燥滑若何，此金鏡錄三十六舌，不可不細玩也。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胷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經受寒，卽眞陰證，非從陽經傳來，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腹滿腹痛，皆陰證，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槩。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若自利腹痛，小便淸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陰毒病，手足指甲皆靑，脈沉細而急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陰毒甘草湯，臍中葱熨，氣海關元著艾，可灸二三百壯，乃用溫和補氣之藥，通其內外，以復陽氣，若俱不效，死證也。此屬眞陰證，人皆知之，至於反常，則不易曉。有發熱面赤煩躁，揭去衣被，飲冷，脈大，誤認爲陽證，投寒藥，死者多矣。必須憑脈下藥，不問浮沉，但指下無力，按至筋

一辨明，庶不使陰陽二證混亂。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證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為表證，若在他經則無此證矣。脈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若無頭疼惡寒，脈又不浮，此為表證罷而在中，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間，謂皮膚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而數，少陽脈也，其證脅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而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之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又以陰證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踡臥，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沉遲無力，此為陰證，不從陽經傳入熱證，治例更當看外證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薑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而後入臟腑，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證，其人必素有火者。中寒者，直入臟腑，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證，其人必無火者。一則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致混雜於中，而使後人疑悞耶？

寒傷榮，風傷衛。衛陽也，風亦陽也，陽從陽之類，故風能傷衛。榮陰也，寒亦陰也，陰從陰之類，故寒能傷榮。辛甘發散為陽，風宜辛散，寒宜甘發，桂枝辛而熱者，故能發散衛中之風邪，麻黃甘而熱者，故能發散榮中之寒邪。又桂枝麻黃氣味俱輕，陽中之陽，故能入太陽經，散皮膚間之風寒也。此二方者，乃治冬月正傷寒之的方，霜降後至春分前，此時太陽寒水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水之氣乘虛而入，客於太陽經，同氣相求，故易以傷也，仲景特以殺氣最重，故詳言之。其餘時月則無傷寒，則二方不可用也。活人言頭痛如破者，連鬚葱白湯，不可便與升麻葛根湯，恐太陽流入陽明，是太陽邪氣引入陽明，不能解也。未至少陽者，不可便與柴胡湯。

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況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證口渴煩躁，與傷寒無異。彼之承氣者，不過因亢則害，下之以承眞陰之氣也。予今直探其眞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頃刻爲淸涼世界矣，何不可哉？況腎水旣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愼之愼之！吾爲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陶節菴亦悟此理。有云，自氣而至血，血而復之氣者，大承氣湯下之。自血而之氣，氣而復之血者，生地黃黃連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氣湯對子，又與三黃石膏湯相表裏，是皆三焦包絡虛火之用也。病旣危急，只得以此湯降血中之火，陶公以血爲陰，故有此論，惜乎其不識眞陰眞陽之至理也。合而言之，眞知其爲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眞知其爲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眞知其爲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眞知其爲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證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少誤，惟以補正爲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

## ㈡溫病論

夫傷寒二字，蓋冬時嚴寒而成殺厲之氣，觸冒之而卽時病者，乃名傷寒，不卽發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旣變爲溫，則不得復言其爲寒，不惡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經文也。其麻黃桂枝爲卽病之傷寒，設與溫熱何與。受病之源雖同，所發之時則異，仲景治之，當別有方，緣皆遺失而無徵，是以各家議論紛紛，至今未明也。劉守眞謂欲用麻黃桂枝，必加涼藥於其中，以免發黃之病，張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藥中加麻黃蒼朮，皆非也。蓋麻黃桂枝辛熱，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藥，不宜用於春夏之時，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湯，謂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羌活湯易老所制之方，乃治感四時不正之氣，如春宜溫而反寒，夏宜熱而反溫，秋宜涼而反熱，冬宜寒而反溫。又有春夏秋三時，爲暴寒所折，雖有惡寒發熱之證，不若冬時肅殺之氣爲甚，故不必

骨全無力者，必有伏陰，不可與涼藥。若曾已服過涼藥，脈必鼓指而有力，脈又難憑矣。若一應茶湯及寒熱藥俱吐者，此陰盛格陽，急用白通湯，加人尿猪膽汁，以通拒格之寒，所以仲景傷寒論中傳經與直中並論者，正謂有陽證似陰，陰證似陽，所宜詳辨，但年久散亂，後人誤相補集，致使不明，如太陽證頭痛發熱，脈當浮而反沉，又似少陰矣，故用麻黃附子細莘湯，如少陰證脈沉應無熱，而反發熱者，又似太陽矣，須用乾薑附子甘草湯，如陰證四肢厥逆而陽證亦有厥逆者，此四逆湯與四逆散不同。又如陰證下利，而陽證又有漏底者，此理中湯與黃龍湯不同。若此之類，疑似難明，幸陶節庵六書已分明矣。予又有說焉，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眞陰眞陽不明而殺人亦多矣。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illegible]有之。』此一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東垣脾胃論與夫內感外傷辨，深明饑飽勞逸發熱[illegible]證，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以為內傷多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兼傷風者，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實萬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門也。然世間眞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反不及論，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書法已窮，奈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常於陰虛發熱者，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躁，與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即以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嚥即愈。予常以此活人多矣，敢以私祕乎?因製補天要論一卷，以補前人之不逮，所望於高明者，再加裁奪，幸甚幸甚!且舉傷寒口渴一證言之，邪熱入於胃腑，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無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芩連梔蘗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眞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證乎?既成燥實堅之證，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

麻黃桂枝以散寒，惟宜辛涼之藥，通內外而解之。況此方須按六經加減之法，不可全用也，不若逍遙散爲尤妙，眞可一方代三方也。然則欲治溫者將如何？余有一法，請申而明之：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腎水乾枯矣。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卽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自冬至三四月，歷時既久，火爲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而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爲發生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謂『新邪喚出舊邪』非也。若復有所感，表又當惡寒矣，』余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涼之藥舒其木，隨手而應，此方活人多矣。予又因此而推廣之。凡冬時傷寒者，亦是鬱火證，若其人無火，則爲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肌肉而腑臟。今人皆曰寒邪傳裏，寒變爲熱，既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爲熱？又何爲而能變熱耶？不知卽是本身中之火，爲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卽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卽土鬱則奪之也，小柴胡湯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諸語，支離多岐，凡雜證有發熱者，皆有頭疼項強目痛鼻乾脅痛口苦等證，何必拘爲傷寒局傷寒方以治之也。余於冬月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其餘，不惡寒者俱作鬱火治，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民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病。』余見之不覺竊喜，以爲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寒氣外凝內鬱之理，腠理堅緻，元府閉密，則氣不宣通，濕氣內結，中外相薄，寒盛熱生，故人傷於寒轉而爲熱，汗之則愈。』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爲鬱火者，不爲無據矣。故特著鬱論一篇。

通俗